

古今詩話





國家圖書館藏

古籍題跋叢刊

國家圖書館 / 編

GUO JIA TU SHU GUAN CANG

GU JI TI BA CONG KAN

第2冊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藏古籍題跋叢刊

第2冊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 第二冊目錄

牧齋題跋·····	一
漁洋書籍跋尾·····	一六九
經史序錄·····	二九九
讀書引卷一至卷二·····	五五九



牧齋題跋卷上

跋淳熙九經後

淳熙九經槧本元人俞百潤所藏後歸徐子容侍讀余得之於錫山安氏孝經易經後俱有王文修題字此書楮墨尊嚴古香襲人真商周間法物可作吾家宗彝也石磧者名琰隱居吳之南園老屋數間古書金石充牣其中傳四世皆讀書修行號南園俞氏金張七葉不足羨也吾子孫得如俞氏足矣

淳熙九經點斷句讀皆極其精審如論語云書云句孝乎惟孝句

明虞山錢謙益著





友于兄弟又甚矣句 吾衰也久矣句 吾不復夢見周公又子不得  
視猶子也句 非我也夫句 二三子也 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句 未  
能也 所求乎朋友先施之句 未能也 皆與今本迥別 學者宜詳考  
之

讀左傳隨筆

公入而賦句 大隧之中其樂也 融：姜出而賦句 大隧之外其樂  
也 洩：柱註曰賦賦詩也以賦字為句則大隧四句其所賦之詩  
也 鍾伯敬不詳句讀誤認為左傳叙事之辭 加抹而評之曰俗筆  
今人學問麓淺敢于訾議古人特書之以戒後學



僖二十四年傳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建安本公子士洩讀  
公子士讀按二十年注公子士鄭文公子洩堵冠鄭大夫此注云堵  
俞彌鄭大夫者洩往見前不須更舉也今人皆以洩屬上讀宜從  
岳本二十五年楚子伏已而豎其腦建安本伏字絕句則已當音  
以岳本及淳熙本皆伏已絕句則已當音紀陸德明音義不云音  
紀則知當以楚子伏為絕句而已作以音不音以也讀書句讀其  
詳勿以小學而忽之

少讀宣十二年戰於郟傳云屈蕩尸之殊不覺其誤讀前漢王嘉  
傳生戶殿門失閉免師古曰戶止也嘉掌守殿門止不當入者而失



關入之故坐免春秋左氏傳曰屈蕩戶之乃知流俗本尸字乃尸  
之譌也本傳云藏子尸之又云以表尸之遂譌戶為尸耳陸熙九  
經本長平游御史本相臺岳氏本巾箱小本並作戶而建安本却  
作尸知此字承譌久矣耳亟正之

襄二十四年傳寡君是以請罪焉陸德明本是以請請罪焉並七  
并反徐上請字音情請罪焉句法當拈出

昭十九年傳以度而去之杜注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音義云去  
之起呂反藏也裴松之注魏志云古人謂藏為去今關中猶有此  
音正義云字書去作弃義呂反謂掌物也今關西猶為弃東人輕



言為去音莒前漢陳遵傳皆臧去以為榮師古曰去亦臧也音丘  
呂反又音舉字書陳遵傳作弄宋景濂文屢用藏弄字

子服景伯既言伐邾之不可而孟孫曰二三子以為如何惡賢  
而逆之言季孫自賢其伐邾之誅而諸大夫不敢逆也對曰以下  
皆景伯之言也知尤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知  
魯不當以不德邾已知其危而不得不言也杜注云何故不言以  
上大夫阿附季孫之言魯德如邾云云則孟孫愈答大夫也文義  
違背似為未尤景伯不與伐邾之謀而城下之盟則深恥之負載  
造於采門請釋子服何子吳釋舍也釋我猶言舍我請不與盟也

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傳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以王子堂景伯重之也注言魯人欲留景伯質吳復求王子交質而後兩止皆非也

書史記項羽高祖本紀後

班氏父子踵太史公紀作書以為慎覈其事整齊其文而其辭例各有不同史於漢元年諸侯罷戲下就國之後舉歷楚之所以失天下漢之所以得天下者使後世了然見其全局楚之殺義帝不義之大者也故首舉之并次年江中賊殺之事而終言之不復繫之某年也廢韓王成為侯已又殺之而諸侯心離矣滅秦因此擊



殺韓廣而諸侯不用命矣田榮以怒楚故殺三田并王三齊而齊  
叛矣榮與彭越印令反梁地而梁叛矣陳餘說田榮擊常山以復  
趙而趙叛矣是時漢還定三秦起而乘其敝復以徵兵怒矣英布  
稱疾而九江亦將叛矣所至殘滅齊人相聚而叛而田橫亦反城陽  
矣撮項王舉事失人局勢之大者總序于漢元二之間提綱挈領  
較如指掌此太史公作史之大法也班書以事之先後為次序叙  
田榮之反次叙漢定三秦遺羽書次及九江稱疾次及羽使布殺  
義帝次及陳餘立趙年經月緯月緯一詢史家之例而於太史序  
事之指意則失之遠矣於高祖本紀亦然項羽出關至北擊齊一

段是也楚本紀不係年月而詳其於月表觀者可以參考而得不  
然則如劉知幾之所謂載諸史傳成其煩費而表可以不作矣此  
史之又一法也史云漢之四年楚遂拔成卒漢使兵距之罕令其  
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  
彭越漢王得津陰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  
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  
復取成臯軍廣武就廩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  
軍相守數月此一段總叙楚漢滎陽成臯間轉戰相持之事先舉  
其綱而後目之也次云當此特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志

之為高祖置太公其上。願與漢王挑戰。此在羽東擊彭越。殺曹咎等。汜水上復取成皐之後。項王與漢王臨廣武間。而語漢王傷走入成皐。即上文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之事。而終言之也。此又詳書楚王命大司馬咎守成皐。及漢復取成皐之事。曰吾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即上所紀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者是也。非又一事也。漢大破楚軍。記上盡收楚國貨賂。即上所紀引兵渡河。復取成皐。軍廣武。就敖倉食之事。而又終言之也。下文云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此一段又應前項王已定東海。采西與



漢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之事而又終言之也先後皆此一事也  
綱而目之目而綱之錯綜反覆非復史家常例然于高紀則以事  
繫年部居井然使後人可以互考也班固之異同學者之所有事  
也書之以俟好深思者政焉

以項高二紀觀之二公之叙事筆力曲折蓋亦有可窺窺者鴻門  
霸上之事史在項紀漢在高紀史云項羽遂入至於戲西沛軍霸  
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此兩相望之形也而漢畧之沛公左司馬曹無  
傷云：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  
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此兩軍強弱之大勢也而

漢又畧之且羽紀項羽大怒係於曹無傷云云之下然後及范增說  
羽云云漢紀旦日合戰互係於增言之後雖畧本高紀而叙事之  
先後則有間矣史序項伯欲呼張良與俱去良乃入具告沛公沛  
公大驚曰為之奈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畫此計者曰鯀生說我曰  
距閼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  
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危急之際突兀譏讓  
歸咎於設謀者家人絮語所謂溺人必笑也而漢畧之張良曰請  
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  
曰秦將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臣事已亟

矣却窮究其所以告良之故娓娓相告語此情語也而漢畧之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于臣沛公曰君為我呼入我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問其少長願得兄事一時無可奈何詰詰相之意可以想見奉卮為壽何其鄭重也而漢畧之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者父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敘某嚮坐者為下文舞劍翼蔽張本也亞父之下獨云亞天者范增也於此燕中點出眼目所謂國有人焉者也而漢畧之樊噲直入譙羽之事漢紀從畧具噲傳中史云於是



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良與噲偶語惶駭噲曰與之同命何其壯也而噲傳畧之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睜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為者披帷西嚮立立於良之次噲目無項羽羽亦稍心折于噲與一生彘肩噲復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噉之此真為噲開生面矣而噲畧之史云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史狀項羽捐軀氣一語曲盡漢但云項王默然而已從良坐又與西嚮立相應也

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柰何噲曰云云何辭為於是遂去此  
脫身至軍前之決策而漢弗載也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  
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欲叙沛公置車騎間行之事而先言兩軍  
相去若干里又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  
軍中公乃入昏夜間道踟躕促迫徂旬免脫可悲可喜而漢亦弗  
載也由此觀之二史之體例豈不盡然迥別歟亦班氏父子所謂  
慎覈其事整齊其文者乃其所以不逮太史公者歟二書之可擬議  
者多矣抑因二紀以發其端爾

跋李氏春秋私考

近代之經學鑿空杜撰紕繆不經未有甚於季本者也本著春秋私考於惠公仲子則曰隱公之母盜殺鄭三卿則曰戌虎牢之諸侯使刺客殺之此何異於中風病鬼而世儒猶傳道之不亦悲乎傳春秋書三家杜預出而左氏幾孤行於世自韓愈之稱盧仝以為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世遠言湮謫以傳謫而季氏之徒才高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太和添丁之禍其殆高閣三傳之報歟季於詩經三禮皆有書其鄙倍畧同有志于經學者見即當焚棄之勿令繆種流傳貽誤後生也

題何平子禹貢解



往余搜採國史獨儒林一傳寥々乏人國初則有趙子長嘉靖中則  
有熊南沙近見何玄子之注易私心服膺以為可與二公接踵者  
也玄子之弟平子作禹貢解上自山海經下逮桑鄰水經古今水  
道分劈理解如堂觀庭如掌見指此亦括地之珠囊治水之金鏡  
也昔謝莊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  
理離之則州別縣殊合之則宇內為一吾每嘆之以為絕學今平  
子殆可以語此乎子其茂勉之更與玄子努力遺經兄弟並列儒  
林豈非本朝盛事哉

跋王右丞集

文苑英華載王右丞詩多與今行槧本小異如松下清齋折露葵  
清齋作行齋種松皆老作龍鱗作種松皆老作龍鱗並以英華為  
佳送梓州李使君詩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作山中一半雨尤佳  
蓋送行之詩言其風土深山宜化晴雨相半故曰一半雨而續之  
以雙女巴人之聯也崔顥詩寄語西河使知余報國心英華云余  
知報國心如俗本則顯此句為求知矣如此類甚多讀者宜詳之

讀南豐集

臨川李塗曰曾子固文學劉向余讀子固之文浩汗演迤不知其  
所自来因塗之言而深思之乃知西漢文章劉向自為一宗以向

封事及列女傳觀之信金之知言也及觀王子發南豐集序云昇時  
齒髮壯志氣銳其文章之懷驚奔放渾環偉若三軍之朝氣猛獸  
之挾江湖之波濤煙雲之姿狀一何奇也方是時先生自負為劉  
向不知韓愈為何如耳退之進學解言太史相如子雲而不及劉  
向蓋古人之學問各有原本深造獨得如昌歆羊棗之嗜甘苦自  
知非如今之人誇多炫博而其中茫無所解也歐陽公曝書得介  
甫許氏世譜忘其誰作曰當是子固作介甫未便會如此荆公銘  
子固之母曰宋阜百二百年大江之南有名世者<sup>生</sup>馬是為夫人之  
子今人或訾訾子固不知其自視於歐陽公及荆公果何如也

讀蘇長公文

吾讀子瞻司馬溫公行狀富鄭公神道碑之類平鋪直叙如高斛水銀隨地涌出以為古今未有此體茫然莫得其涯決也晚讀華嚴經稱性而談浩如煙海無所不有無所不盡乃喟然而嘆曰子瞻之文其有得於此乎文而有得於華嚴則事理法界開遮通現無門庭無壅壁無差擇無擬議世諦文字固已蕩無纖毫又何自而窺其淺深議其工拙乎朱少章云東坡未作勝相經藏及大悲閣記嘗與陳季常論文曰某獨不曾作華嚴經耳季常指魚魠冠曰請擬華嚴經頌之坡索筆疾書不為一字少章知魚魠冠頌之為華



嚴經而不知他文之皆華嚴也此非知坡之深者也蘇黃門言少年習制舉與先兄相後先自黃州已後乃步之趕不上其為子瞻行狀曰公讀莊子喟然嘆息曰吾昔有見乎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後讀釋氏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辯無礙然則子瞻之文黃州已前得之於莊黃州已後得之於釋吾所謂有得於華嚴者信也中唐以前文之本儒學者以退之為極則北宋已後文之通釋教者以子瞻為極則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二子之於文其幾矣乎

題中州集鈔

元遺山編中州集十卷孟陽手鈔其尤雋者若干篇因為抉擿其  
篇<sup>章</sup>句法指陳其所由來以示同志者蓋自靖康之難中國文章載  
籍相載入金源一特豪俊遂得所師承知規摹兩蘇上沂三唐各成一  
家之言脩一代之音而勝國詞翰之盛亦嚆矢於此孟陽老眼無花  
能照見古人心髓於汗青漫漶丹粉凋殘之後不獨於中州諸老  
為千載之知己而後生之有志於斯者亦可以得師矣遺山論溪  
南詩老辛愿曰教之業專而心敏教以是非白黑自任每讀諸人  
之詩必為之探源委發凡例解絡脉審音節辨清濁權輕重片善不  
掩<sup>微</sup>類必指如老吏斷獄文峻細密絲毫不相貸如衲僧得正法眼

徵詰開示幾於載斷衆沅同志中有公鑒而無姑息者必以敬之  
為稱首遺山題中州集後云愛殺溪南辛老子相從何止十年遲  
遺山上下百年尚論一代風雅而獨津之於一老豈徒然哉吾觀  
孟陽殆無愧於斯人而余之言不能如遺山之推辛老使天下信  
而徵之則余之有愧遺山多矣癸未夏日書於玉篆軒

題懷麓堂詩鈔

弘正間北地李獻吉臨摹老杜為槎牙兀傲之詞以警警前言西  
涯在館閣負盛名遂為其所掩蓋孟陽生百五十年之後搜剔西  
涯詩集洗刷其眉目發揮其意匠於是西涯之詩復開生面譬如

張文昌兩眼不見物已久一旦眸子清明：見城南舊游處：非一大快耶  
近代詩病其證凡三變沿宋元之窠臼排章儷句支綴瑣襲此溺  
病也剝唐選之餘瀝生吞活剝叫號隳突此狂病也搜郊島之旁  
門繩聲剝竅搏脉結憎此鬼病也救溺病者必之乎狂救狂病者必  
之乎鬼傳染日深膏肓之病日甚孟陽於惡疾沈痼之後出西涯之  
詩以療之曰此引年之藥物亦攻毒之箴砭也其用心良亦苦矣  
孟陽論詩在近代真是開闢手舉世悠々所謂親見楊子雲祿位  
容貌不能動人其孰從而信之可謂一唱也癸未夏日書

書李文正公手書東記錄卷後

西涯先生李文正公東祀錄一卷在懷麓堂全集中此其手書以  
貽太原喬公白巖者劉司空敬仲藏弄是卷出以示余嘗與敬  
仲評論本朝文章深推西涯語焉而未竟也請因是而畧言之國  
初之文以金華烏陽為宗詩以青邱青田為宗永樂以還少表廢  
矣至西涯而一振西涯之文有倫有脊不失臺閣之體詩則原本  
少陵隨州香山以追宋之眉山元之道園兼綜而互出之弘正之  
作者未能或之先也李空同後起力排西涯以利持當世而爭黃  
池之長中原少俊交口訾訾百有餘年空同之雲霧漸次解散後  
生乃稍知西涯嗚呼希矣試取空同之集汰去其吞剝尋捨叶牙



齟齬者而空同之面目猶有存焉者乎西涯之詩有少陵隨州有香山有眉山道園要其自為西涯者宛然在也卷中之詩雖非其至者人或狎而易之不知以端揆大臣銜君命祀闕里紀行之篇和平爾雅冠裳玉珮其辭要固當如此狎而易之者祇見其不知類而已矣若近代嘗營空同者趙吟鬼嘯其雲霧尤甚于空同而不自知也又烏足以知西涯哉余將與敬仲別矣敬仲暇日焚香簾閣勿著西涯空同于心眼中取兩家之集心易氣旋而觀之以余言為何如他日幸有以教我

記月泉吟社

月泉吟社徵鎖院試士之法以丙戌小春月望命題丁亥正月望  
日收卷三月三日揭曉以春日田園雜興為題收二千七百三十  
五卷選中二百七十名自第一名羅元福至六十名賈羅燦深衣  
布筆墨有差送詩賞各有小劄往復主其事者浦陽月泉社詩盟  
吳渭清翁主考謝翱率羽其年前至元二十四年也按胡翰作謝  
翱傳謂其自句吳之越之南鄙依浦陽江方鳳永康吳思齋亦依  
鳳三人皆高年俱客吳氏里中柳貫作方鳳墓誌言浦陽吳明府  
渭與其伯兄弟闢家塾延致先生吳溪上晚善括蒼吳善父武夷  
謝率羽則知翱傳所謂依吳氏以居蓋依渭也率羽死塋睦之白

雲村其徒吳貴買田祀之月泉精舍貴必渭之子弟也率羽以丙戌哭信公於越臺丁亥哭西臺距信公亡五六年正吟杜考詩之年也當有宋初亡黍離板蕩之日遺民耆老皆依渭以居可謂渭非常人西臺慟哭記稱友人甲乙若丙張孟兼之注以吳思齋馮桂芳翁衡竄之而不及渭請為率羽立傳者亦不列渭名非吟社之刻則幾滅沒無傳余故表而出之本朝程克勤輯宋遺民錄載王鼎翁謝率羽輩僅十有一人余所見遺文逸事吳越間遺民已不下數十人欲網羅之補新史之闕以洗南朝李侍郎之耻世之君子其亦與我同此嘆悅者乎己未初夏日記

跋汪水雲詩

錢塘汪元量字大有以善琴事謝后及王貽儀國亡隨之而北後為黃冠師南歸其詩見鄭明德陶九成瞿宗吉所載僅三四首夏日栖書理雲間人抄書舊冊得其詩二百二十餘首手寫為一帙湖州歌九十八首越州二十首醉歌十首記國亡北徙之事周詳惻愴可謂詩史云第二筵開入九重君王把酒勸三宮駝酥割罷行酥酪又進椒盤剥嫩蔥又云客中忽忽又重陽滿酌葡萄當葡萄謝后已叨新聖旨謝家田土免輸糧以鄭明德所載花底傳等殺云更風吹庭燐滅還明侍<sub>臣</sub>寫罷降元表臣妾簽名謝道清合而

觀之紫蓋入維青衣行酒豈足痛哉水雲作謝后輓詩曰事去千  
年遠愁來一死遲國滅君死幽蘭軒之一嗟詎可以金源為夷狄而  
易之乎余欲續吳立夫桑海餘錄卒卒未就讀水雲詩畢援筆書  
之不覺涕流漬紙

跋王原吉梧溪集

江陰王逢原吉元末不應辟召我太祖徵至京師以老病解歸有  
梧溪詩集七卷載元末之際逸民舊事多國史所不載元吉為偽  
吳畫策使降元以拒淮故其游崑山懷舊傷今之詩于張楚公之  
亡有餘惘焉而至于吳城之破元都之失則唇亡之憂黍離之泣

激昂憤嘆情見乎辭前後無題十三首傷庚申之北適哀皇孫之  
見獲故國舊君之思可謂至於此極矣謝皋羽之於亡宋也西臺  
之記冬青之引其人則以甲乙為目其年則以羊犬為紀瘦辭聽  
語暗啞相向來育如原吉之發掘指斥一無鯁避者也戊申元日  
則云月明山怨鶴天暗道橫蛇丙寅築城則云瑤子成名狂阮籍  
伯才無主老陳琳殆往而比於諱矣哉黎眉公之在元等慶无  
佐石抹誓死驅馳與元吉無以異佐命之後諸篇寂寞或其志故  
有抑促未伸者乎士君子生于夷狄之世食其毛而履其土君臣  
之義雖國亡社屋猶不忍廢則其居華夏仕中朝又肯背主賣國



以君父為市僧乎夷齊之不忘殷也原吉之不忘元也其志一也孔子必有取焉彼謂原吉為元之遺民不當與謝率羽諸人並列于忠義者其亦闕於春秋之法矣

題錢叔寶手書續吳都文粹

吳郡錢穀叔寶以畫善名家博雅好學手鈔圖籍至數千卷取宋人鄭虎臣吳都文粹增益至百卷以脩吳中故實余從其子功甫借鈔與何季穆周安期共加芟補欲成一書未就也功甫名允治介獨自好不妄交接口多雌黃吳人畏而遠之余每過之坐談移日出看囊錢市饅餅噉余老屋三楹叢書充棟白晝取一書必秉燭綠

梯上下一日語余吾貧老無子所藏書將遺不知何人明日公早  
來當盡出以相贈吾欲閱更就公借之何如余大喜凌晨而往坐  
語良久意色閃默不復言付書事余知其意亦不忍開口也辛酉  
冬余北上往別病瘍初起瘡癰滿面衝寒快日余寫金人弔代錄  
本子忽問余曹能始尚在廣西有便郵屬報覓通志寄我余初欲  
理付書舊約語薄喉欲出而止無何功甫卒藏書一夕迸散鈔本  
及舊槧本皆論秤擔員以去一平不俸數錢也功甫少及見文待  
詔諸公嘗言吳中先輩學問皆有原本惟黃勉之為別派神中每携  
陽明空同書札出以示人空同就醫京口諸公皆不與通問勉之

趙迎為刻其集諸公皆薄之又云李空同言不讀唐後書左國璣  
為左宜人兄弟空同文稱內兄內外兄弟在小戴禮亦唐後書耶  
四部大函之書別事謠句堆積秦帙兩司馬當如是耶每挾槓時  
人制作余每指其口失笑而止嗚呼甫功死吳中讀書種子絕矣  
余欲取吳士讀書好古自俞石礪以後網羅遺逸都為一編老生  
腐儒筭經憲書者悉附著焉庶功甫輩流不泯於末世且使後  
學尚知有先輩師承在也姑志之于此

跋趙忠毅公文集

高邑趙忠毅公諱南星字夢白卓犖負大節悲歌慷慨輕死重氣

古稱鄒魯守經學韓魏多奇節公蓋兼而有之其為文章疏通軒  
豁能暢其所欲言不拘守尺幅而有宋元名家之風至於擘排朋  
黨伸雪忠憤抑塞磊落萬歷間文人當推公為首其詩瘦勁有風  
致惜其猶未脫李空同畦迕掀髯戟手特露兇父面目耳公嘗酒  
間屬余我死予當志吾墓公歿後余罷官里居其子請輦上名高  
者為之往聞王弇州以四部稿遺公：緣手散之邨童里媼人持  
一二帙而去余為志豈遂足以當公幸公子為我藏拙也

跋傅文恪公文集

近世翰林先生人各有集詩賦制誥敘記碑誌之文無不櫛列觀

者多求之高閣或用覆瓿詭耳先師定襄文恪公之集高可數尺  
余為存其可觀者數卷文之傳也責使人得其神情警歎千載而  
下如或見之若應酬卷軸之文學徒胥史互相傳寫禁而存之則  
其人之精神沉沒於此中不得出矣或曰公之精神在大事狂言  
此集雖不傳可也

書王損仲詩文後

祥符王惟儉字損仲多聞強記與人覆射經史每弋獲厚校大笑  
曰名下定無虛士讀古文品外錄挾搥其紕謬軒渠向余曰兄每  
為此君護前今不當云悔讀南華第二篇乎晉江何穉孝修明史

題曰名山藏損仲指而笑曰記則記書則書此何為者吳原搏修  
姑蘇志成楊君謙遠見其題不開卷而還之豈為過乎損仲家無餘  
貲盡斥以買書畫彝鼎風流儒雅竟日談笑無一俗語可謂名士矣  
其詩婉弱有俊語為文簡質以刻畫自喜惜其少年崛起無師友  
磨切之力未免于無佛處稱尊也

題王司馬手簡

崇禎元年余以閣訟待罪長安臨邑王公和仲為大司馬手書慰  
諭一日至數十紙恨不能為余排九閭叩閭闔執讒惡之口而白  
其誣也余既罷歸公以疆事下獄死精爽可畏特於夢寐中見

之其手跡久而散佚橫其存者以示子孫公書法蒼老語多稜稜  
感激想其掀髯執簡欲盡殺奸諛小人於毫兔間可敬也

書鄒忠介公賀府君墓碑後

故徵仕郎文華殿中書舍人丹陽賀公之卒也吉水鄒忠介公書  
其墓碑後十九年為崇禎壬午公以子世壽貴得贈兵部右侍郎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乃礮石以斷忠介之碑刻趺篆首陳之隧道  
而屬謙益記其事余與世壽兩榜皆同舉得以契家子事公與  
常州沈伯和長興丁長孺金壇于中甫吾里繆仲醇為友以節槩  
意氣兩期許余恍出亦忝預焉公遂以第畜余不以年家輩行也



長孺中甫持人以黨魁公與周旋患難不少引避仲醇布衣韋帶  
伯和老於公事以長兄事之肩隨却立老而不衰應山楊忠烈令  
嘗熟官滿不能賃車馬公借貸為治裝楊公被急徵語所親曰江  
左更安得一賀知忍乎世壽以鉤黨被錮公告余曰吾喜吾見之  
預黨人也吾又喜兄之碩果不食也辛酉冬余報命北上公病亟  
矣執手榻前氣息支綴諄々念主幼特危國論參差而以杖柱屬  
余余至諄愧公墜言也漢之黨人自相署號以財救人者曰八厨  
其中度尚張邀胡毋班皆以將帥顯名而劉儒有珪璋之質以灾  
異上封事桓帝不能納此其人皆與君俊顧及互相起拂蘊義生

風儒俗不察市風元凱而以厨為諱陋矣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  
千鍾也而交盡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微夫二子之  
貺財則止之道殆將廢矣由此觀之人富而仁義附孔子不諱言  
厨而俗儒顧諱之者何也公家不逾中人晚年匱乏減先人之產  
未嘗以無為鮮公歿而江南即俠之種子絕矣緩急扣門無可告語  
者矣忠介之文書公之大郎為詳世道休明黨論屏息雖有范蔚  
宗亦何容以朋徒部黨之議標榜於今日乎然而千里誦義亦太  
史公之所亟稱也遂假其陰以記

跋高存之邨居詩卷

存之文家幾三十年開門學道待方鉤黨風清喧騰優游自得有  
終焉之志讀邱居詩可想見矣方今官御史大夫踞局坐幾藤倚  
戶外羣僚奉手屏氣不知存之居太微執法之署視菰蘆中老屋  
數間又何如也廣陵舟中為寄緝題此卷入長安見存之當以語  
之天啓甲子八月

書竹林七賢畫卷

天啓壬戌冬余請告將出都門高邑趙忠毅公過邸舍曰此後再  
晤未省何時明日當携一尊酒偕高存之來劇談盡日而別持內  
計戒嚴余以為辭公大笑曰公亦為此言乎避嫌疑存形跡豈我

革事哉遂以刁酒固始鵠為餉公亦不復來此後遂不得見公矣  
存之者無錫高猷公也逆閹之難二公相繼受禍余偉而不死曾  
為忠猷作神道碑叙其師友部黨之詳而不獲效一言于忠毅蓋  
忠毅與余氣誼感激有後死之託其家子弟未必知也丹陽姜中  
翰以所藏竹林七賢卷求題開卷而忠毅忠憲之手跡儼然為掩  
袂拭面不能自禁嗚呼十四年以死生患難宛如渡一小劫其  
間世事可悲可喜可涕可畏亦不復堪再道也總付與阮公一傷  
并借諸賢酒杯澆我塊壘耳崇禎己巳七月

書于廟文崇祀錄後

語有之桃李不言下自蹊于公為廣文詢、不勝衣舉杯浮白欣然移目一旦捐館舍弟子發講行服縉紳先生及里巷細人皆為沉涕此豈非太史公所謂忠實心誠信于士大夫者歟唐張旭為嘗常熟尉志但載其與老父判牘一事而草聖祠之祀至於今不廢公之酒德與旭畧相似昔王無功所居東南有磐石立杜康祠祭之尊為師以焦草配他日柑公草聖祠比於杜康之焦草有如王無功其人者掃地而祭吾知公必顧而享之以為賢於兩廡之餘瀝也

跋宋板左傳

宋建安余仁仲校刊左傳故少保嚴文靖公所藏其少子中翰道  
普見贈者批落圖說並隱公至閔公五卷昭公二十一卷至二十  
四卷却以建安江氏不補足紙墨差殊每一編閱輒摩娑嘆息今  
年賈人以殘闕本五冊來售恰是原本失去者卷尾老僧記印亦  
復宛然此書藏文靖家可六十年其歸於我亦二十年矣其批落  
在未歸文靖之前不知又幾何年也不圖一旦頓還舊觀羽陵之  
蠹復完河東之亡再覲魯國之玉雷氏之劍豈足道哉此等書古  
香靈異在：處：定有神物護持守者覲者皆勿漫視之崇禎辛  
未七月曝書日跋

跋前後漢書

趙文敏家藏前後漢書為宋槧本之冠前有文敏公小像太倉王  
司寇得之吳中陸太宰家余以千金從徽人贖出藏弄二十餘年  
今年鬻之於四明謝象三床頭黃金盡生平第一殺風景事也此  
書去我之日殊難為懷李後主去國聽教坊雜曲揮淚對宮娥一  
段淒涼景色約畧相似癸未中秋日書于半野堂

京山李維柱字本石本寧先生之弟也書法撫顏魯公嘗語余若  
得趙文敏家漢書每日焚香禮拜死則當以殉葬余深愧其言

跋坡書陶淵明集

北宋刻淵明集十卷文休承定為東坡書雖未見題識然書法碑  
秀絕似司馬溫公墓碑其出坡手無疑鏤板精好精筆蒼老之氣  
灑然於行墨之間真希世之寶也西蜀雷羽律見之云當是老坡  
在惠州編和陶詩日所書吾以筆勢道勁似非三錢雞毛筆所辦  
古人讀書多手鈔坡書如淵明集者何限但未能盡傳耳先生才  
大如海不復以斗石較量其虛懷好古專勤篤摯如此吾輩無升  
合之才庸情玩愒空望梁黍讀古人書未終卷久中思睡那能結  
寫成帙每一編閱輒興不殫將落之嘆未嘗不汗下如漿也癸未  
夏日書於優曇室中



跋張司業詩集

唐新書韓愈傳後云張籍和州烏江人黃陽湯中據退之張中丞傳後叙稱吳郡張籍及司業寄蘇州白使君云登第早年同座主題詩今日是州民知司業為吳人後曹君和故唐史誤以為和人也同時張洎亦曰蘇州吳人此本多古詩十數首學仙童公二詩樂天所稱可上諷人主下誨藩臣者亦具載焉較他本為完善

跋東坡志林

馬氏經籍考東坡手澤三卷陳氏以為即俗本大全中所謂志林也今志林十三篇載東坡後集者皆辨論史傳大事世所傳志林

則皆環言小錄雜取公集外記事跋尾之類摭拾成書而譌偽者亦闖入焉公北歸與鄭靖老書云志林未成但草得書傳十三卷則知十三篇者蓋公未成之書而世所傳志林者繆也宋人編公外集盡去志林詩話標入之雜著中最為有見近代所刻仇池筆記志林之類皆叢雜不足存也

跋東坡先生詩集

吳興施宿武子增補其父司諫所注東坡詩而陸務觀為之序務觀序題嘉泰二年是書刻于嘉定六年又十二年而後出故其考證人物援據特務觀他注為可觀然如務觀所與范致能往復云

云不知果無憾否詩以記年為次又附和陶一卷坡詩盡于此矣  
讀者宜辨之

跋渭南文集

先輩題跋書畫多云某年月日某人陸放翁跋所讀書但記勘對  
裝潢歲月畧：數言亦載集中蓋古人讀書多立言慎於古人著  
作非果援據談博高訂詳審不敢輕著一語亦文章之體要當如  
此也今人於法書名畫強作解事蟬連滿紙必不肯卑題姓名坊  
間槧本不問何書必有跋尾附贅其後如塗鴉結蚓漫漫不可了  
試一閱之支離剝剝千補百綴天吳紫鳳顛倒衽裙窮子為他家

數賢人皆知其無有費一錢耳偶讀渭南文集聊書之以為戒

書東都事畧後

河南王損仲數為余言東都事畧於宋史家為優長安呂少卿家有鈔本遂假繕寫天啓三年春由濟上放舟南下日讀數卷凡半月而筆余觀作者之意可謂專勤矢貫穿一百六十餘年為北宋一代之史以事在本朝故遜而稱事畧云爾其書簡質有辭要覓新史不啻過之矣本紀載詔制之辭與朱覲傳華陽宮記之類尤為有識信損仲之知言也本紀最佳列傳佳者幾十之五亦多錯互可議世有歐陽公筆削宋事以附五代史之後則是書亦宋史之世本

外傳也嗚呼余安得而見之歲損仲博聞強識刪定宋史已有成書以其言考之殆必有可觀者是年二月十四日丹陽中書道中書  
跋宋刻文苑英華

文苑英華文選以後文章之淵藪也開本若多謫闕莫可是正曹野臣為余言王戶部部荪菴有宋刻殘本七十冊購得之廟市者屬野臣借閱荪菴欣然見授得縱觀者匝月訪云借書一觀還書一觀宋高文康公好借書嘗以酒券從尚公輔殿太平御覽詩在丹陽集中詞林至今以為美談余次韻荪菴詩有酒券賒文籍之句蓋謂此也長安酒貴余無從買一觴又無酒券可以當假許之璧

余比於文康為幸而芥菴之勝公輔遠矣逆題而歸之他日亦可作我兩人故事也

跋劉原博草憲稿集

此故不督院吏目原博劉先生諱溥之集也余七世祖竹深府君諱洪字理平景泰中以國難輸馬於朝得賜章服其南還也朝士多賦詩寵行先生詩為壓卷今載草憲集第八卷中先生為景泰中十才子之冠土木之難奉使遄塞作為詩歌感激悲壯有塞雁南旋又北旋上皇消息轉茫然之句朝士皆為流涕讀先生之詩者苟有忠君愛國之心可以興矣況有先世遺文在乎吾子孫其

寶藏之

跋湯公讓東谷遺稿

吾七世祖竹深府君節俠有文於時名人如晏鐸振之壽大年壽卿方榮華伯劉溥原博皆定文字交而於湯肅勛公讓為尤深今東谷遺稿所載永福庵記奚浦觀音堂碑為府君祖父作也振德堂記鐵券歌為府君兄弟作也平軒記竹深堂水月舫詩賦為府君作也公讓為東甌襄武王諸孫嘗大署其廳事曰片言曾拆虜一飯不忘君力戰死虜之後題詩驛壁詞翰凜然而其生平傾倒於吾祖若此：可以知吾先德矣公讓在景泰十才子中名亞劉

原博故以東谷遺藁次草堂集合為裝潢并錄家乘中詩文遺稿  
所未載者以落吾家之故實云

跋顏魯公自書告

魯公以精忠大節不容於本朝元載既誅又為楊炎所忌代宗山  
陵畢授光祿大夫太子少師依舊為禮儀使此告云建中元年八  
月廿八日下是也舊書以為外示崇寵實去其權明年盧杞又忌  
之改太子太師并罷其使又明年而有許州之行君子之不能勝  
小人與小人之善禍君子若此德宗號英主矣炎杞輩卒龍若出  
手掌何也此告流傳至今雖悍夫弱女見之皆知改容斂手然當



日之事也環思之猶可為感激流涕也

記清明上河圖卷

嘉禾譚梁生携清明上河圖過長安邸中云此張擇端真本也卷首有五言律詩一首題云賜錢貴妃下有內府珍圖之印又有清明上河圖五字卷尾有天輔五年三月十日觀十一字按金太祖天輔五年辛丑三月即宋徽宗宣和三年也若宋人題此則不應以天輔記年若金人所題則當是特阿骨打繼楊割而起方與遼日尋干戈其所謂文臣僅楊朴高慶裔高隨等三四人筆路藍縷何暇拈弄文墨宋雖與金通問馬政趙良嗣輩國書信使浮海往還皆諱

論夾攻割地之事此卷何以得入金源而有天輔五年之題識耶  
靖康二年少帝在青城金人盡索法服玉冊五輅九閤之屬及國  
子國監書版三館秘閣四部書太常禮物大成樂舞明堂大內圖  
以至輿服御珍玩之物輦致軍前此卷或因以入虜則題識當  
在天會以後不當在天輔也大梁岳璿跋尾謂清明上河圖五字  
為宋道君書而定以為道君之書金主之印跡未可信或云五言  
詩蓋金章宗之作尤非也章宗所幸李元妃慧黠知文義即原剛  
中所咏李妃粧臺金車宗何以不賜李而賜錢金史所載諸紀中  
無錢姓此卷向在李長沙家流傳吳中卒歸袁州口口至袁州籍

沒後已歸御府今何自復出于人間書之以求正于博雅君子天  
啓二年壬戌五月晦日

題唐希元楷書千文

中書舍人新安唐希元以書法著於國初嘗楷書千文字大如手  
掌好事者摹刻行世常侍劉君潛熙所藏亦是也希元之後為永  
嘉姜立剛輩後生習書者皆簡賤之以為佐史之筆幾用以蠟車  
覆甌余則以為希元之書道勁整栗視近代名家反為勝之姜庸  
之徒目無古人往、竄叔重之解字說義之為俗書於唐姜乎何  
有由君子觀之謠謬或種述妄相仍書學亡而書法亦弊曾不如

唐姜佐史之筆猶庶幾乎六書之祿特分隸之媒羸也立乎今日以指國初制度文章莫不有高魯規矩之嘆豈獨翰墨一小技哉後漢宦者汝陽李巡白靈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于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熹平之刻石經儒林傳之以為美譚而不知其原本於巡也劉君博學多覽精研六書表章希元之書為後生楷則其亦有汝陽之志乎嗚呼世之學士大夫亦可以勸矣

書中書科書卷後

今人書法多塗雅結矧又每自書所為詩文往々如鳥言鬼語使

人展卷茫然不可別識昔人詩云醉來黑漆屏風上草寫盧仝月  
蝕詩良可一笑也此卷皆宣政間書史之筆適謹可觀且所書皆  
古人詩文偶一展玩如人當裸裎同浴特忽見摠衣整冠者不覺  
為灑然变色易容嗚呼此亦可以觀世矣

跋重立宰與馮開之尺牘

馮祭酒開之先生得王右丞江山霽雪圖藏弄快雲堂為生平鑒  
賞之冠董立宰在史館詒書借閱祭酒于三千里外檄寄經年而  
歸祭酒之孫研祥以立宰借畫手書裝潢成冊而屬余志之神宗  
時海內承平士大夫迴翔館閣以文章翰墨相娛樂牙籤玉軸希

有難得之物一夫懷挾提挈負之如趨往復數千里如堂過庭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嗚呼此豈獨詞林之佳話藝苑之美譚哉蔡涸殽此卷為新安富人購去烟雲筆墨墮落銅山錢庫中三十餘年余游黃山始購而出之如豐城神物一旦出于畝底二公有靈當為此卷一鼓掌也

跋董玄宰書少陵詩卷

陶中璞守寶慶強項執法寢罪流落罷官還滇南舟中無長物惟董宗伯所書少陵詩一卷是其生平所寶愛者藏弄篋衍出入懷袖鬱林太守以蕉石壓載以此方之彼為笨伯矣宋人有渡江遇風

者悉索舟中寶玩昇之風益急。最後以黃魯直書扇投之。立止。江神故具眼如此。其視此卷。安知不寶重於南金大貝乎。仲璣其善藏之。

題長蘅畫

長蘅每語余。精舍輕舟。晴窓靜几。看孟陽吟詩作畫。此吾生平第一快事也。余笑曰。吾却有二快。兼看兄與孟陽耳。長蘅歿後七年。從昭彥見此幅。為之慨然。遂題數語。使後之觀者。不獨賞繪事之妙。亦知其虛懷好善。不自以為能事。真有前輩風流也已。亥新秋日題。

題程孝直印籍

私印之作獨盛於元吾子行三十五舉言之最詳而趙子昂陸友仁輩靡不留心於此蓋印文雖一藝實原本於六書六書之學非上窺六經下窮小學其有能貫穿者鮮矣吉日之題岐陽之敦仲山甫之鼎以至於歐陽永叔趙明誠之所錄洪景伯之所釋朱伯原之所編苟不奮曩而通醇之則下上古其能免於駁亂混淆者亦鮮矣然則非博雅君子深思而好古者印文亦胡可輕議哉吾友嘉定程孟陽有子曰士顯字孝直善掌篆大書丹志篆籀之學所以摹印章見眎余觀世之篆刻者人自為譜幾如牛毛孝直



之有志於此而又歆其進而之古學吾趙之學而不以一藝自小也故書此以告之

書黃允宮允石齋所作劉招後

古人之文未有無為而作者無為而作難作而不傳傳而不久不作可也余少時讀蘇子由三宗漢昭帝論忽易其文詞竊疑呂成公不當錄之於文鑑之而深考之子由為此論當哲宗初元之時人主方富於春秋冀其學道受身祈天永命而託論於三宗昭帝憂深慮遠古之大臣獻金鑑而箴丹宸者殆未有以過此吾以此益信古人之文斷無無為而作者而少特之輕于持論為可愧也

漳浦劉漁仲挾策遊吳經年未歸黃宮允石齋為作劉招以招之  
其文做大招：認而其纏綿則恰起興於朋友而託諭於君臣之  
間則亦屈宋之道也今之名能文章者多矣如宮允之斯文吾以  
為古之有為而作、而傳、而可久者也

跋練君豫中丞詩卷

余屏廢家居君豫開府秦中途人輒問余起居且有知己之言余  
入請室訪君豫舊游壁間殘墨如盤蝸結蚓浸漉煤土中每低徊  
拂拭不忍置周淮安君豫之鄉人也出其終南詩卷示余是時秦  
寇方慙羽書旁午乃為終南三日遊從容賦詩亦所謂好以擬以

衆整者乎當國者備疆事鉤黨君豫檻車急徵而秦冠蓋曼延不  
可為讀此詩尤可以三嘆也君豫荷戈瘴鄉其老謀壯事具在一  
旦起行間為天子汎挾蜺蜺凱旋入秦賦詩志喜有如韓退之所  
云日射連開四扇開者當並此詩刻流傳人間余尚能此筆以和  
之

題張子建奇遊草

唐人論詩每云工於五言五言工不必問七言也今體工不必問  
樂府古詩也今人篇什自賦騷樂府以下無不臚列如五都列肆  
貨物充牣過而問之無可看眼者宋本費紙良可一笑汪上張建

元字子建以詩示余余若愛其五言今辭如云烟香錦草霽日隱黛  
松涼真落催遊子花殘失故人石香浮露氣松影落溪聲魚龍爭  
積氣天地避朝曦空江聞鴈劇疎樹領秋多清新深隱有言外之  
味異之劉文房司空表聖集中殆不可辨子建勉之深造自得他日  
稱五言長城亦可矣無工而不足固不若專詣而有餘今人之不  
及古人此其一端也

題項君禹鴈字詩

鴈字詩唱於楚人龍君御衣中郎小修海內屬和者溢囊盈帙其  
在我吳則嘉定唐叔達為最工叔達之詩不拘：於模擬比物連類

縱橫絡繹探舉于意象之外而求工者反失焉余嘗語程孟陽叔  
達之詩亦詩中之馬字也孟陽以為知言稱李頎言馬亦為馬字詩  
意求開拓約畧如叔達而曹叡百家穿穴瑣碎殆有加焉詩家之  
稱咏物者如鄭谷之鷓鴣袁凱之白燕皆七言五韻而止若夫極  
命造物本原象籀衍造化之生機扶文人之靈府未有如近日馬字  
之盛者也君禹詩固當孤行于世蓋亦志索同調都為一集為馬  
字之瑤林玉海乎君禹笑曰吾與秋潭老人於折脚鐺邊拈馬字  
作沒意味話鴈逆長空影留寒水無作延津刻舟人為老人所笑  
也

又題項孔彰鴈字詩

詩而至於詠物詠物而至於鴈字此詩中之詩畫中之畫也鴈字  
詩詠于楚中秋牀老衲與構李諸君更相酬和卷軸麓于牛腰而  
孔彰詩後出而彌工吾觀孔彰畫後招隱圖蒼茫蒼蔚脩極山川  
林麓情雨晦明之發之於詩氣韻生動傳模移寫使人徘徊吟咀  
如度鴈門遵衡陽親見其飛翔行列繁迴於楮墨之間也古人詩  
畫無取於多哀海叟白燕詩月明雪滿二語三百年詞人不能及  
其髣髴郭忠恕之畫最為寶重者山亭一角遠山數峯而已詩耶  
畫耶詩中之詩畫中之畫耶微孔彰吾誰與言之癸未正月

題張日永詩草

樂清張日永渡江應省試裏十日糧徒步訪余虞山且將游福山  
觀大海望狼五山而還余甚壯之吾邑僻陋在東海之隅在昔名  
賢東遊吳會者未嘗過而問焉然吾觀杜之壯游日東下始蘇臺  
已具游海航到今有遠恨不得窮扶桑安知其不嘗問渡于斯望  
涯而反歟文：山自真州浮海而歸亦取道于此有詩在指南集  
中張吳之手陳敬初海道出師之詩甚夥即九四入吳故道也日  
永舟中讀文山希古之集為詩以弔之愴然有曠世之思今之觀  
海而還也望洋擊楫弔古悲歌志節當益豪詩當益壯安知不為

少陵之壯游乎

題李長蘅書劉賓客詩冊

壬申秋夜夢與長蘅過於濠津間隔船窓相語顧視舟中筆床硯屏位置楚：同遊三人幅巾道衣皆有韻致余問長蘅兄筆墨之債約畧尚如生前乎長蘅曰甚苦今早正受人剝促紙操筆枯心瘡：不耐故出遊耳觀其意思洒落故知不墮鬼趣却未知所與同遊者為何人也樂天哭夢得詩云賢豪雖沒精靈在此語信然偶閱長蘅所書夢得詩冊漫記於此

跋米元章記顏魯公事



忠臣義士歿而登真度世往、有之蓋當其見危投命之死靡他  
脫離分段生死如旅人之去其次舍耳東坡云顏平原握拳透爪  
死不忘<sub>君</sub>此正其修煉得力特也劉聰自知為逆須國王且不畏死  
而况如魯公者乎讀米南宮所記魯公事方攤書欲卧時不覺悚  
然而起

題同學會言

自梁溪有東林之會頌端文高忠憲以明善為宗力闢吳門無善  
無不善之宗旨準此之席海內望風奔赴忘者側目遂合道學黨  
鉤而為一禁迄於今未衰毗陵孫文介公生同特請同學而其意

亦有異焉其論學以易為宗其論易以艮背為宗端居索處窮理  
盡性不聚徒不設教一二同人布席函丈覃思瞑目相與疏通證  
明而已梁溪之明善也有善有不善太極降而為陰陽五行吉凶  
悔吝生焉其道有立極之思乎毗陵之艮背也曰艮其背不獲其  
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身且不獲人且不見而何有于善惡吉凶之  
紛、艮象無極也無極則無善無不善不落陰陽五行矣微乎微  
乎兩家之宗旨異而同、而異其有可深長思者乎諸子生毗陵  
之鄉學文介之學又有張席之吳齋雜丙公尊其先路離經辨志  
由制科之業而視歸乎聖賢也不遠矣於其以文來謁也書此以

論馬

題顧與治偶存稿

今天下文士入閨無不謂曹能始謂能始則無不登其詩于十二代之選人挾一編以相誘視如千佛名經獨與治有異馬能始題其詩曰偶存所以別與治也詩之為物陶冶性情標舉興會錯然如朱絃玉磬淒然如焦桐孤竹惟其所觸而詩出焉今之為詩者以剽賊排比為能事如貧兒之數寶如買菜之求益是豈復有詩也哉與治寄託高深風義綿邈襟懷絮酒弔亡友于陳根絕哭之後胸中聲氣伊鬱蜿蜒泄為聲詩劉夢得所謂孤桐朗玉自有天

律吾於與治見之王輔嗣論易曰召雲者龍命律者呂隆墀永嘆  
遠堅必盈吾取以為論詩之法且以論與治之詩試以吾言語能  
始視如何也

題吳太雅初集

古人之詩文必有為而作或託古以諷諭或指事而申寫精神志  
氣抑塞磊落皆森然發作于行墨之間故其詩文必傳傳而可久  
余觀西吳太雅之文憂時憤世抗論昏俗如道人之警道如司寇  
之詔夜持此吾所謂有為而作也漢始元中徵賢良文學間以治  
亂汝南桓寬稱中山劉子推言王道矯當世反諸正九江祝生奮

史魚之直節發憤懲議公卿而車丞相及兩府之士括囊不言阿  
意苟合皆有彼哉斗筭之誚海內多故天子方號咷博求太雅執  
此以往論列殿庭與劉子杞生何異憂世矯特之士豈無著論以  
相明如桓寬者乎

題胡白叔六言詩

曹能始見人詩卷輒曰開卷定是七言律詩以今人習為此體熟  
爛可厭也白叔近作六言絕言二十餘首如雀噪鳩呼時忽聞清  
蟬幽鳥之聲使人耳根冷然前後際斷可為一快雖然  
之若令紛屬和王右丞百端人間又將恨白叔為佳



牧齋題跋卷下

述古堂宋刻書跋

辛丑暮春過述古堂觀所藏宋刻書縑青朱介裝潢精緻殆可當我絳雲樓之什三縱目流覽如見故物任意漁獵不煩借書一觀良可喜也吳兒窮眼登汲古閣相顧愕眙如入群玉之府今得觀述古堂藏書又復如何述古請余題跋乃就所見各書數語歸之

跋玉臺新咏

明  
陳山  
錢謙  
章著



玉臺新咏宋刻本出自寒山趙氏本孝穆在梁時所撰卷中簡文尚稱皇太子元帝稱湘東王可以考見今流俗本為俗子矯亂又妄增詩二百首類此本少存孝穆舊觀良可寶也凡古書一經庸人手訛繆百出便應付蠟車覆甌不獨此集也

跋高誘註戰國策

戰國策經鮑彪清亂非復高誘原本而劉川姚宏較正本博采春秋後語諸書吳正復較正鮑注最後得此本歎其絕佳且謂於特蓄之者鮮矣此本仍伯聲較本又經前輩勘對疑誤採正傳補注標舉行間天啓中二十千構之梁溪安氏不啻獲一珍珠船也無

何又得善本於梁溪高氏楮墨精好此本逐次而居一每一摩抄不免以積薪自晒要之此兩本寔為雙壁闕一固不可也

### 跋東都事略

宋史既成卷帙繁重百年以來有志刊修者三家崑山歸熙甫臨川湯若士祥符王損仲也熙甫未有成書別集中有宋史論贊一卷每言人患宋史多我正患其少耳此其通人之言也若士精閱宋史宋史塗心如老學究老圃冊子某傳宜刪某傳宜補某人宜合某傳某某宜附某傳皆注目錄之下州次部居釐然可觀若士沒次子叙寧曰此先人未成之書須予自刊定不肯出藏者恨之天



啓中損仲起廢籍為寺丞過余卽舍衫日分夜必商宋史是時李  
九如少卿藏宋宰輔編年錄及王秘閣稱東都事略三百卷損仲  
慙愿余傳寫并約構求李燾續通鑑長編以藏此役余於內閣鈔  
李燾長編只卷初五大本餘不可得余既退廢不敢輕言載筆損  
仲遂援据事略諸編信筆成書今聞損仲草稿與臨川宋史舊本  
並在召上潘昭度家而余老倦研削亦遂無意於訪求矣今年初  
夏見述古堂東都事略宋刻即李九如家鈔本之祖也為之掩卷  
愴歎久之當余與損仲商推史事橫謀相推唯九如在知狀損仲  
揚眉抵掌時捫腹自歎揮斥柯絳麒麟編陳俗腐調徒亂人意今

吳中談聞小生耳食長編偶見書肆續略殘本及一二零斷小說  
便放筆刪定宋史此不足承損仲餘氣而館閣大老拱手薦搏為寶  
書嗚呼文獻無徵豈獨紀宋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斯孔文舉所  
以浩然流涕也修史之難莫先乎徵舉典故網羅放失杜王盛有  
志藏棄是書當深思歸熙甫宋史恨少之語并憐余與損仲之無  
成而興起於百年之下也為書此以勉之

跋春秋繁露

萬歷壬寅余讀春秋繁露苦金陵本謬舛得錫山安氏活字本較  
雠增改數百字深以為快今見宋刻本知為錫山本之祖也宋本

第十三卷陰陽始終篇入者損一而出者勾下二行闕六字雖紙  
墨漫漶行間字跡尚可捫揣錫山本蓋仍之而近刻遂相沿以為  
闕文其第十三卷四特之教及人副天数二篇宋刻闕卷首二紙  
亦偶失之耳非闕文也如更得宋人完好者則尚可為全書好古  
者宜廣求之

繁露深察名號篇云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  
為米也善出于性中而性未可全為善也又云民之性如齔如卵  
卵待覆而為雛齔待練而為鯪性待教而為善余少而服膺謂其  
析理精妙可以會通孟荀二家之說非有宋諸儒可幾及也今年

八十再讀此書證之弱冠時所見不大繆余每勸學者通經先漢而後唐宋識者當不河漢其言

跋吳越春秋

余十五六喜讀吳越春秋流觀沈氏奇說之言若蒼鷹之突起于吾前欲奮臂而與共擊者刺其語作伍子胥論長老吐舌擊掌畢顛胡老重觀此書燈牕小生搢腕奮筆之狀宛然在行墨間老阿婆臨鏡追理三十年時事不免掩口失笑

跋方言

余舊藏子雲方言正是此本而紙墨尤精好紙皆是南宋樞府諸

公交承啓劄翰墨燦然于今思之更有東京夢華之感

跋楊子法言

宋御府刻楊子法言卷末署名韓琦曾公亮在中書歐陽修趙鼎  
在政府以編年考之韓曾並以嘉祐二年拜昭文集賢相治平元  
年閏五月韓自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  
魏國公加尚書右僕射曾加中書侍郎歐陽公年譜治平元年二  
月自紫金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特授行尚書吏  
部侍郎趙陞後亦同觀四公署銜則知此書之刻正在治平元二  
間亦必在元年閏月已後二年十月已前先此則韓公未加僕射

後此則二年十一月歐公又進加光祿大夫兼上柱國不如此結  
銜矣有宋隆平盛際羣賢當國人文化成於此可以想見靖康板  
蕩尚籍北遷此本尚流傳人間真希世之寶也為法然涕流者久之

### 跋列女傳

余藏古本列女傳有二一得於吳門老儒錢功甫一則亂後入燕  
得於南城廢殿中皆僅免於劫灰此則內殿本也功甫嘗指示予  
圖畫雜草略尚頽愷之遺製蘇子容嘗見舊本於江南人家共為  
古佩服而各題其頌像則今此盡佩服古樣生皆尚右儒者生百  
世之下得見古人形容儀法非偶然者吾子其寶重之余心識功

甫之言不敢忘近又簡吳中舊刻贊後又贊乃黃魯直以已作竄  
入與文錯迕讀者習焉不察久矣秦漢古書多為今世妄庸人駁  
亂其禍有甚于焚燬不可不辨

### 跋新序

舊本新序說苑卷首開列陽朔鴻嘉某年某月某官臣劉向上一  
行此古人修書經進之體式今本先將此行刪去古今人識見相  
越及鑲刻之佳惡一開卷而可辨者此也

### 跋蕭從義三禮圖

宋顯德中蕭從義新定三禮圖二十卷後據經典考釋器象詠唐虞

訖建隆粲然可徵然如尊彝圖中犧象二尊并圖阮氏鄭氏二義而不主王肅之說先是太和中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為尊而韋氏考猶未覈南宋人謂觀其圖度未必盡如古者有繇然也此等書經宋人考定其圖象皆躬命續素不失毫髮近代雕本傳寫謬訛都不足觀余舊藏本出史明古家此本有俞貞木圖記先輩名儒汲古嗜學其流風可想也

題道德經指歸

嘉興刻道德經指歸是吾邑趙立度本後從錢功甫得乃翁叔寶抄本自七卷迄十二卷前有總序後有人之飢也至信言不美四



章與總序相合其中為刻本所缺落者猶多焦弱侯輯老子翼亦  
未見此本良可寶也但未知與道藏本有異同否絳雲餘燼亂帙  
中得之屬遵王遣人繕寫成本更泰訂之

跋十家道德經註

宋人集註老子自開元政和御註外詳載有宋諸家而韓非解老  
喻老嚴居平指歸及有唐陸希聲等註皆不及焉此書行而古註  
湮滅多矣道德指歸舊有錢叔寶抄本較金陵楊李本頗異此書  
多微文與義在郭象張湛之古今合此而取河上公之偽著者何  
也

跋抱朴子

抱樸子內第二十卷宋紹興壬申歲刻最為精緻其跋尾云舊日東京大相國寺東榮六郎家見寄居臨安府中瓦南街東開印翰經史書籍銷今將京師舊本抱朴子內篇校正刊行此二行五十字是一部東京夢華錄也老人撫卷為之流涕

跋本草

金源代以癸丑秋右文閣絕江右其遺書尤可貴重平水所刻本草題泰和甲子下己酉歲金章宗泰和四年甲子宋寧宗嘉泰四年也至己酉歲為宋理宗淳祐九年距甲子四十五年金源之亡已

十六年矣。酒奉和甲子者，蒙古雖滅金未三年，號又當女主攝政，國內大亂之時，而金人猶不忘故國，故以己酉繫泰和甲子之下，歟。作後叙，渾源劉祈字京叔著，歸潛志事見金史及王秋澗先塋碑，亦金源之遺民也。

跋王右丞集

王右丞集宋刻僅見此，本考天華辨證字句與此互異，彼所云集本者，此又不載，信知右丞集好本良不易得也。

跋文中子中說

文中子中說此為宋刻善本，今世行本安陽崔氏者，詳其刊定駁

亂失次不可復觀今人好以己意改竄古書雖賢者不免為可嘆也

文中子敘述六經為洙泗之宗子有宋鉅儒自命得不傳之學禁遏之如石壓笋便不得出六百餘年矣斯文未喪當有如皮襲美司空表聖其人者表率其遺書以補千古之闕惜我老矣不能任也書此以告後之君子

題李肇國史補

絳雲一炬之後老嫗於顏垣之中拾殘書數帖此本亦其一也

跋禮部韻略

禮部韻略以宋雕本為準元板去之遠矣凡字書皆然

跋酒經

酒經一冊乃絳雲未焚之書五車四部書為六丁下取獨留此經  
天殆縱余終老醉鄉故以此轉授遵王勿令遠求羅浮錢橋下耶  
余已得修羅採范法釀仙家燭夜酒將以法傳之遵王此經又似  
餘杭老媪家油囊俗譜矣

跋沈石田手抄吟牕小會前卷

石田先生吟牕小會前卷皆古今人小詩警句心賞手抄者今為  
遵王所抄後卷向在絳雲樓為六丁取去久矣少陵云不薄今人

愛古人前輩讀書學詩眼明心細虛懷求益於此卷可以想見今  
之妄人中風狂走屨梅聖俞不知與比薄韓退之南山詩為不佳  
又云張承吉金山詩是學究對聯公然批判不復知世上復有兩  
眼雖其愚而可愍亦良可為世道俱也

### 跋營造法式

營造法式三十六卷余得之天水長公初得此書惟二十餘卷編  
訪藏書家罕蓄者後於留院得殘本三冊又于內閣借得刻本而  
閣中却闕六七數卷先後搜訪竭二十餘年之力始為完書圖樣  
界畫最為難事用五十千購長安良工始能厝手長公嘗為余言

購書之難如此長公歿此書歸於余趙靈均又為余訪求梁溪故  
家鏤本首尾完好始無遺恨憾恨長公之不及見也靈均嘗手抄  
一本亦言畧盡之難經年始竣事云

跋真誥

稽神樞第二傳子斟入吳烏目山中隱居遇仙人急車子授以虹  
景丹經註云吳無烏目山要及吳興並有天目山或即是也此未  
悉烏目山為虞山別名耳

真誥不見宋本近刻經俞義長刊定者至改握真輔為掘真輔并  
繆可笑此鈔依金陵焦氏本繕寫與道藏本及吾家舊刻本略同

比羨長刻蓋霄壤矣。里中有二譚生長應明。字公亮。伉俠傲物。拔  
附海內鉅公名士。好購書多鈔。本客至鄭重出。賂佔佔自喜。次應  
徵。字公度。此本則公度所藏也。公度統榜兒郎。尤為里中見賤。簡  
不知其于汗簡墨汁有少因緣。如是余悲兩生身沈家乏有名字  
翳然之感。故錄而存之。

跋高麗板柳文

高麗國刻唐柳先生集兩紙。堅緻字畫瘦勁。在中華亦為善本。陪  
臣南秀文跋尾稱其國主讀書好文。慮詞辭之不古。命陪臣有文  
學者。會萃韓柳三家。註釋印布國中。嘉惠儒士。使之研經史以咀



其實追韓柳以摘其華跋之前後敘書正統戊午夏正統四年冬十一月尊正朔大一統之意肅然著見于簡牘蓋李氏雖篡弒得箕子之風教故在而明皇家文命誕敷施及蠻貊信非唐宋所可比倫也嗚呼天傾地是八表永崩高句麗久不作同文夢矣摩娑此本潛然領涕陪臣奉教編次者集賢殿副提學崔萬里互提學金鑰博士李永瑞成均司藝趙頊等而南秀文應教署銜則云朝散大夫集賢殿應教藝文應教知制誥經筵檢討官兼春秋館記註官并書之以存東國故事

書舊藏宋睢兩漢書後

趙吳興家藏宋槧兩漢書王弼州先生驚一庄得之陸水邨太宰  
家後歸于新安富人余以千二百金從黃尚寶購之崇禎癸未損  
二百金售諸四明謝氏庚寅之冬吾家藏書盡為六丁下取此書  
却仍在人間然其流落不偶殊可念也今年遊武林坦公司馬携  
以見示諮訪真贗余從吏勸亟取之司馬家揮架萬籤居然為壓  
庫物矣嗚呼甲申之亂古今書史圖籍一大劫也庚寅之火江左  
書史圖籍一小劫也今吳中一二藏書家零星拮拾不足當吾家  
一毛片羽見者誇詡比于西陽羽陵書生饑眼見錢但不在紙裏  
中可為捧腹司馬得此十篋乃今特書庫中寶玉大弓當令吳兒

之頭目眩暈舌吐而不能收不聞此書得其所歸亦差足為絳雲  
老人開顏吐氣也刻灰之後歸心空門爾特重見此書始知佛言  
昔年奇物經歷年歲忽然覆睹記憶宛然皆是藏識變現良非虛  
語而呂不韋顧以楚弓人得為孔老之云豈為知道者乎司馬深  
知佛理并以斯言誌之

題懷素草書卷

余所見藏真真蹟凡數卷大都絹素刻敝字畫淺淡令人於滅沒  
無有之間想見驚沙折壁因風變化之妙耳此卷則箋紙簇新無  
直裂紋勻之狀字皆完好無一筆損缺應知此上人是阿羅漢現

身尚在人間故於此紙上揮洒墨汁作醉僧書遊戲神通

李忠毅公遺筆跋

江陰之東原里名長湮赤岸相去五六里牛宮豚柵比屋相望其中  
有二偉人馬一為宮諭謚文貞繆公當特一為御史謚忠毅李  
公次見次見則當特夫人弟之子也余與當特遊識次見書生特  
天啓乙丑逆奄鈞黨急刺促長安中篝燈夜坐當特絮語及應山  
余撫几歎曰應山拚一死糜爛為左班立長城微應山黨人駢首  
參夷他日有伸眉地乎次見擊節以為知言日先炯炯激射寒燈  
翳然為之吐芒相與長歎而罷明年二公同特被禍奄敗卒與應

山偕邱錄蓋三十餘年矣次見子遜之約摹檻車遺書刻之於石  
余覲之老淚霑紙如縷縻不絕余老而後死添更桑海追憶往事  
又在龍溪刻前不自知涕之無從也次見之教子本忠孝教庶讓  
當飲車急徵事無歎攸孤憤之詞蓋其天資近道不事鍛礪而又  
涵養于神廟中平化民之日為盛世之人材宜終和且平若此詩  
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有周中義婦人女子浸淫先王之教訓習  
溫柔敦厚之風孔子曰豈永有芭百世之仁也不其然乎不其然  
乎遜之九齡藐孤佩服遺訓蘄然無忝所生人謂次見有後矣聿  
懷多福君子有穀詒孫子於李氏庶幾左驗矣而碩禾驗于國家

次見偕當時朝於帝所周視下土其亦有隱恫也夫

題董玄宰書山谷題跋

右董文敏公玄宰書山谷題跋十則是其中年最合作之書公嘗  
過余山陰為人題趙松雪卷竟閣筆謂余每一搦管秀媚之氣則  
出於腕間不能驅遣坐此不及古人耳今所書山谷書有云凡書  
要拙多于巧意亦相似然此書輕濃得中姿態橫陳唐人謂春花發  
艷夏柳低枝亦何嘗以秀媚為病而虎文愛此卷如頭目不忍豪  
奪遂歸之

跋紫柏大師手札

右紫柏大師手札十二通故祭酒馮公開之家藏其孫研祥裝裱  
為一冊馮公萬歷中名宰官皈依法門大師以末法金湯倚重故  
其手札丁寧付囑如家人父子而其猛利烹鍊毒手鉗錘迴出于  
軟煖交情之外公為人真實無技業則以心真而才智疎終非金  
湯料鼎之其御物疎通多可則以世故重而道念輕恐中心柱子  
不甚牢固從之官位稍進則以官漸大疾亦大謂南宮冷靜可以  
久祿為自食其言警之公技癢好作詩文則以秀鐵面訶李伯時  
畫馬應入驢胎馬腹藥之公以吉凶悔吝商榷行止則以斷髮如  
斷頭更有何頭可斷決之橫行直撞熱喝痛棒劈破面皮墮落情

網皆所謂自敵已下不能堪者師既不惜銑舌而公則奉為金口  
師資吸受如磁引鐵近古所希有大師去世已久讀其手札應  
容悲誨儼然如生一腔心血傾倒為人角芒槎牙涌現于筆尖幅  
上雖欲不頽首下拜熱淚迸流而不可得也大師作書都不屬草  
綠手散去全集載與祭酒書才二紙爾東陸符搜訪為別集而未  
盡也研祥以念禪之故念法念僧鄭重藏弄俾余得繙閱繕寫豈  
不幸哉研祥胚胎前光熏染深厚正法眼藏如力士寶珠在額上  
久當自現余願執簡以頌之

題書金剛經後



此吳人杜大綬所書金剛經不全之本太倉王異公補成之以追  
薦其母夫人者也韓昌黎儒者抗書排佛其為絳州馬刺史行狀  
則曰司徒公之薨也刺臂出血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然則書  
經薦祖固亦大儒闢佛者之所不禁歟般若智炬炳乎文字當異  
公書經時當有六種金剛涌現筆端不離卷帙已恍如見母夫人  
珠宮貝闕生天之處矣

題尹子求臨魏晉名人帖

子求謝黔軍事還蜀不遠東吳馬里弔我于削杖中期以三年後  
携家出蜀相依終老而不得遂卒罵賊盡節以死此帖則子羽宦

蜀時書以相貽者也子求廉直好古所至焚香拂地晨起手自滌  
硯楷書百餘字鉤摹魏晉書法搜剔抉摘細入絲髮今觀此帖老  
蒼瘦勁光明雄駿之氣鬱然行墨間良可寶也子求生平不吐一  
俗語不作一俗事不侶一俗友處中朝士大夫中如吳烏介鵠顧  
其晚節卓絕如是昔顏魯公叱盧杞詈希烈握拳透爪死不忘君  
其在吳興與杼山畫師陸鴻漸張立真之徒理經藏修韵海坐三  
峯亭援雲倚石風流宏長映帶百世以是知古來忠臣志士捐軀  
殉國卓犖驚世者皆天下真風流不俗人也吾又于子求見之矣

書張子石臨蘭亭卷

往吾友程孟陽汲古多癖常寶藏蘭亭一紙生臥必俱以為真定武本也等慈長老呂拂水亦好觀蘭亭孟陽端席拂几鄭重出眎等慈指放字一磔以為稍短孟陽怫然不悅曰此放字一磔稍短如蒼鷹指爪一縮有橫擊萬里之勢若少展則無餘力矣老師老書家尚留此俗筆於眼底耶辭色俱厲面發赤不止余以他語問之而罷今年冬日紙窗孤坐忽見子石所臨蘭亭卷追憶四十年前山園蕭寂私括藏門二老幅巾憑几摩挲古帖面目咳唾宛如昔夢子石斯卷恨不見孟陽昂首箴肩撫卷而歎賞也為泫然久之

題李長蘅畫扇冊

長蘅晚年遊跡多在西湖鄒孟陽聞子將每設長案列練素攤卷  
拭扇以需甚至長蘅笑曰此設三覆以誘我矣揮毫潑墨忻然樂  
為之盡故兩家所得最富扇紙累百計不止余平生愛惜朋友檀  
園松圓惜墨藏弄僅以十數計絳雲之災香燭於火而鄒聞盜逝  
後篋衍狼籍僮奴竊取以供博奕不知其為主人之頭目腦髓可  
歎也

跋頭與治載大痴畫卷

大痴富春山圖已為焦尾琴燒竹笛矣浮嵐煖翠往在昆陵唐氏

得見之如拱壁今隨落銅山錢埒中明妃遠嫁呼韓欲省識春風  
一面安可復得此卷為與治家藏清齋韵士焚香矜賞天寒翠袖  
日暮修竹如此相守亦復何恨一峯老人在車箱谷前亦當披雲一  
笑慶茲卷之幸也

題鄭千里畫冊

丁南羽鄭千里皆與余善而篋中無一縑片素今王君藏千里小景  
百幅裝褙標識卷帖精好人之好事與不好事相去若此然君既  
善收藏又樂與人賞鑒晴窗隸几焚香展玩百幅中雲房煙海時  
時與余共之則余家畫笥故在金陵安知非金厨之寄而徒以藏

弄為有無也哉君寶愛此冊屬余題其端余觀古人書画不輕加題  
識題識無煩如好肌膚多生疥癩非書畫之福也桓立憎客以寒  
具手執畫好事家以為美談余之信手批抹者其點汙卷軸尤甚  
寒其之油頰以為好者何也聊書此以發君一笑

唐人新集金剛般若經石刻跋

唐弘農楊顓取金剛經六排纂刪綴命曰新集金剛般若波羅密  
經成於太和元年經文五千一百六十七字今本僅四千四百五  
十六字翰林諸學士鄭覃王源中許康佐宋申錫李襲夷柳公權  
為之贊太和四年四月奉宣上進新刻碑本署特進行石版衛上

將軍知內侍省事上柱國弘農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臣楊承和  
狀進其略云報諸異義一貫羣宗為貪愚却妄之程豈上達不刊  
之法臣慙為小善遂列私名伏奉恩華不敢追改據狀則楊顥即  
承和之私名也其年八月敕並示左右衛功德使令編入藏經目  
錄其石經在上都興唐寺安立初刻是八分書雜讀右衛倉曹叅  
軍唐玄度翻集晉石將軍王羲之書刻石太和六年春畢功趙明  
誠金石錄標目王右軍六譯金剛今新安程穆倩所寶藏也有唐  
君臣于此碑刻崇重重莊嚴如此類之自敘謂金剛前後六譯貝  
葉皆自西來而五天音韻非一如小失佛心即大缺秘典今為合

諸家之譯擇其言寡而理長語近而意遠者其狀又曰鳩摩最上  
美冠後來然不捨菁華猶疑珪璧恐絕綿繆耀匣智鏡于闐文靈  
軸韜明鑠心燈於墜典蓋唐人宗慈恩之說選擇秦譯有由然矣  
余觀宋有孫知縣及龍舒王日休皆以己意刊定金剛經文大慧  
果禪師及宋學士景濂後先彈駁有指因帶果毀謗聖教之呵不  
謂唐人已先有此抑誠懸之贊曰揣摩一經前後六譯今之而七  
畢竟斯獲殆明謂六譯不容有也而稍謾其詞耳穆倩少多病骨立  
從其父遊天目遇異人于陰林席箭之間顧穆倩曰兒骨峭而方  
終朝壽且昌又日記取一人曰千人六譯七譯三晉王三十餘年



穆倩貧病益甚或與人購得是刻于新安故家病不藥而愈數腴  
如壯盛特連舉四丈夫子始悟吳人識記云：所謂一人人口千人  
者即太和年號也此經真祥感應聳動幽明以叢殘石本猶能于  
千載之下現此靈異安知穆倩非有唐諸人宿世信持乘彼願輪  
重來開顯者歟余竊謂是刻在今已為絕編蠹軸而師心刪略之  
文又不可以行遠穆倩工二王書當鈎榻此碑書法依秦譯經文  
摹而刻之不獨右軍之書得代法寶以往反刻而昔人刪刊刪聖  
教之過愆亦隱然代為懺除斯或如來護念付囑之遺意也穆倩

當謹思吾言毋忽

題開照法師藏畫冊

古之善畫者以山河城郭宮室人民為吾畫筭以風雲雪月烟雨  
晦明為吾粉本不知此世界中山河大地水陸空行一切唯識中  
之相分也畫家之心玲瓏穿漏布山水於行間吐雲物于筆底一  
切皆唯識中之見分從覺海澄圓妙明明妙中流現側出者也華  
嚴五地菩薩登地之後乃能妙解世間畫筆琴書種々伎藝至于  
塵裏轉輪豪端見剎而畫家之能事畢矣王右丞曰宿世謬詞客  
前身應畫師杜工部一重一掩吾肺腑吾勝山鳥山花吾友于孰謂  
文人為不知道乎開照法師精通性相開演唯識吾愛無補畫冊

不忍去手其高足瓊師丹青特妙余恐世之觀者以二師皆有画癖非衲衣本色也故書示之

吳漁山臨宋元編本題跋

董巨以後山水一派流種東南元初趙文敏獨臻其妙黃子久吳仲圭倪元鎮王叔明諸家繼而作明興百餘年而有沈啓南唐子畏文徵仲又將百年而有董華亭蓋江左開天之地斗牛王氣垂芒散翼煥為圖繪非偶然者其風流文采久而滋長亦薰習之力然便然也余聞子久居烏目傍山飲酒所至輒畫自湖橋抵拂水放舟兩湖画橫卷長數十丈稿本未經裝裱民家裹入竹筒置複

壁中訪求不可得華亭為撫掌歎息艤舟湖山間坐臥累日語予  
曰子久數十丈卷今飽我腹筭異時當為公倒囊出之華亭仙去  
三十餘年山牕水榭未嘗不追憶斯言也冬日屏居漁山吳子脉  
余手臨宋元畫卷烘染散皴窮工盡意筆毫水墨皆負雲氣向之  
慨慕子久與華亭所手摹心追者一往攢聚尺幅如坐鏡中豈不  
快哉漁山古淡安雅如古圖畫中人物將子久一派近在虞山余  
深望之此卷真蹟皆烟客奉常藏弄又親傳華亭一燈密有指授  
故漁山妙契若此烟客張尾不欲示人以斷輪之妙故隱而不書  
余聊極之以伸吾薰習之說

王石谷畫跋

黃  
王子久沒二百餘年沈文一派近在婁江石谷受學於玄炤郡守  
又從奉常烟客遊畫發所藏宋元名蹟匠意描寫烟雲滿紙非畫  
史分寸渲染者可幾及也子久居烏目西小山下坐湖橋看山飲  
酒飲罷輒投其餅于橋下舟子刺篙得之至今呼黃王大痴酒餅晚  
年遊華山態車箱谷吹笛仙人所遺鐵笛白雲涵起足下擁之而  
去石谷安貧守素胎性輕安去凡俗腥穢遠甚已得子久少分畫  
品當亦弱、昔人言子久畫山頭必似拂水叔明畫山必似黃鶴  
二公胸中有真山水以腹笥為粉本故落筆輒似石谷殆可以與

語此然吾鄉菰苑多人畫家則子久隸篆則繆仲素詞賦則桑民  
懌徐昌國今皆寥絕無繼而子久衣鉢殆將獨歸石谷此可為三  
歎也

、 題程穆倩卷

讀穉恭先生贈穆倩叙傾倒于穆倩至矣穉恭之文三歎于漳海  
清江頗以其不能薦樽穆倩為惜余於二君禮先一飯不以我髦  
而舍我清江自監卑還訪余山中余贈詩有梅花樹下解征衣之  
句漳海卑命日猶語所知虞山不死國史未死也嗟乎吾黨心期  
蘊藉良有託寄向令得操作權運帝車海內投竿舍簞詎止一穆

倩今日者駕鵝高飛石馬流汗穆倩既於旅人栖：穉恭亦有客  
信。詩有之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大命以傾豈不痛哉世之有  
心人讀穉恭斯文而有感于漳海清江用舍存亡之故爰止之悼  
百身之悲蓋將文作互發而殫恭之贈穆倩者為不徒矣然吾聞  
穉恭秦人也秦士之論皆布侯于慶陽而穉恭此文抑揚起伏油  
然自得。有歐楊子之風此則吾所為喜而不寐也

題燕市酒人篇

甲午春遇孝威於吳門孝威出燕中行卷皆七言今辭詩余賞其  
骨氣深穩情深而文明他日當掉鞅詩苑今年復遇之吳門見燕

市酒人篇學益富氣益厚骨格益老蒼未及三年孝威之詩成矣  
或曰孝威詩于古人何如案頭有中州集余曰以是集擬之當在  
元裕之李長源之間或拂然而起曰今之論詩者非盛唐弗述也  
非李杜弗宗也擬孝威於元李何為是設者乎余曰不然詩言  
志志足而情生焉情萌而氣動焉如土膏之發如候蟲之鳴歡欣  
嘯殺紆緩促數窮于時迫于境旁薄曲折而不知其使然者古今  
之真詩也吾讀裕之長源詩皇極永明之什牛車孝孫之篇朔風  
蕭然寒燈無燄如聞嘆噫如洒毛血斯亦騷雅之末流哀怨之極  
致也孝威以席帽書生負河山陵谷之感金甲御溝銅駝故里與



裕之長源共歎歎涕泣于五百年內盈於志溢於情若聲氣之入  
於銅角無往而不生也安得而不同予之云盛唐李杜者偶人之  
衣冠也斷畱之文繡也我之云裕之長源者旅人之越吟也怨女  
之商歌也安得以予之夢、而易我之說、者乎孝威自命其詩  
曰燕市酒人篇嗟夫白虹貫元蒼鷹擊殿士<sup>壯</sup>哀歌而變徵美人傳  
聲於漏月千古騷人詞客莫不毛豎髮立骨驚心死此天地間之  
真詩也子亦將以音律聲病句剗而字度乎知孝威命篇之指意  
今之以元季擬孝威也雖說、庸何傷孝威悅是言也以告芝麓  
生先生先生曰善哉能為裕之長源者望盛唐李杜猶北塗而適

燕也人言長安樂出門向西笑孝威自此遠矣

題蓮王叔懷詩

有客渡江喚點諸名士詩謂持文選唐詩爛熟背誦得擿擿略過  
題補初不問神理云何警策云何蓋末流學問之誤如此余謂此  
非學問之誤乃胎性使然也仙家言胎性舍于營衛之中五藏之  
內雖獲良針固難愈也今詩人胎性凡濁熏於榮衛五藏之有文  
選唐詩以為針藥通足長其腐爛助其繁漫耳學問何過之有余  
苦愛退之秋懷詩云清晚卷書坐南山見高稜高寒悽愴與南山  
相栖泊驚絕於文字之外能實此二言味其立旨斯可與談胎性

之說矣。道王近作秋懷十三首，余觀其有志氣，古味薄而抱明同。同乎南山之遺志也。故亟取焉。而連王避席請未已。若退之夢吞舟象，傍一人撫掌而笑，似是孟郊。余老矣，無以長子他日舟象文成，余為夢中傍笑之人，不亦可乎？

題為龔孝升書近詩冊子

注在白下。余淡心采詩及余：告之曰，老來作詩約有二種。長言譚語，率意於筆，不徵典故，不論聲病。吳人嗤笑，俚詩謂是靜軒先生。有詩為證。余詩強半似之。至若取次應酬率，屬和撐腸少字，撚鬚乏箇不免差排成聯，尋措作對子，路乘肥馬，充奔騎，病措此十

字金針詩格秘為家寶但是扇頭屏上利市十倍不敢云舍弟江南家兄塞北也金陵友士為之開堂大笑頃孝老過吳門出素冊屬寫近詩肩舟細雨聊為命筆觀之大約是二種詩中前一種耳腕晚失學老歸空門世間文字都如嚼蠟詩選之列流傳咸陽聞高句麗使人頗相訪而大冠如箕有戟手罵詈者若今見余舊詩拖沓潦倒向慕者或不免撫掌三嘆而嗤詈者庶可以開口一笑也孝老愛我將以老去詩篇津漫興解嘲則吾豈敢

偶書黎美周遂球詩集序後

西昌徐巨源叙番禺黎美周之詩以為太白以後一人而自恨其

不如余驚怖其言讀美周之詩心眩目眙恍自失者久之廣陵  
鄭超宗邀諸名士賦黃牡丹詩翔名焉書屬余音定如唐人所謂擅  
場者余取美周詩壓卷一特呼黃牡丹狀元錢朱提為巨杯攜余  
言以識去今二十年嶺都中得其子所寄連韻閣集撰文懷人潛  
然出涕徐而視之卷帙如故向之爛然奪目者都不憶記何處豈  
陵谷貿易詩以特更耶抑朱碧錯互識以久徙耶不然則或者老  
向空門舍離文字向者之耳目茫然易向而不主能自主也客曰  
不然向之評美周以巨源評美周也今之評美周以美周評美周  
也向也實而今也虛向也有待而今也無待也鳩摩羅什為見特

隨母至沙勒頂戴佛鉢私念蓋形甚大何其輕耶即重失聲下之  
母問其故對曰我心有分別故鉢有輕重耳徵重壽之益喻則客  
言亦大有理未知巨源今日戴蓋輕重視余又何如也恨越在二  
千里外無從與巨源剝談噴飯聊書此以寄之

書壁有仲詩卷

余常謂論詩者不當起論其詩之妍媸巧拙而先論其有詩無詩  
所謂有詩者惟其志意偏塞才力憤盈如風之怒於土囊如水之  
壅於急壤滂緇結縛不能自喻然後發作而為詩凡天地之內恢  
詭譎怪身世之間交互緯繆千容萬狀皆用以資為狀夫然後謂

之有詩夫然後可以叶其宮商辨其聲病而指陳其得失高下如其不然其中枵然無所以而極其撝撝採擷之力以自命為詩剪綵不可以為花也刻楮不可以為葉也其或矯厲矜氣寄托感憤不疾而呻不衰而悲皆哀物也皆餘氣也則終謂之無詩而已矣契家瞿生有仲傑然書生而有豪索一世牢籠終古之志其為詩長篇如訴短詠若泣俄而雷嘆頓息拍膺擗標俄而牢刺拂戾拊譟踴躍使讀者愴然累歎愴恍自失徐而即之則似攫龍蛇搏兕虎欲與之鬪而不能也余觀今之稱詩者多矣求諸聲律排比之外而論其有詩無詩則不能不推有仲有仲通懷敏志以余禮先

一飯俸而問道焉老而失學無以相長則進而語之曰子之詩當有日新不可以歲月判斷然吾觀確菴子之所評定者則子之質的也昔者玉川子作月蝕詩韓子心服焉而隱禁其文曰效玉川子作韓子之效之也所謂約之以禮也子之才華放雄慕元可以進步玉川而確菴子則有志乎韓子之學者評子之詩引絕切墨蓋亦有約禮之思焉子于是乎求之有餘師矣陶冶性情抒暢理道詞約義豐詩之正令也若夫連章累韻悅目偶俗以標興為同聲以嘈囂為多助攬採頌則意衆難伸寫易則蘊蓄淺陸士衡所謂寡情鮮愛浮漂不歸者此才多之通病而長勝之兵所以善敗也古人



所以善居其有者則必有道矣以吾言高諸碑卷子以爲何如也

書梅花百詠後

今之論詩者以岑尖徑仄捫枯守寂爲宗若詠梅花詩尤爭爲荒  
寒瘦餓如烟似夢之句譬如蟋蟀之聲發於蚯蚓之竅雖復棲神  
寒骨亦何足聽又況陳根宿莽滋蔓因仍腐爛滿紙正所謂陳言  
務去者乎新安程穆倩示余梅花百詠灤水高二亮先生和中峰  
本公韵而作者宏放演迤地負海涵芳華妙麗無所不有其象物  
也博其取境也全其稱名指事也肆而隱曲而不悔隋何之珠徑  
寸照乘而鳧山之人則用以抵鵲富貴日新誠我是言也夫今之

咏梅所謂荒寒瘦餓者亦取其形似而已矣空山野水梅之立圖也亦知夫珠宮玉照之非凡乎珠籬短竹梅之逸致也亦知夫上林兔苑之非俗乎前村一枝梅之遠神也亦知夫羅浮萬樹之非繁非雜乎古來咏梅之詩托始於水部少陵譬之光音天人未舍地肥於人間氣味猶相越也林君復為清真雅正主以荷香疎影之句標舉梅之眉目高季迪為廣大教化主以雪滿月明之句洗發梅之精神二公自衆香國中來為此花持世各三百年終標梅之記者孤山青邱壇墀不改順祀配食則南村在斯以余言跡之可也余老矣歸心空門世間文字都如嚼蠟讀二亮百詠此心

食指欲動二亮有事吳門而余方鑿垣踰垣屏息跡貴遊不獲一見聊  
書長語于卷末因務倩以寓焉墓田兩舍老梅數十株日夕抱百詠  
詩賞其下凌風却月縹袂扣門酒闌夢斷恍忽在卷帙間謂余不  
識二亮固不可也

題徐季白詩卷後

余少不能詩老而不復論詩喪亂之後蒐求遺忘都為一集有間  
評論舉所聞于先生長者之緒言略為標目以就正于君子不自意  
頗得當于法眼雖然歎賞稱為苑苑之金鉉而一二詢厲者又將  
吹毛刻屑以為大謬老歸空門深知一切皆幻付之虛和而已偶

遊雲間徐子季白持行卷來謁再拜而乞言猶以余為足與言者也余竊心愧之余之評詩與當世救悟者莫甚於二李及余州二李且置勿論余州則吾先世之契家也余髮覆額時讀前後四部稿皆能成誦稍記其行墨今所謂晚年定論者皆舉揚其集中追悔少作與其歌改正危言勿恨後人之語以戒當世之耳論日食刻舟膠柱者初非敢鑿空杜撰欺誣先哲也雲間之才子如卧子舒章余故愛其才情是其聲律惟其淵源流別各有從來余亦嘗面規之而子亦不以為耳填采詩之役未及甲申以後豈有意刊落料採哉嗟夫天地之降才與吾人之靈心妙智生生不窮新新相

續有三百篇則必有楚騷有漢魏建安則必有六朝有景隆開元則必有中晚及宋元而世皆遵守嚴羽御劉辰翁高廷禮之譬說限隔時代文雖格律如癡蠅穴牕不見世界斯則良可憐愍者如雲間之詩曰國初海叟諸公以迄陳李可謂極盛矣後來才俊比肩接踵莫不異曲同工光前絕後李白則其超乘絕出者也生才不盡來者難誣必欲以一人一家之見評泊古今牛羊之眼但別方隅豈不可為一笑哉余絕口論詩久矣以李白虛心請益偶有棖觸聊發其狂言亦欲因李白以鐫於雲間之後賢也

題李杞膳谷口山房詩序

故御史大夫謚愍肅涇陽漸菴李公萬歷之偉人也余見董持已  
知頌公如蘇子之於韓范富歐長而奉教于先達知公為趙浚谷  
先生之壻微言大義扣擊于浚谷者為多余評定明朝奏文以浚  
谷為冠首行求李公之文唯流傳奏疏每為嘔歎今年遊白門得  
見李公之曾孫此瞻弓冶箕裘羽儀是在不獨中祭郎虎賁之思  
而已此瞻以詩草示余屬為是正此瞻之詩如陳正字行卷一日  
而傾維下何竢余言余觀秦人詩自李空同以逮文太青莫不抗  
厲用壯有車鄰駟鐵之遺聲此瞻獨不然行安節和一唱三嘆殆  
有蒹葭白露美人一方之旨意未可謂之秦聲也詩曰自我有先

正其言明且清咸明之世大人君子詒謀善物皆有溫柔敦厚豈  
弟易章之流風觀于此瞻之詩余之頌慕漸卷為不徒也已

題枕溪詩稿

近來畫家不復知屋木人物里中漁山吳子摹劉松年四皓圖輒  
以贈余蓋其巧約鍛染踰兩月而後就余觀郭恕先畫屋木樓觀  
多與王士元對子往々假士元寫人物于其中漁山有志于古命  
意造景以二李恕先輩為師此所以復絕於今人也漁山不獨善  
畫其於尤工思清格老命筆造微蓋亦以其畫為之非欲以塗朱  
抹粉爭妍于時世者昔之論畫者謂畫之為竹木猶書之有篆籀

二者之法相近故想先俱為第一而荆浩然答僧画水山荷書五言四十字平生画山水訣盡在其中士固未有不汲古不攻文而可謂之善画者也漁山以二李怨先為師執古人之六要六長以研味於風雅其進而挾轍古人也孰得而御之吾老矣庶猶得見公望啓南於斯世也

題杜蒼略自評詩文

不見蒼略于今年遇范而氣益昌家貧而學益富才老心為趾高視下且其所著撰宏肆暴凡富有日新一至於此也蒼略不以余為老髦過而問道於瞽請為疏論其脉理而挾搃其指要則余固不能



也豈惟余哉雖古之人亦有所不能夫詩文之道萌折于靈心贊啓於世運而茁長于學問三者相值如燈之有炷有油有火而發燄焉今將欲引其炷撥其油吹其火而推尋其何者為光豈理也哉方其標舉與會經營將迎新吾故吾剝換于行間心神識神湧現于句裏如蛇斯易如蛾斯術心了矣而口或茫然手了矣而心猶介爾於此之待而欲鏤虛畫影尋行而數墨非愚則詎也柳子之讀毛穎傳也曰譬如追龍蛇搏虎豹欲與之角而力有不暇吞略之詩文赴壑之龍蛇也當道之虎豹也頃欲為之詆訶利病据據失得蹈龍蛇之頭而履虎豹之尾此則柳子之所不暇而余能撥之

乎少陵之詩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蒼略之于詩文既已自為評  
定則所謂千古寸心者蒼略蓋自知之矣若其靈心濬發神者告  
之忽然而騁渙然而興蒼略固不能自知也而余顧能知之也耶

題嚴武伯詩卷

武伯遊吳江過周安石齋中大書一絕句于壁余愛其詞氣樸直  
有宋名人之氣去年冬以詩句投余凡數百篇披華落實明玕青  
瑤落之于行墨之間信武伯之昌於詩而殫于學也昔者淵明為  
責子詩曰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此  
蓋達人智士仕運玩世擺落嘲弄之辭耳而杜子美訶之曰陶潛

一老翁聞道吾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子美之訶淵明則  
達矣其于宗文宗武則曰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時又曰汝啼吾  
手戰吾咲汝身長其懷抱之繫挂與否視淵明何如也當武伯投  
詩日余方有哭孫之感老淚漬眼為之破涕一笑客或從旁恭之  
嗟夫人當損霜殺草蘭摧蕙折靡不悽然感歎俄而之於五芝之  
田八桂之林芳菲極目未有不徬徨忻賞者也如客之云洪覺範  
所謂痴人前不可說夢豈不可為一咲乎武伯子張之才子也子張  
有幽憂之疾二童子扶掖就醫余語武伯子勿憂子於晨昏少間  
舉其所著最詩高吟雜誦如彈絲竹如考琴瑟子之專人慰之而

聽之殆將氣沒。活潑大宅。霍然體輕而病良已也。書之以貽武伯。且以示世之人。知淵明少陵之古方。可以起沈憂。代藥物也。則自余之療子張始。

再與嚴子論詩語

武伯新詩。益富氣。騁。馬。凌。獵。可。畏。而。其。自。叙。則。謂。掉。鞅。于。詩。富。有。弋。獲。皆。自。余。言。從。之。嚴。子。以。余。為。識。道。之。老。馬。則。已。誤。矣。今。復。振。衣。再。拜。挾。籥。向。諸。余。非。洪。鐘。也。而。撞。擊。之。不。休。不。已。窘。乎。須。者。脚。病。伏。枕。偶。結。郭。景。純。遊。仙。詩。其。二。章。曰。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雲。生。染。線。間。見。出。窻。戶。裏。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吟。諷。數。四。曜。

然心開如登日沒如出雲外累蘇積塊富然者喪其所有甚矣古  
人之詩之不易讀也余年八十僅而能讀而猶未能闢其所以海  
底之珊瑚没人能取之玉河之玉天西之人能採之黃帝之玄珠  
雖離朱猶不能索而得也不此中於截斷衆流新聞奪命攝古人  
之精魂而搜討其虛穴莊其雕章斷句綉滿眼終為土龍象物  
而已矣今之論詩者亦知評量格律講求聲病捐捐焉以為能  
事由古人親之所謂口耳之間養寸耳人以兩輪卷葉為耳亦知  
有大人之耳張兩耳以為市人以時集會其上乎人以一尺口齒  
為面亦知有無首之元乳為目臍為口操干戚而舞乎今之論詩

循聲響尺、而寸、者兩輪之耳一尺之面也古人之詩海涵地  
負條風凱風出納于寸管之中大人之耳市刑天之臍口也今人  
窮老於詩歌泣珠沾、焉以為有得而自喜知盡能索終不出兩  
輪尺面之間不已遼乎得生於喜喜生于愛是為愛魔亦為詩魔  
此魔入人肺腑能招引種、庸妄詩魔以為伴侶魔日強而詩日  
下唐人之授劍術也凡刺人必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此言肆誕  
可以為學道學詩之善喻陸士衡曰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  
損亦此志也吾子之學詩勤矣入海而求寶珠有肯願長年舞篙  
櫓汙遊於尋常澮瀆之間乎聞吾之言撫心定氣卽然而若失人

之望吾子也自此遠矣語曰知者不言者不知惟其不知是以  
放言而不漸也老學荒落茫無所崖隅有振觸婢媛不休聊書之  
以塞予之請并以諗後之下問者

題馮子永日草

馮子無咎吾故人定遠之子也余與定遠為父行親見定遠羈角  
累頭以迨班白而今復見其子之能詩甚矣韓子之有感于三世  
也讀已欣然有喜而正告之曰今稱詩之病有三曰好奇曰好艷  
離岐以為奇非奇也丹華以為艷非艷也十九首五言之祖也亦  
奇亦艷驚心動魄自是以降左之咏史阮之咏懷陶之咏山詩海奇

莫奇於此矣。郭宏農之游仙、謝康樂之游覽、江記室之擬古、鮑參  
明之此矣。而人不知也。搜虛全劉義以為奇。履玉堂香奩以為艷。  
問其所以為奇為艷者而懵如也。嗜奇之病頃少為士友覺之。又  
嘗謂李義山之詩其心肝肺腑竅穴筋脈一一皆綺組繡繡排纂  
而成。泣而成珠。吐而成璧。此義山之艷也。古之美人肌肉皆香。三  
十三天以及香國毛孔皆香。劉季和有香癖。熏身適體。張坦呼之  
曰香。今之學義山者其不為季和之薰身者歟矣。而況不能如季和  
者乎。馮子之為詩不然。選詞按部。行安節和。溫、抑、有君子之  
志焉。於斯世好奇好艷之病超然未有所染也。孔子適齊郭門外



見童子挈壺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語弟子曰趣驅之趣驅之韻樂作矣定遠告余里閭少年偕其子稱詩者凡十餘輩皆有文理今親馮子之詩所謂視精心正行端者有其兆矣余之所為欣然而喜者矣

跋皇華集

本朝侍從之臣奉使高麗創有皇華集此則嘉靖十八年錫山華修撰出使東國而作也東國文辭子衍詞林諸公不惜貶調就之以寓飛遠之意故絕少瑰麗之詞若陪臣第什每二字舍七字意如國內無戈坐一人者乃彼國所謂東坡體耳諸公勿與酣和可也

嗜奇說書陸玉水墨廬詩卷

孫子子長吾黨之知言者也。好陸子秋玉詩袖以示余曰：此今之嗜奇人也。夫子幸有以張之。留之彌月，取次吟賞，標新領異，如孫子所云：余物中無奇，以孫子言，直嘆其奇而已矣。東海中有水母，以蝦為目，而余以孫子為目，甚矣余之可笑也。孫子趣欲余張其詩，請為孫子終嗜奇之說。今夫芻豢粱肉，天下同嗜也；有人焉厭膏粱而甘藜藿，或嗜梨栗或嗜棗，又有人焉厭五穀銖服食餐雲母而摩甘露，則益奇。雖然，未嘗奇也。彭祖之斟雉羹麻姑之擗麟脯，皆其日用飲食也。仙家有梨棗之藥，諸天有飲食之樹，自

然任運非幻化而得也物亦有之麝之食柏也虫之食木也蠹之食字也人以為奇而彼因以為常黍稷肉屬厭而後已也若夫桑由食火蜣螂食糞蛆食蛇腦竊脂賊苗之類皆將笑而嘖之則亦何奇之有哉昔者昌黎之門文莫奇于樊宗師詩莫奇于盧仝樊之文昌黎以為文從字順者也盧之詩曰海日曛羈魂到曉點孤光夜半睡獨覺爽氣盈心堂吾以為非昌黎不能道也孫子既以嗜奇知陸子括羽鏃礪請以昌黎之門為準若夫馬蘭請客蓋王川子之俳語而長頸高結闕險于箇蠶彭亨之辭亦非余之所謂奇也書之以復于孫子且以為陸子詩序

讀宋玉叔文集題辭

豫章王于一文士之不苟譽人者也。來告我曰：玉叔不獨詩擅場也。其文章卓然名家，惟夫子有以表之。俾後學有職志焉。余聞之，喟然嘆息。余之從事于斯文，少自省改者，有四弱冠時，熟爛空同，弇州諸集，至能暗數行墨。先君子命曰：此昆陵唐應德所云三歲孩作老人形耳。長而讀歸熙甫之文，謂有一二妄庸人為之，巨子而練川二三長者流傳熙甫之緒言，先君子之言益信一也。少奉弇州，視苑邑言如金科玉律，及親其晚年論定，悔其多誤。後人思隨事改正，而其贊熙甫則曰：千載有公，絀韓歐陽，余豈興趣久而

自傷蓋弁州之迄海俗學深矣二也午未間客從臨川來湯若士  
寄聲相勉曰本朝文自空同已降皆文之興臺也古文自有真且  
從來金華吾輩自是而指歸大定三也昆陵初學史漢為文遇晉  
江王道思痛言文章利病始幡然改轍閩人洪朝選撰晉江行狀  
區別其源流甚晰而弘正之後好奇者旁歸于羅景明吳人蔡羽  
與王濟之書極論其側出非古由是而益知古學之流傳確有自  
來也余于此道不敢自認為良醫而審方診病可謂之三折肱矣  
要而言之昔學之病病於往今學之病病于晉獻吉之戒不讀唐  
書也仲熬之謂文法亡于韓愈也于鱗之謂唐無五言古詩也滅

裂經術偃背古學而橫驚其才力以為前無古人如此病狂之人  
強陽傾驕心易而狂走耳今之人傳染其病而不知病症之所從  
來如辟瞽之拍肩而行于塗街衢溝瀆惟人指引不然則捫筭以  
為目也孰真以為象也并與其狂病而無之則謂之瞽人而已矣  
王叔之文骨力秀拔意象深遠標草命意退然以古人為師蓋其  
道心文府本之天授俗學之熏染無自而滓其筆端也吾是以讀  
之而喜雖然韋瞽冥行無目諱曰愚王叔出而空其羣也必將辟  
噪吾言吾是以滋思其說在吾之電論也亦蘄乎王叔之自信而  
已矣樊宗師之為文艱澀不可句讀而韓子銘之曰惟古于文必

已出降而不能乃剄賊尹師魯縱橫論難極談兵事利害而歐陽  
子稱其文簡而有辭歸熙甫嘗語其門人韓子言惟陳言之務去  
何以謂之陳言門人雜然以對熙甫曰皆非也惟不切者為陳言  
耳王叔以古人為師究極文章之辭要雖世所稱高文鉅筆猶將  
持擇託汰以為剄賊為陳言況夫目論耳食嚼飯餗人者美足置  
齒頰間乎王叔搆其文過余極矣避席引古人後世誰定吾文之  
語誘之使言余故敢自認為識道之老馬略舉生平所知者以告  
之亦于一新更端請益而未能更僕者也王叔年力壯盛通懷虛  
己富有日新殆不知其所至幸深以吾言自信余雖耄老尚能馮

軌以俟之

書趙太史魯游稿後

崇禎戊寅九月余蒙恩前被南歸恭詣闕里謁先聖杯廟賦詩一百韻敘次其梗概越二十有一年己亥錫山趙月潭太史渡淮西抵東莞肅謁林廟禮成而言歸作記一篇賦詩十章自謂如太史公適魯登聖人之堂見且巨禮器喟然而歎心嚮往之低徊留之不能去涉末流遼世亂居今稀古慨然慕西京元封之盛事今太史猶古太史也余讀而心重之當余謁闕里時天步未夷四郊多壘篋中攜茶陵李文正公東祀錄想見弘正間盛世元臣銜命



祇事肅雍至止之晏興俛仰江河唏噓晷刻所著詩蓋三致意焉  
今讀太史魯遊錄天地改易衣冠參錯墓門之荆棘未闢城上之  
絃誦猶在以石渠載筆之遺臣借一二周餘夏肄拱立拜於榛蕪  
澤莽之餘視余宸謁時已邈然上古七十二君封云禪亭之時世  
猶覓微簡相向欽泣不知清流之遺絃也太史肅拜壇墀瞻仰圖  
像追思先皇帝視學釋奠周行西廡親諭儒臣當尊崇有宋周  
邵程朱張六子表章正學聖謨洋洋警咳在耳而孔氏後人不能  
復問諸掌故為之雷襟掩袂已而訪問闕里諸誌錄殘缺失次以  
謂當及特脩葺彰明先聖典錄以立萬千萬世瞻儀之楷則此則

余之所夙昔寤歎寢不忘者也。居嘗謂今世憲章二祖三教，尚立釋氏琅函珠林，愚有三藏道流若漢天師世家譜牒，歷然可覩。獨吾先聖一門，記載闕如。昔人撰錄若祖庭廣記、宗家雜記、孔子世家譜諸書，今之儒者有曾考覽者乎？闕里譜系、宋元豐中孔子四十六代孫知洪州軍宗翰所編也。孔子續錄、元祐中五十一代孫元祚所編也。孔聖裔譜三卷，一書譜二年譜三編，年元大德中五十三代孫津所刻也。此皆孔氏遺書藏弃奎閣者。今之後人有能舉其名籍者乎？明朝金華宋文憲公著孔子生卒考一篇，辨正彼此疑互。吾夫子降精夢奠，端門受書之時，日儒者已付之咸音往劫。

不能委知而況其他乎從祀之典昉于漢文翁石室圖像唐處州刺史李繁新作孔子廟命工改為顏回至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邱明孟荀況伏毛韓董高堂楊雄鄭玄等數十人皆蜀之望韓文公詳記其事歷代崇重祀典黜陟進退凜於秋霜而余猶不能無議者有元之許衡以仕元議輟宜也石江漢之趙復資中之黃澤臨川之吳澄有功聖門無玷仕籍者不當補祀乎朱子之學一傳為何基王柏再傳為金履祥許謙又傳為明朝宋文憲濂王忠文禕文憲又傳為方正學孝儒文憲文忠以文學佐高皇帝黼黻開天鴻業開三百年斯文之脉此可以無

祀乎方正學為朱子之世道宗子九死殉國開三百年節義之脉  
此可以無祀子以儒林言之新安之趙訪汪充寬一則承資中之絕  
學一則闡紫陽之遺文其有功聖門一也以道學言之三原王端  
毅恕其學力豈下于薛文清石渠意見發揮經學河汾讀書錄之  
李孟也是三君子者其可以無祀乎太史牋聖攷文述籍選覽志  
則避矣日猶在天文未墜地明君聖王必將有祀太牢坐講堂如  
炎漢之高光者執此以往後死者之得與于斯文也其在斯乎其  
在歟乎杜牧有言自古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  
韓吏部余深望于太史故謹書其後以祛焉

書廣宋遺民錄後

元人吳立夫讀龔聖予撰文履善陸君實二傳輯祥興以後忠臣志士遺事作桑海餘錄有序而無其書明朝程學士克勤取立夫之意撰宋遺民錄謝臯用己下凡十有一人余惜其僅止于斯欲增而廣之為續桑海餘錄亦有序而無書津海李小有更陸沉之禍自以先世相輯輯廣遺民錄以見志取清江谷音桐江月泉吟社以益克勤所未備其所採于逸民史其間錄者殊多謬誤以王原吉為宋人張孟謙與謝唐同時令人掩口失笑近世著書多目學耳食之流駢駁雜出是其通痛惜乎小有輟簡時不獲與余面

訂其闕失也小有歿以其稿屬王于一于一轉以屬毛子晉而二  
子亦奄逝矣余問之子晉諸郎止得目錄一帙後有君子能補亡  
刊正釐為全書則小有猶不死也撫序者李叔則氏謂家之存亡  
為中國之存亡深得大中子元經陳亡具五國之義余為之泣下  
霑襟其文感慨田刊則立夫桑海錄序及黃晉卿陸君實傳後序  
可以方駕千古非持人所能辦也小有字長科故相國李文定公  
之孫叔則名楷秦之朝邑人逝者如斯長夜未旦尚論遺民音殆  
又將以二君為眉目嗚呼尚忍言哉

自跋留侯論後

余年十五作留侯論或談其神奇靈怪文詞倣儻頗為長老所稱  
許今乃知其不然子房當呂政并吞宗國海內藉五世之業敵九  
世之讐破家致命問之皇之如魚街鉤如雉帶箭博浪之椎一發  
不中將百發而未已豈自料必有濟哉求工而遇蒼海君潛匿而  
過圯上老人窮塗亡命萍梗相值固非有意釣奇也孰道降秦埃  
下颺項風雲立感雪恥除兇自請封留平生之願足矣龍準遲尋  
雄狗晨鳴金玦竟枯炎作抗檉報韓之心已了報劉之緒未慙於  
是扣囊底之智鉤致四老人以擎安劉之績兩家宿債一往酬還  
都無餘剩自是乃可以長謝世間伴黃石而尋赤松矣由是觀之

子房蓋楚漢間一了債人也。厓山之忠臣得請於帝報在百年以後，是固然矣。惜力於百年，又將結債於來世，以債還債，寧有了倚。豈若子房天助神祐，功成身退，五世之維報於一身，多生之債酬於現世。嗚呼！如子房者，真千古之幸人也。

藏逸經書標目後記

密藏開法師搜訪教乘手錄，標目一冊，留平湖陸季高家，余得之。吳江周安石氏此冊為藏師甲乙掌簿，草次深識，然實有益於禪講。兩家吾嘗謂圭峰大師講清涼疎鈔于東都，泰恭小師至于新習慶法今之講疎鈔者，尋行點句，動云一標二釋三結，未知古人講演。



果如是否師謂經疏鈔不應並講又謂單講會玄為大愚以此正告  
講席斯可謂天鼓發聲矣其抗辯宗門有云救少林絹帕之謫則披  
根評唱懣白蓮部冊之禍則斬蔓蘭風斯二者其病症粗其攻伐  
顯若以正法眼藏剔邪別偽由筌絕法舟而挾摘笑岩在法門則  
金剛之眼也在儒門則春秋之筆也蓋昔者紫柏海印二大師謂五  
燈之傳不正則慧命不續而獅絃則遂絕於是石藏書謂入室弟  
子接驚王之油而擇牧女之乳點胸刻骨非師而誰奉三師之正印  
全提真吼勤辨諸方推倒回頭趨翻不託者非師而誰法運陵  
遲魔外恣橫法門中師子蟲不在絹帕不在部冊而熾然於登堂

付法偈王竊號之徒金剛王寶勲沈難斷落如電光一綫偶燦昏  
塗其誰信而從之豈惟不信殆必有血牙~~炬~~口鋒起而妨難者矣  
師之誓願不惜頭目腦髓同向法界衆生假令阿僧祇劫恒河<sup>沙</sup>  
無量無邊衆生各化無量無邊口舌咀嚼于師各出無量無邊筆  
墨描画于師各彈無量無邊智辯推剝于師以一言半句為弄引與  
無量無邊衆生作緣于其婆心熱血底有少分相應也然則師于  
佛法中古人所謂程嬰公孫杵臼田光賁高之用心固無憾于斯  
人之從而余為奮筆舉歎留眼目于末後亦何憚矣師以高歷已  
丑駐錫震山東塔余方童稚從祖祖父存虛府君携往禮足標目中

所謂錢文學順化也。距今七十年矣。師得龍樹尊者不死之法。長  
髻褐衣。持鉢游行人間。偶睹此冊。必將曰。此吾向日摩頂撫慧。八  
歲小兒也。今老大掉弄筆舌。如此能無粲然而頷笑乎。

題無可道人借廬語

金華宋學士至正末。堅辭辟命入仙華山。為道士。緇青田賦詩以  
招之。濠泗真人從非非想天出。定雲龍。風虎應期而起。握三寸管。  
闡般若法。龍華法界。變現于龍沙。荒漠之餘。學士故永明智覺後。  
身乘大願輪。現身說法。時節因緣。不可思議。如此無可道人。後三百  
年。鍾金華之後。塵其人與其官。皆如之。通過喪亂。薙髮入廬山。披

壞色衣作除簪屨又何其相類也金華題廬山十八贊畫以為君子在山林則天下亂至於報書流涕道人借廬之詩莊：馬落：馬不復知有情器世界塵劫壞成之事綢繆松漠規啼居庸如風起青蘋之末迢然過吾耳也白香山居廬山草堂燎丹雘戒除書至而升鼎敗龍河之幣聘亦仙華敗鼎之日也恐道人未免捉鼻耳

書遠公明報應論後

遠公明報應論載在弘明集但書為遠公之作者出三藏記目錄云遠法師答桓立明報應論論中間曰齊皆立之文也立之問難報應可謂精矣初明曰大結結為神宅滅之無害於神影掠拂經

四大分散之言次明目清致報衆惑生應自然之迹順何所寄  
取老子道法自然之義故遠公評之曰此二條是未問之關鍵立  
言之精奧晉宋以後何承天范縝之徒諍論神滅要皆祖桓立  
但得其少分竈義耳遠公之答代衡得株多病得次自宗少文以  
後極論形神者一、皆遠公註脚於此論即神不滅之宗本也蓋  
循踵乎四轉遠公謂之曰君弊涉風素而忘存不執靈寢之凶惡  
固已懸鏡久矣感應之論條分禍福所以剪其奸萌折其弑械豈  
但是求理中之談哉立倚恃邪見不信罪福竊位扇惡無復顧忌  
不知義旗電發推步厭勝聞人怨神怨之言捫心自悔尚能執冥

科幽司都無影响否克渠即膠縣首大桁此時地水火風結為神  
宅亦無受傷之地否猶覽遠公之論而報尋其扣擊之所以然後  
知發無因矣乃亂臣賊子積叔之芽種剝心剋骨以桓立為殷鑒  
尋影响之報以釋往復之迹無父無君之流毒庶可以少殺矣乎  
孟子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吾以樓煩之晉論比東魯之春秋  
非虛語也後世儒者誅逆臣于晉季失席痛恨莫桓立若也及其  
標榜豎義排斥三報採擬三界晉歸於命於于神滅其下以立為  
太宗者幾希嗚呼其亦弗思之甚也哉

諸大悲心陀羅尼經秘本後

右經為宋人寫本題云大唐三藏不空譯較今藏函伽梵達摩譯  
本惟經前偈稱首觀音大悲王乃至并願從心悉圓滿十六句與  
達摩本十四句至異從南無大悲觀世音乃至說神妙章句陀羅  
尼後無量眾生發菩提心則宛是一本也呪中每一句下有白頭  
小画像次住諸佛菩薩諸天神名于其下此則達摩本所無亦今  
世間人所未曉者余敢以臆通之昔者金剛薩埵親于毘盧遮那  
佛前受瑜伽密部最上乘義後五百歲傳龍佐菩薩龍神猛入數百  
歲傳于龍智龍智傳金剛智金剛智傳大廣智不空白毘盧遮那  
如來至我不空才六葉耳不空年十五師事金剛智受金剛界大

曼荼羅法又詣龍智揚推十八會金剛灌頂及大悲胎藏建壇之  
法傳經論至五百餘部當玄肅之朝建灌頂道場則文殊現身誦  
仁王密語則天兵助陣非其五部教門別有密印觀法行果得持  
總中密中之密何以有此唐世梵僧寫進陀羅尼梵本必于細妙  
乾上圖畫形質及結壇手印上每令宮女繡成或匠人畫出其尤  
秘密者藏諸冊府不許流布唐末受亂經畫銷毀亦有流入日本  
者此本必是不空所翻五百餘部之一其畫像則梵僧細點畫形  
之遺製受亂之後或自冊府流落人間也或疑此本畫像有馬鳴  
龍樹二菩薩本身佛與觀音大士說經叱特何以有此余應之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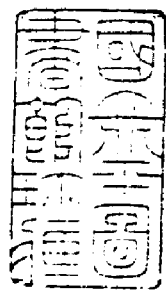
佛法此經在補陀落迦山觀世音菩薩宮殿中子亦將疑曰佛說  
經處所不在竺國則在天宮何以降跡于南方之補陀耶楞伽中  
佛告大慧善逝涅槃後未來世當有持于我法者南天竺國中大  
名德比丘厥號為龍樹則又將疑曰龍樹生于象法之末何以佛  
於楞伽會上先為記前耶洵加密教一祖為昆盧遮那如來二祖  
即龍猛菩薩聖位立功難思難義豈止分身百億現影三千而可  
以持分數量比擬測度也哉毛子子晉獲此本于蒼雪法師余見而  
歎曰靈文秘典僅存於後五百歲東夏之人有如一行慧朗者傳  
教金輪用以顯神功而求軌迹其必有取于此乎子晉其善護持

之余敬書其後以竣

題十八祖道始頌

蕩益法師旭公請鄭千里繪西方此土諸祖凡十八人作序頌以  
志皈依也公歿弟子聖可藏弄供奉請余題其後旭公於諸祖數  
止十八每宗各師一人非有軒輊本朝則奉雲棲紫柏憨山三老  
繼諸祖後嗟夫師子報響野子雷鳴臨濟一宗偕背林立而位置  
三老於門屏之外旭公於此中鄭重頂禮疎別僭偽辰雪當門孤  
危猶拄斯所謂田光貫高之用心歟余頃者刊定憨大師全集撰  
書溪內身記及紫柏密藏遺集序不惜以短兵匹馬橫身四戟之

地惜乎也公久逝不得見其危身竦坐展紙疾讀拊几而流涕也



山人自言嗜書之癖老而不衰聞士夫家有祕本輕  
借鈔其副市肆逢善本不惜典衣而購苟訪求未遂  
夢寐形之其好而能聚聚而能讀者歟每獲一編披  
攬之下人文品誼揄揚指摘以及槧板傳寫藏弄姓  
名題於其前或跋於後散見說部中者盡錄入載籍  
分上下卷近檢帶經全集漁洋蠶尾又有跋文五卷  
除字畫題跋并書後外略加類叙爲書籍跋尾二卷  
合之載籍上下可補焦氏經籍志之遺至其文之短  
篇尺幅味外酸醎彷彿坡公小品有目共賞奚用贅

爲堅識

漁洋書籍跋尾目錄

卷上

獨孤常州集

及

陳子昂集

字伯玉

權文公集

德輿

歐陽四門集

詹

呂衡州集

溫

沈下賢集

亞之

孫可之皮襲美集

樵日休

徐公文集

鉉

杼山集

釋皎然

白蓮集

僧齊己

武夷集

楊億

林逋詩集

和靖

河東集

柳開

河南集

尹洙

武溪集

余靖

趙清獻集

朴

李泰伯集

觀

清江三孔集

文仲武仲

施注蘇詩

宿賦

陳后山集

師道

唐眉山集

庚

道鄉集

鄒浩

永嘉二劉集

安上安節

徐節孝集

積

歸愚集

葛立方

雪溪集

王銍

竹友集

謝邁

陵陽集

韓駒

青山集

郭祥正

西塘集

鄭俠

葉石林建康集

夢得

子湖集

張孝祥

玫瑰集

樓鑰

晁子西嵩山集

公翹

白石道人集

姜夔

王楮集

岳珂

盤洲集

洪适

臞翁詩集

敖陶孫

翠微南征錄

華岳

癖齋小集

杜旃

劉後村集

克莊

黃四如集

淵

王厚齋集

應麟

鐔津集

僧契嵩

牟氏陵陽集

熾

吾汶集

王炎午

句章集

任士林

所安集

陳泰

吳禮部集

師道

太虛集

何中



石田集

馬祖常

傅汝礪集

若金

余忠宣集

闕

梧溪集

王逢

蛻菴集

張翥

鹿皮子集

陳樵

句曲外史集

張雨

始豐彙

徐一夔

東海生集

蒲源

野古集

龔詡

都立敬楊君謙雜著

穆吉

童子鳴集

珮

卷下

詩總聞

未備五經注疏

郝世家

兩漢紀

兩漢刊誤補遺

唐鑑

合刻馬令陸游南唐書

五代史闕文

吳越備史

太平治迹統類

東都事略

隆平集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宋史記凡例

革書

唐百家詩全本

聲畫集

西崑集

江西詩派圖錄

谷音

宋高僧詩

史邦卿詞

笠澤叢書

白孔六帖

文苑英華辨證

山谷精華錄

宋名臣奏議

中州名賢文表

長短經

撫言足本

唐闕史

文昌雜錄

東觀餘論

揮麈錄

卻掃編

玉堂嘉話

西溪叢語

蘭亭博議

研北雜志

說梏

蹈海錄

元故宮遺錄

禁扁

蕙菴二書

汗簡

集古錄

金薤琳琅

淮海書局

正金

D

漁洋書籍跋尾卷上

新城王士禔阮亭

獨孤常州集

唐獨孤及至之毘陵集二十卷補闕安定梁肅所編肅後序稱門下生蓋其門人也集首有虔州刺史李舟序末有吳郡祝允明跋云是吳文定寬所抄東閣本予按皇甫湜諭業一篇歷評唐人文章稱獨孤之文如危峯絕壁穿倚霄漢長松怪石顛倒谿壑今讀其文殊不盡然大抵序記猶沿唐習碑版敘事稍見

情實仙掌函谷二銘琅邪溪述馬退山茅亭記風后  
入陣圖記是其傑作文粹略已載之權德輿議及謚  
曰立言遣詞有古風格濬波瀾而去流宕得菁華而  
無枝葉其樞衣入室之徒皆足以掌贊書而秉方策  
及之爲文可徵矣卒謚曰憲

及位止牧守而  
得謚亦非常格

陳子昂文集

唐陳子昂文集十卷詩賦二卷雜文八卷與陳氏別  
傳及經籍志合子昂五言詩力變齊梁不須言其表  
序碑記等作沿襲頽波無可觀者第七卷上大周受

命頌表一篇大周受命頌四章曰神鳳曰赤雀慶雲  
眦頌其辭諂誕不經至云乃命有司正皇典恢帝綱  
建大周之統厯革舊唐之遺號在宥天下咸與維新  
賜皇帝姓曰武氏臣聞王者受命必有錫氏軒轅二  
十五子班爲十二姓高陽才子二八命爲十六族故  
聖人起則命厯昌必有錫氏之規云云此與楊雄劇  
秦美新無異殆又過之其下筆時不知世有節義廉  
恥事矣子昂真無忌憚之小人哉詩雖美吾不欲觀  
之矣子昂後死貪令段簡之手殆高祖太宗之靈假



手殛之耳

權文公集

唐權文公德輿集五十卷集賢殿大學士楊嗣復爲序序云別有制集五十卷湖南觀察使楊憑爲序今不在編次之內此集故友潁川劉考功公敞得之梁谿顧孝廉修遠宸辟疆園藏本考功子凡元歎寫以見寄者凡丙辰進士今知河南孟縣

歐陽四門集

唐歐陽詹四門集八卷卷中棧道銘弔九江驛碑材

文最佳其自明誠論有云尹喜自明誠而長生公孫  
弘自明誠而爲卿張子房自明誠而輔劉公孫軼自  
明誠而佐嬴安得此離經畔道狂諄謬悠之論耶韓  
文公與之同時同年獨作原道原性諸篇不愧稱大  
儒矣

呂衡州集

唐衡州刺史呂溫集十卷詩二卷雜文八卷溫於詩  
非所長贊頌等時有奇逸之氣如史所稱凌烟閣功  
臣贊張始興畫像贊及集中三受降城古東周城望

沈下賢集  
恩臺成臯諸碑銘皆有可傳者惟武侯廟記持論頗  
謬同時劉禹錫柳宗元亟稱之溫亦伾文之黨八司  
馬之貶以使吐蕃獨免於禍嘗與竇羣羊謬共傾李  
吉甫而其父渭亦附裴延齡皆非長者蓋其門風如  
此

沈下賢集

唐沈亞之下賢集十二卷昔人謂其工爲情語善竊  
窺之思觀集中秦夢記異夢錄湘中怨詞歌者葉記  
等信矣然頗類傳奇小說姚鉉概不之錄毋亦以其

誕謾不經耶至以滄寇李同捷之誅朝廷與柏耆牽連同貶實以兩河諸將之譖姑謫罰以悅其心耳而晁公武遽以爲亞之狂躁輔耆爲惡愚矣哉吾讀下賢與鄭使君書而悲之

孫可之皮襲美集

余於唐人之文最喜杜牧孫樵二家皮日休文藪陸龜蒙笠澤叢書抑其次焉一日偶讀震澤集其跋樵集後云昌黎海也不可以徒涉涉必用巨筏焉則可之是也又書日休集後云予觀襲美與陸魯望倡和

跌宕怪偉所謂兩雄力相當者及讀文藪多感慨激  
昂文中子碑配饗昌黎請孟子爲學科又幾於知道  
者益歎前輩鑒識之允議論之公固先得我心之所  
同然而余一知半解亦自有與古人暗合者錄其言  
以自信

徐公文集

徐公文集三十卷南唐徐鉉寶臣著宋都官員外郎  
胡克順所撰天禧中表進批答甚優五代時中原喪  
亂文獻放闕惟南唐文物甲於諸邦而鉉錯兄弟與

韓熙載爲之冠冕常侍詩文都雅有唐代承平之風

入宋與湯悅

卽殷崇義

奉詔撰江南錄至金陵亡國之

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歷數爲言諫後主文尤極悱惻讀者悲之老學叢談記常侍入汴市一宅居後見宅主貧甚曰得非市宅虧價而至是耶吾近撰碑文獲潤筆二百千可以相濟其人堅辭亟命左右輦致之其厚德如此集外又有稽神錄若干卷予家亦有寫本

杼山集

西觀察使牒湖州當州皎然禪師集牒得得集賢殿  
御書院牒前件集庫內無本交闕進奉牒使請速寫  
送院訖垂報者牒州寫送使者故牒貞元八年正月  
十日牒都團練副使權判兼侍御史李元使潤州刺  
史兼御史中丞王緯按唐六典集賢殿學士掌刊緝  
古今圖籍凡天下圖書之遺逸賢才之隱滯則承旨  
而徵求焉當時一衲子之集至敕觀察使牒本州寫  
送御書院其於文章之事可謂勤矣後世亦豈易得

哉此集爲吳郡馮舒鈔本詩七卷碑誌書序雜文二卷聯句一卷按張詹卿所編吳興五家集僅四卷篇目略同

### 白蓮集

僧齊己白蓮集十卷風騷旨格一卷有荊南節度副使朝議郎檢校祕書少監試御史賜紫金魚袋孫光憲序嘉靖己丑柳僉跋云元書北宋刻傳世旣久湮滅首卷數字當俟善本補完與皎然貫休三集並傳之



武夷集

宋翰林學士楊億大年武夷新集二十卷景德丁未  
大年在翰林所自編定也詩五卷雜文十五卷閨謝  
在杭寫本大年以西崑體擅名宋初其詩在同時錢  
劉諸公之上攬其全集警策絕少文皆駢體大抵五  
季以來風氣如此而石介作怪說三篇刺之張皇其  
詞亦過矣介最推柳仲塗至擬之周孔尤妄予嘗於  
池北偶談辨之

林逋詩集

和靖詩特工五言如畫巖松鼠靜春棧竹雞深水風  
清晚釣花日重春眠何減昔人所舉草泥行郭索雲  
木叫鉤輶耶若咏梅疎影暗香之句及雪後園心才  
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一聯七言惟此可稱絕唱他  
殊不類何也

河東集

宋如京使柳開仲塗文集十五卷附行狀一卷門人  
張景所編亦名河東先生集其文多拘拙石守道極  
推尊之徂徠集有過魏東郊詩一篇至上擬之堯舜

海山集  
臯夔伊呂下擬之遷固通

文中子

愈又嘗作怪說三

篇以詆楊文公比之狐媚梟鳴噫亦諄矣湘山野錄  
云景字晦之避難遁竄改姓名曰李田所至題曰欲  
識我蹤跡一氣萬物母景作柳集序首云一氣萬物  
之母也故云然

### 河南集

尹師魯爲古文在歐陽子前前乎師魯者又有穆修  
鄭條柳開輩開河東集予從溫陵黃俞邵氏于頃堂  
鈔得藏本穆修參軍集則代州馮秋水方伯順治間

刻於金陵惟鄭條集未之見然二集文皆疎拙而石  
守道徂徠集尊開之學不啻李漢輩之於昌黎此不  
可曉也師魯河南集二十四卷詩一卷餘皆雜文前  
有范希文序蓋北宋人文章之傳於今日猶得見其  
全如此集者僅矣惜寫本多魚豕之謬恨不得別本  
讎對之姑校正其可知者餘則闕疑不敢妄有竄改  
云

武溪集

宋余襄公靖武溪集二十卷成化間邱文莊所得祕

閣本嘉靖中衡陽劉穩重刊之韶郡者有宋尙書屯  
田郎中周源序余過曲江秦令熙祚以此本見遺云  
購之一老儒家秦山西聞喜人其祖爲先太師門生  
有孔李之誼云康熙二十四年孟夏記於韶石舟中

趙清獻集

趙清獻集有劾陳恭公執中嬖妾殺婢二奏反復不  
遺餘力予竊不謂然一日讀范蜀公疏言今陰陽不  
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臺  
省捨大責細暴揚燕私若因此爲進退是因一婢逐

一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也不覺歎服如蜀公者  
眞可以爲宰相矣元祐之初獨高臥不起其風概又  
出元祐諸賢之上

李泰伯集

李泰伯觀文章皆談經濟其本領尤在周禮一書范  
文正公薦之以爲著書立言有孟軻楊雄之風在北  
宋歐蘇曾王間別成一家予嘗病其不能詩長夏借  
讀盱江集絕句乃頗有似義山者如王方平云五百  
餘年別恨多東征重得見青蛾擗麟始擬窮歡樂不

卷一  
奈閒人背癢何璧月云璧月迢迢出暮山素娥心事  
問應難世間最解悲圓缺祇有方諸淚不乾梁帝云  
凝旒南面總虛名廟祀何曾暫割牲但學禪心能忍  
辱莫羞侯景陷臺城送僧遊廬山云行非爲客住非  
家此去廬山況不遐要見南朝舊人物池中惟有白  
蓮花憶錢塘云當年乘醉舉歸帆隱隱前山日半銜  
好是滿江涵返照水仙齊著淡紅衫皆有風致此集  
乃正德乙亥南城令孫甫刊本有祖無擇及泰伯自  
序最爲完善予家藏本差不及

清江三孔集

江西巡撫宋牧仲寄三孔文集宋中書舍人文仲經父禮部侍郎武仲常父金部郎中平仲毅父也經父以范蜀公薦對策九千餘言力排安石觸其怒罷歸常父詆王氏學毅父以不行新法爲董必所劾安置英州皆元祐君子也史稱文仲集五十卷武仲集百卷平仲有續世說珣璜新論諸書今三孔集通僅五卷周益公序云慶元四年太守濡須王蓮訪遺文刻之存一二於千百則三公之文在南渡之初已多散



佚今所傳五卷又非慶元之舊矣三公以氣節重當世不甚工詩經父制科策首嚴王霸義利之辨剴切似劉蕡其論李訓義不顧難忠不避死而惜其情銳而器狹志大而謀淺足破羣瞽拍肩之論常父論唐憲宗相皇甫鏘逐裴度蓋爲安石惠卿輩而發蝗說謂新法之害鼠說謂熙豐用事之人雞說謂王呂之不終魯雞以喻安石蜀雞以喻惠卿也毅父文僅表啟無可觀蓋佳處不傳多矣惜哉

施注蘇詩

宋施宿字武子湖州長城人

即今長興縣

紹興間爲左司

諫又爲淮東倉曹言路與有嫌欲劾之無以爲罪宿嘗以其父所注坡詩鋟板倉司因撫此事坐以贓私右見西吳里語按坡在湖爲小人所譖興詩案之獄至高宗朝正蘇黃詩文大顯之日而小人猶能爲祟如此又在湖州尤奇收仲中丞近刻此注於吳下因錄緣起於後以備遺事云

施宿武子又嘗參諸家本訂以石鼓籀文刻於淮東倉司辨正詳備見宋章樵石鼓文釋吹景集引之以

爲興衍奇博可與鄭漁仲爭衡亦一博雅好古君子也

陳后山集

陳無已平生皈向蘇公而學詩於黃太史然其論坡詩謂如教坊雷大使舞又有詩云人言我語勝黃語扶豎夜燎齊朝光其自負不在二公之下然予反復其詩終落鈍根視蘇黃果位遠矣任淵云無已詩如曹洞禪不犯正位切忌死語恐未能然後數年乃得宋刻正天社任淵注本也按天社新津山名淵新津

人此集乃弘治十二年南陽王文莊公鴻儒所刻有  
王雲及任淵二序

唐眉山集

宋唐庚眉山集二十四卷詩賦十卷雜文十二卷三  
國雜事二卷紹興二十一年朝奉郎鄭康佐刊於惠  
州有鄭總呂榮義及庚弟庚子文若序徐勣興公鈔  
自何元子家庚自記云詩最難事吾於他文不至蹇  
澀惟作詩甚苦悲吟累日始能成篇史言其名治察  
言諸論爲時所稱予錄其古今詩爲二卷文賦二十

二首爲一卷雜事上下爲一卷都爲四卷庚生三蘇之鄉又前後與東坡貶惠州而集中無一字及之蓋庚起家爲張商英所薦其貶惠州亦以商英連染視韓子蒼異趣矣宜其不爲眉山之徒歟

道鄉集

鄒忠公浩道鄉集四十卷其子柄栩所編有李忠定公序邵文莊後序正德七年壬申重刊本也道鄉立朝大節在諫立劉后論章惇二事其立后疏古今仰之如泰山北斗至劾章惇三疏其二云元祐之朋黨

方絕後來之朋黨又熾其二云惇在元祐初詆斥先帝保甲之法以爲非是其言甚力自陛下躬攬以來凡語及先帝者概從竄逐惟惇久置不問云云則是黨猶不分且躋惇於元祐諸君之列其言詩矣無怪蔡京立黨人碑而惇幸竄名其末也

永嘉二劉集

宋永嘉二劉文集九卷留元剛序安上字元禮安節字元承皆伊川弟子皆官御史安上廷劾蔡京安節追餞鄒浩葉水心題二劉集謂爲俊豪先覺之士者

也集中多經義大抵如訓詁不脫兔園冊子習氣蓋當時科舉之文如此其與詩賦訂餽之陋如以五十步笑百步也

徐節孝集

節孝先生集三十卷附錄二卷淳祐間淮南轉運判官王夬序邱洸馬象隨季貞重刻其文率拙而碎殊不成章詩尤多笑柄坡公志林謂如玉川子蓋微辭也惟江端禮子和所錄問答語一卷多可觀然仲車獨行其人在仕隱間不必以詩文重也

歸愚集

葛侍郎常父諡文康勝仲之子諡文定邨之父也按國史經籍志有歸愚集二十卷此佚其半矣文定公南渡賢相史稱有文集二百卷詞業五十卷不知傳於世否當訪之康熙壬申清明後三日前二日經筵侍講 文華殿

雪溪集

宋王銍性之雪溪集五卷詩不能佳獨曉發石牛一絕云恩恩車馬出清晨日淡風微已仲春松竹陰中



山未盡梅花林外有行人寫景頗工性之別有默記  
若干卷今傳於世明清仲言之父也

竹友集

宋謝邁幼槃竹友集十卷詩七卷雜文三卷有苗昌  
言呂本中二跋謝方伯在杭手鈔本也邁臨川人逸  
之弟江西詩派二十五人之一呂居仁稱其詩似宣  
城未爲篤論然亦清逸可喜而涪翁沉雄豪健之氣  
則去之遠矣顏魯公祠堂十八學士圖諸長句頗工  
近體如尋山紅葉半旬雨過我黃花三徑秋掇莎蕉

葉展新綠從東榴花開晚紅瘦藤挂下萬峯頂野鶴  
來歸千歲集皆佳句又絕句靡靡江離只喚愁眼中  
何物可忘憂棟花淨盡綠陰滿纔見一枝安石榴甚  
有風致非蘇黃門庭中人不能道也顧安得無逸谿  
堂集及徐師川洪龜父諸人遺集一縱讀之耶

陵陽集

韓子蒼詩爲諸家詩話所取者如汴水日馳三百里  
落日同騎款段遊二首最佳頃借陵陽集急披讀之  
燭跋卷亦盡佳處乃無過此或曰子蒼不樂居江西

宗派中云我自學古人未必然也涪翁正法眼藏渠  
易夢見

青山集

郭祥正青山集閩謝氏寫本六卷古詩二卷近體詩  
四卷七言歌行僅二篇或有闕文也祥正多與王安  
石倡和之作而集中不及蘇黃一字李端叔晚居姑  
孰與祥正有隙至爲詩相排詆最力蓋各有所主也  
方安石當國祥正上言請以天下計專聽相公區畫  
罷一切異議者其人可知已

西塘集

一拂先生少隨父游宦金陵讀書清涼山寺深爲王  
介甫所器鄱陽楊驥來學於介甫介甫命從先生學  
及調光州司法參軍讞疑獄四五事介甫在政府皆  
如所請任滿入京介甫勉令試法不應又令子雱堦  
黎東美諭意將辟爲修經局檢討皆力辭且曰丞相  
一旦當軸發言持論無非以官爵爲先所以待天下  
士亦淺矣果欲援俠而成就之取其所獻利民便物  
之事行其二三使進而無愧不亦善乎介甫爲先生

第一知己至於義利之辨不稍詭隨如此若先生乃可以報知己矣

葉石林建康集

葉石林晁氏之甥學有師承筆力雄邁猶有東京盛時風氣非南渡諸人所及按經籍志石林集百卷今所傳止建康集八卷餘率湮沒幸避暑錄話燕語放言玉礪等書猶存說部中豈一人之身其著書傳不傳亦各有數耶石林之學尤邃於春秋觀集中答王從一教授二書可見

于湖集

宋張孝祥于湖集僅四卷門人謝堯仁弟華文閣直  
學士孝伯序之于湖紹興甲戌狀元高宗謂爲謫仙  
人天性倜儻勇於爲義真西山曰于湖生平雖跌宕  
至於大綱大義處直是不放過每作爲詩文輒問門  
人視東坡何如而堯仁謂其水車詩活脫是東坡然  
較蘇氏畫佛入滅次韻水官韓幹畫馬等數篇尙有  
一二分劣又謂以先生筆勢讀書不十年吞東坡有  
餘矣觀集中詩亦是學步江西尙未到后山境界遽

欲上擬坡公妄矣在南渡之初亦下放翁遠甚

攻媿集

宋樓宣獻公鑰攻媿集八十五卷溫陵黃氏寫本詩  
僅九卷雜文七十六卷諸體中題跋最勝宋集多叢  
冗此集如表狀書啟之類刪去半部亦可宣獻與楊  
誠齋范石湖陸放翁同時詩亦石湖伯仲歌行學蘇  
黃氣或不適格詩苦鈍然不爲楊范佻巧取媚七字  
如行盡杉松三十里看來樓閣幾由旬一百五日麥  
秋冷二十四番花信風水真綠淨不可唾魚若空行

無所依雖宋調亦佳句也

晁子西高山集

宋刻晁公遯子西高山集五十四卷公遯公武子止  
弟也古賦一卷神女廟賦最奇麗詩在叔用无咎之  
下間有警策如人生漢南樹風物劍西州一年風物  
倉庚報萬里鄉心杜宇知萬里艱難炊劍首十年流  
落夢刀頭又秋江水清不勝綠還與漢江顏色同望  
中白鳥忽飛去落日丹楓相映紅秋江折得寒香日暮  
歸銅餅添水養橫枝書窗一夜月初滿卻是小溪清



淺時

詠瓶中梅花

征衣消盡洛陽塵  
泣向東風拭淚痕不

及青春歸有信一年一到樂游園

感事

不見罌罍闕於

今已十春素衣不忍棄爲有洛陽塵

有感

皆佳集中多

與師伯渾倡和之作師渾蜀人見陸務觀集

### 白石道人集

宋姜夔堯章白石集予鈔之近百首蓋能參活句者  
白石詞家大宗其於詩亦能深造自得自序同時詩  
人以溫潤推范石湖痛快推楊誠齋高古推蕭千巖  
俊逸推陸放翁白石遊於諸公閒故其言如此其詩

初學黃太史正以不勝梁江西派爲佳

玉楮集

安邱張

貞

杞園以明經需次翰林孔目博雅好古工

篆刻喜交遊青州名士也以寫本宋岳珂肅之玉楮  
集相寄集八卷有嘉熙庚子自序肅之鄂忠武王孫  
霖子官戶部侍郎著書甚多如金陀粹編程史愧鄒  
錄皆傳於世又有東陲事略未及見此集乃衡府高  
唐王鈔本流傳絕少高唐王諱某號岱翁工篆隸癖  
嗜古書寫錄多祕本鼎革後散落市肆紙墨精好裝

潢工綴康熙乙巳予歸自揚州一日至青州與杞園  
觀書市中得劉貢父春秋權衡意林二書亦高唐府  
中物杞園云曾見岱翁家書入樂鏡一篇消整茂密  
亦希有也

盤洲集

洪文惠适盤洲集十三卷有詩無文按經籍志集八  
十卷此非其全也文惠與弟文安遵文敏邁同登館  
閣文名滿天下號稱三洪此集十卷以下皆挽歌樂  
章詩餘無足錄八卷九卷皆雜詠盤洲山水草木擬

李衛公平泉諸詠史稱其家居十六年兄弟鼎立以著述吟詠自樂可想見其盛也其父忠宣公松漠紀聞及景伯隸釋景巖泉志景廬容齋五筆夷堅志唐人萬首絕句今皆傳於世

臞翁詩集

臞翁詩集一卷宋長樂敖陶孫器之所著器之非江西詩派中人而詩深得江西之體其評詩最精當自云此評手書兩紙一貽莆陽劉潛夫一貽同舍朱仁叔其自貴重如此韓平原當國時題詩臨安酒家壁

弔趙忠定公云九原若遇韓忠獻休說渠家末代孫  
幾罹於禍亦奇男子也

翠微南征錄

宋華岳集十一卷名翠微南征錄第一卷開禧元年  
上皇帝書請誅韓侂胄蘇師旦語最伉直餘詩十卷  
率麓豪使氣上侂胄詩云一廟英靈儼如在漫於宗  
社作穿窬及誅侂胄議函首請和又有詩云反漢須  
知爲晁錯成秦恐不在於期皆不肯附和浮議蓋陳  
東一流人也然曹瞞不殺禰衡而黃祖殺之侂胄不

殺岳而史彌遠殺之彌遠又出侂冑下矣如岳詩不以工拙論可也吳興掌故云翠微集華廉字仲清著不知何據

癖齋小集

康熙己巳庚午間在京師每從朱錫鬯黃俞邵借書得宋元人詩集數十家就中以長沙陳泰志同爲冠因抄其所安遺稿一卷以周弼伯弼汝陽稟臨江鄧林性之皇芩曲金華杜旃仲高癖齋小集附之數子者名不甚著而其詩實足名家按吳正傳跋杜端父

墨蹟云杜汝霖仁翁學於胡安定爲李公擇所稱其  
孫陵陵五子頌伯高旃仲高旃叔高旌季高旌幼高  
伯高登呂成公之門同時陸務觀陳君舉葉正則陳  
同甫咸稱其文淳熙開禧中兩以制科薦有橋齋橐  
仲高占湖漕舉首與吳獵楊長孺善著杜詩發微癖  
齋橐叔高嘗問道考亭與辛幼安諸公游端平中以  
布衣召入祕閣校讎季幼亦相上下幼有粹裘集葉  
正則爲序人稱金華五高伯高爲最旃子去輕此帖  
乃去輕半筆宋末士競舉子習而杜氏一門子孫獨

尙古文章今里中殘碑斷碣可見者悉有家法下至字畫亦異此紙深得山谷老人筆意要非不習而能也

劉後村集

劉克莊後村大全集六十卷自四十六卷以後皆詩話詩餘有晉安謝氏家藏圖書印謝在杭鈔本也首有林希逸二序後村在宋末號文章大家其詩予別有論說此集中題跋詩話最佳詩話新集多摭中晚唐人詩無所取裁可刪也後村論揚雄劇秦美新及



作元后誅言天之所廢人不敢支厯世運移屬在新  
聖云云蔡邕代作羣臣上表言卓黜廢頑凶援立聖  
哲云云又論阮籍跌宕棄禮法晚爲勸進表志行掃  
地皆詞嚴義正然其賀賈相啟略云像畫雲臺令漢  
家九鼎之重手扶日轂措天下泰山之安昔茂弘歎  
邱墟百年孔明欲宮府一體彼徒懷乎此志公克踐  
於斯言賀賈太師復相云孤忠貫日雙手擎天聞勇  
退則眉攢杜陵老之愁覩登庸則心動石徂徠之喜  
再賀平章云屏羣陰於散地聚眾芳於本朝無官可

酬爰峻久虛之位有謀則就所謂不召之臣右諛詞  
諂語連章累牘豈真以似道爲伊周武鄉之比哉抑  
蹈雄邕之覆轍而不自覺耶按後村作此時年已八  
十惜哉

後村云張易之昌宗目不識字手不知書謝表及和  
御製皆依附者爲之所進三教珠英乃崔融張說輩  
爲之而易之竊名爲首

見詩話

予適觀李日華紫桃軒

雜綴云張昌宗粉面膏唇以媚女主其人疑優伶不  
齒然亦擅文翰之譽著三教珠英一千三百餘卷恐

亦未可以人廢也是以編著果出昌宗手矣何不考之甚耶亦愚矣

坡公之有斜川人豔稱之谷之甥徐師川洪駒父輩皆著名而不知其後人之盛後村云思陵尤重谷詞翰擢其甥至執政至茂陵而其後益蕃子邁子畊皆顯融伯庸尤貴重克昌者最後出爲名公所稱示予甲橐丙橐春風雜詠過秦詩字其名曰紹谷集曰後谷甲橐已有鼻祖熙豐氣骨丙橐而後則漸入元祐建中境界使加以年駸駸黔宜晚筆矣坡谷後人南

渡以後皆昌大又能以文章世其家豈非天哉

黃四如集

宋末文弊莆有黃四如仲元著文獨學擅弓公穀可謂豪傑之士其文多聲牙詰曲不諧於俗惜往往雜語錄腐習不加淘汰故不能追樵蛻於三百年之上亦可惜也

王厚齋集

門人陳庶常

汝咸

遺其鄉前輩王厚齋應麟文集寫

本僅五卷明鄭真千之所輯厚齋宋末大儒常言今

之習舉業者苟沽名譽得則一切委棄於典章制度  
漫不加省非國家所望於通儒乃假館閣書盡讀之  
所著深甯居士集一百卷玉海二百卷通鑑地理考  
一百卷困學紀聞小學紺珠六經天文編詩考等又  
六百九十餘卷著述之富冠絕古今其集顧寥寥如  
此何也

鐔津集

鐔津集十五卷宋僧契嵩著嵩作非韓三十篇在集  
中其詩多秀句如習忍如幽草觀身類片雲桑柘雨

中緣人烟關外疎天岸日將出田家雞更曉好山沿  
岸去驟雨落花來雲迷飛鳥道雨出古龍湫明月出  
已滿白雲歸未多皆工夢梁錄云姓李字仲靈嘉祐  
中進輔教編賜號明教禪師林間錄嵩明教初至開  
先主者命掌書記笑云我豈爲汝一杯薑杏湯耶乃  
去之西湖坡公所云契嵩禪師多嗔人未嘗見其笑  
者是也

牟氏陵陽集

陵陽集二十四卷元初牟巖獻之著詩有盛宋時坡

谷門風題跋亦如之雜文皆典實詳雅其九日詩序云陶公再爲建威參軍劉裕幕府也忽棄去爲彭澤令未幾又棄去裕是時已有異志劉穆之甯死不與九錫王弼自江北來首以此議諷朝廷裕遂移晉祚而弼爲吏部尙書爲江州刺史遂被心腹之寄旣來江州柴桑近在境內於陶公時惓惓焉豈非內懷前愧欲附高人勝士以自渝被耶陶公未易致則使人中路具酒食候其出醉而要之庶幾一見斯已甚迫則亦可以見我胸懷本趣固有在豈端爲一王弼哉

適乘籃輿足以自返其視華軒爲何物而卯欲以此榮其歸此又可一笑也云云此論前人所未發特錄之詩五言亦佳不具錄獻之蜀陵陽人清惠公存齋子寓吳興所遊與好者如劉會孟戴帥初仇仁近周公謹趙子昂兄弟皆一時名勝可以知其人已

吾汶橐

吾汶橐九卷安福王炎午鼎翁著炎午以生祭文亟相得名然他文乃似里社中慶弔卷軸之語晚以書干姚參政貫學士自比於爨下之焦尾若惟恐其不



已知者誌父之墓又必於當世顯者是求此數端皆所未喻集中惟張尉舊祠堂記頗佳不減羅鄂州社壇記存此一篇足矣

句章集

元任士林句章集十卷萬厯中鄞人孫能傳所鈔館閣藏本至正四年浙江行中書省舊刻也卷首有趙松雪撰誌銘王厚齋序士林字叔實與戴表元帥初齊名所作謝翱吳思齊二傳最佳程篁墩宋逸民錄載之他文或未稱是

所安集

所安遺集一卷元長沙進士陳泰志同著歌行馳騁  
筆力有太白之風在元人諸名家中當居道園之下  
諸公之上而名不甚著豈名位卑耶集中附載文信  
公青原詩云空亭橫蝓螻斷碣偃龍蛇活水參禪筍  
眞香透佛茶晚鐘何處雨春水滿城花夜飲燈前客  
江西七祖家此詩甚工

吳禮部集

元吳師道禮部集二十卷詩九卷雜文十一卷師道

金華蘭谿人偕許白雲講明金仁山之學而與黃晉卿潛柳道傳貫爲友故其學問文章遠有統緒時稱其爲文清勁善持論友人朱簡討竹垞常稱之此本乃崑山徐少宰果亭秉義寫以見貽者吳至治辛酉進士仕止國子博士致仕加禮部郎中故集稱禮部云

太虛集

元臨川何中太虛集吳草廬序吳與何中表兄弟也中善五言詩如聊隨碧溪轉忽與白鷗逢小雨十數

點淡烟三四峯落葉半藏路清風時滿溪寒沙梅影  
路微雪酒香村湖雪殘波岸船燈獨夜人西風一夜  
雨丹桂滿林花皆有唐風中自序有易類象三卷書  
傳補遺十卷通鑑綱目測海三卷通書問一卷吳才  
老叶韻一卷六書綱領一卷補六書故三十二卷薊  
邱述遊錄一卷稽頤錄十卷知非堂稟十七卷外稟  
十六卷今詩止十六卷耳

石田集

九馬祖常伯庸石田文集十五卷至元五年江北淮

東道肅政廉訪司奉旨刊行弘治中都御史熊翀重  
刊本翀與祖常皆光州人也元代文章極盛色目人  
著名者尤多如祖常及趙世延李光魯翀康里巎巎  
辛文房薩都刺輩皆是也伯庸文五卷向僅從劉欽  
謨中州文表見之未睹其全且有文而無詩康熙己  
巳冬杪於竹垞太史寓齋得觀此本留旬日而歸之  
集首有肅政廉訪司牒趙郡蘇天爵太原王守誠閩  
陳旅三序

傅汝礪集

元傅若金汝礪詩集八卷有范德機揭曼碩序洪武壬戌刊本歌行頗得子美一鱗片甲七律亦有格調視南宋俚俗之體相去遠甚時借竹垞太史鈔本宋元人集十數種如行黃茆白葦間忽逢嘉樹美箭爲之眼明汝礪妻孫淑字蕙蘭亦工詩見陶南村輟耕錄集中湘臯煙草綠紛紛淚灑東風憶細君其悼亡之作也

余忠宣集

元余忠宣公青陽集五卷廬守張君某新刻本己卯

七月門人合肥王裏所貽讀其序記諸篇立說一本  
經術皆醇儒之言而忠義之氣往往鬱勃憤發於行  
墨之間公之大節與日月爭光夫豈襲而取之者耶  
若華州大甯宮記予謂不減羅鄂州世必有知言者

梧溪集

元席帽山人王逢梧溪集七卷壬申歲門人楊庶常  
名時所貽江陰老儒周榮起研農氏手錄本也書學

鍾太傅稍雜八分終卷如一研農壽八十有七乃卒  
今歿才五六年耳其子長源字鄴侯予在廣陵來從

游甚久二女禧祐皆工畫禧名尤噪一時號江上女  
子予家有所畫惜花春早起詩意美人一幀又嘗屬  
江陰令陸次雲訪其所畫楚辭九章九歌聞陸已購  
得之付裝潢迄未見報云

梧溪集七卷乃景泰七年丙子南康府知府陳敏政  
重刻陳刻後序述原吉家世甚詳原吉有子掖洪武  
初任通事司令轉翰林博士兼文華殿經筵事卒官  
掖子祿嘗以才德薦至京師未官而卒子輅宣德中  
以秀才舉授南康府照磨未幾卒二子曰顏曰孟不



能歸遂僑居星子之東澗祖母黃母徐躬紡織以教  
二子俱有成云集首有至正閒周伯琦汪澤民二序  
序言原吉初學詩於延陵陳虞卿虞卿與柯敬仲俱  
事虞邵庵得其傳與有元盛時楊范諸公齊驅惜未  
著其名俟再考之虞卿官東流尹亦序云

蛻菴集

元張翥蛻菴集四卷衡山釋大杓北山編集洪武三  
年錫山郎成鈔本成不知何許人書法妍妙逼真佛  
遺教經亦古物之可寶惜者蛻菴元末大家古今詩

皆有法度蒼辣不及虞道園而情致殊勝無論子昂伯庸輩卽范德機揭曼碩未知伯仲何如耳

鹿皮子集

近日金華刻元陳樵鹿皮子集郡人盧聯所編刻於明正德戊寅今邵陽縣丞曾檣肇勳重刻於婺郡凡古賦十五首爲一卷詩三卷卷首載宋文憲公所撰墓銘董有序頗佳又云原刻有慈谿周旋序佚去不載甲申董自秦中以卓異入京 陛見來謁以是書爲贅惜未暇晤其人

句曲外史集

句曲外史雜詩一卷元張雨伯雨著詩多拘體予最

喜其絕句如凌波仙子塵生鞦韆空谷佳人玉鍊容不

奈天寒風露早日高猶傍錦熏籠

三香圖題句

弁山南下

幽人宅萬箇長松水一瓢月到三層樓上夢鯉魚風

起鴛春潮

萬壑松濤

雞犬茅茨接暝烟平林如薺遠連天

急披奇句無人賞已近飛鴻滅沒邊

黃子久畫卷

頗有坡

谷遺風自題云乙酉歲自春徂夏霖雨時多日處幽

篁中未有裹飯過于桑者閑弄筆研寫詩盈冊以自

料理耳詩凡五十五首子英過之持去勿示不知我者雨告

始豐稿

予於慈仁寺市得徐一夔大章始豐稿文十四卷無詩陳繼儒嘗稱大章宋行宮考吳越國考研檢精確予觀集中如歐史十國年譜備證錢塘鐵箭辨等篇皆極精核不獨二考也

東海生集

此集四卷梁溪浦源著康熙癸酉冬張夏秋紹所寫

寄也予與秋紹未相識然聞其以理學鳴東南數十年矣聞予訪長源集不靳藏本三千里鈔錄見寄予深愧之題數語以識緣起知古道猶在人間也甲戌三月三日侍 經筵於 文華殿歸邸書此

野古集

右野古集如干卷龔詡大章所著詡崑山人所謂金川門卒者也先生既變姓名遁歸其後周文襄忱欲薦之力辭曰吾仕未傷於義恐負當日城門一慟耳以成化己丑卒年八十八歲靖難忠臣被禍最烈卽

或不死亦流離困阨終其身如先生晚節優游田里以壽終者一人而已

都立敬楊君謙雜著

尤翰林悔菴寄都穆立敬南濠文跋寫本凡六卷其後二卷卽金薤琳琅諸碑跋也又楊循吉君謙雜著寫本若干卷文曰燈窗末藝曰攢眉集詩曰齋中拙詠曰都下贈僧詩曰菊花百詠別有所謂金山雜志山在吳縣西三十里廬陽客記者客記最簡古有史裁其自序云廬守馬汝礪以舊約來迓遂赴之由夏涉秋始歸

於廬之風土頗能記憶暇日因載之筆札命曰廬陽客記馬君名金蜀西充人予同年進士博敏好文惟著書則鮮合云按馬嘗刻汪藻浮溪文粹於廬者亦文雅非俗吏予曾記其前生事於皇華紀聞君謙又嘗修吾鄉章邱縣志稱善本南濠題跋極稱安福顏德侔陝州志得古人序事之體登封令李君新志去取甚嚴序述有法二誌予所未睹併記之以待訪

童子鳴集

余觀南宋錢塘人陳思所撰寶刻叢編歎書賈中乃

有嗜古雅尙如斯人者因憶隆萬間龍游童珮子鳴  
亦以賈書有詩名公卿閒與太原王百穀善會兵部  
主事楊昶與子鳴爲鄉人屬訪其遺稿得此集蓋吳  
郡黃河水清父所定梁谿談氏刻凡六卷康熙三十  
一年夏五記



漁洋書籍跋尾卷上

嘯園藏板

漁洋書籍跋尾卷下

新城王士禎阮亭

詩總聞

同年梁溪秦宮諭留仙

松齡

以寫本詩總聞相寄宋

人汶陽王質撰其例曰聞南聞風聞雅聞頌又聞音  
聞訓聞跡聞事聞物聞用聞章聞句聞字而終以總  
聞其書援據亦博而好與毛鄭異亦絕與朱子不合  
如衛詩柏舟燕燕鷄之奔奔二子乘舟鄭詩狡童將  
仲子有女同車青青子衿之類甚多如云鄭忽言行

蓋多近賢不可以成敗論人所謂狡童非忽也又云  
文姜鄭忽所辭者也以爲賢而不娶識者更詳之此  
言最允然於齊詩南山猗嗟諸篇皆無異詞後有宋  
人跋云右雪山王先生詩說二十卷其家櫝藏且五  
十年未有發揮之者臨川貳車國正韓公攝守是邦  
念前輩著述不可湮沒乃從其孫宗旦求此書鉅梓  
以傳命工經始而日強分符來此公餘取讀之其刪  
詩序實與文公朱先生合至以意逆志自成一家真  
能寤寐詩人之意於千載之上斯可謂之窮經矣淳

祐癸卯季冬上澣吳興陳日強書此跋謂與晦翁合亦非也

未備五經注疏

近日士君子留心經學者頗有其人宋元諸儒撰述亦漸出餘姚黃梨洲

宗義

晉江黃俞邵

虞稷

聞見尤

富此未備五經注疏一卷乃鈔自朱竹垞太史者太史手鈔經學書多至百種此蓋較西亭王孫授經圖所載而未備者然亦可謂博矣竹垞又著經義存亡考若干卷聞已成書惜未之見

邾世家

邾世家一卷雜采春秋及三傳國語爲之年表一卷起己未周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元年終癸西周元王八年魯哀公二十七年凡二百五十五年會盟戰伐之蹟具焉其自序以爲以邾繫魯以魯繫周以周繫天元末朱右作也右字伯賢臨海人洪武初預修元史官至晉府長史有白雲集

兩漢紀

古書固有晦於前而顯於後者聞見後錄云神宗惡

范曄之名欲更修後漢書求東觀漢紀久之不得後  
高麗以其本付醫官某來上神宗已厭代矣元祐中  
高麗使人言狀訪於書省無知者醫已死於其家得  
之藏於中祕予嘗寫本於呂汲公家亦棄之兵火中  
矣又予官長安時或云鄠杜民家有江表志英雄傳  
因爲外臺言之委官以取民驚懼遽焚之世無此三  
書矣今苟悅漢紀與袁宏後漢紀嘉靖閒吳郡雕板  
甚精流傳於世當是有神物護持之耳

兩漢刊誤補遺

兩漢刊誤補遺十卷宋河南吳仁傑南英著蓋因劉仲原父叔貢父刊誤而增補釐正之有汴人曾絳淳熙己酉序稱其的當精確如日擊東西都事者周益公遺人書曰吳斗南博物洽聞今之五總龜也

唐鑑

范滄祖禹唐鑑二十四卷呂東萊祖謙注有滄自序及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上太皇太后及哲宗表三通明弼治十年知武進縣鼓城呂鏜刻也此書凡三百六篇據自序及表本十二卷伯恭析爲二十四

卷耳近有石門重刊本某以貽予者

合刻馬令陸游南唐書

唐庚三國雜事云先主父子相繼始終號漢未嘗一日稱蜀陳壽黜其正號徇魏晉之私意廢史家之公法改漢爲蜀猶五代稱李璟爲吳劉崇爲晉今五代史南唐北漢世家未嘗以吳晉名之也蓋宋人之論已以南唐爲吳王恪之後比於昭烈矣歐公五代史世家首南唐而胡恢陸游馬令之書層見疊出豈非有深意存焉乎近興化李映碧清廷尉取馬陸二氏



之撰爲經別作南唐書而雜采江南野史鈞礪立談  
玉壺清話諸書爲緯殊爲有見予嘗謂五代中原之  
君史家所謂正統者皆盜賊僭竊無足比數惟唐莊  
宗雖以沙陀賜姓而能手除篡賊復唐社稷則君子  
引而進之不忍斥也其於南唐亦若是焉已矣以南  
唐爲正統不猶愈於朱溫石敬瑭之流哉

五代史闕文

王元之五代史闕文僅一卷而辨證精嚴足正史官  
之謬如辨司空圖清直大節一段尤萬古公論所繫

非眇小也如敘莊宗三矢告廟一段文字淋漓慷慨足爲武皇父子寫生歐陽五代史伶官傳全用之遂成絕調惟以張全義爲亂世賊臣深合春秋之義而歐陽不取於全義傳略無貶詞蓋卽舊史以成文耳終當以元之爲定論也元之吾鄉鉅野人其小畜集三十卷黃俞邵千頃堂有傳本惜未及借錄

### 吳越備史

吳越備史五卷武勝軍節度掌書記范炯節度巡官林禹撰事止忠懿王俶戊辰年又補遺一卷明兵部

尚書王遴序予著五代詩話頗刺取之

太平治迹統類

太平治迹統類七十三卷宋眉山彭伯川叔融撰略用袁樞通鑑本末例前集四十卷中興後集三十三卷見陳振孫書錄解題趙希弁讀書附志此前集尙有譌闕秣陵焦氏本也

東都事略

王偁東都事略淹貫有良史才與曾子固隆平集頡頏上下然蜀志載偁父禮部侍郎賞著玉臺集東都

事略一百二十卷則此書亦如遷固之史記漢書本  
於談彪耶但未得此書全本不知果百二十卷否  
於父書之外有所增益否  
亦不當沒其父之名掩  
爲已有也俟更考之  
賞眉山人

隆平集

隆平集二十卷曾子固撰紹興十二年淄國趙伯衛  
序云子固爲左史日嘗撰隆平集以進自太祖至於  
英宗凡一百六年爲書二十卷當時號爲審訂頒付  
史館副存於家卷首有大德少陽印楊士奇印梅花

閣書畫印蓋楊文貞公故書也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蜀井  
研李心傳作微撰編首有國史院劄子行下隆州宣  
取高宗繫年要錄指揮孝宗光宗兩朝繫年要錄指  
揮公牒三通心傳自序二通此書於宋南渡後朝章  
國故大綱細目粲然悉備史家之巨擘也

宋史記凡例

汴梁王司空損仲剛正宋史爲宋史記二百五十卷

錢宗伯受之謂大梁之亂損仲圖書盡沒於水吳興  
潘昭度家有宋史鈔本此或卽吳興本也目錄列傳  
刪併塗乙甚多云是湯義仍手筆義仍亦刪宋史則  
此書或王本或湯本皆不可知康熙庚午石門某攜  
以入都秀水朱竹垞太史借鈔其副神物護持不與  
劫灰俱燼殆有天意予僅鈔凡例一卷而識其顛末  
聞吉水劉狀元晉卿亦刪宋史不知西江兵燹後猶  
有存否俟續訪之

革書

西亭王孫陸樗所刻革書紀正統北狩事詳乃天  
順間劉某所述劉與袁彬哈銘同侍英宗於行在者  
塞外無紙書之於革故名革書黃俞邵千頃堂藏書  
有之

唐百家詩全本

王介甫唐詩百家選全本近牧仲開府寄來新刻乃  
常熟毛展所得江陰某氏藏本計百有四人乾道  
己丑蘭皋倪仲傳序略云予自弱冠肄業於香溪之  
門嘗見是書頃有親戚宦南昌得之臨川以歸惜其

道遠難致且字畫漫滅故鏤板以新其傳云余按其  
去取多不可曉者如李杜韓三大家不入選尙自有  
說然沈宋陳子昂張曲江王右丞韋蘇州劉沅盧劉  
文房柳子厚劉夢得孟東野概不入選下及元白溫  
李皮陸諸家不存一字而高岑皇甫冉王建數子每  
人所錄幾贏百篇介甫自序謂欲觀唐詩者觀此足  
矣然乎否耶世謂介甫一生好惡拂人之性此選亦  
然故物自可寶惜然謂爲佳選則未敢謂然請以質  
諸後之善言詩者當知余言不妄



聲畫集

宋淳熙間孫紹遠稽仲纂古今人題畫詩八卷爲聲畫集因念六朝以來題畫詩絕罕見盛唐如李太白輩間一爲之拙劣不工王季友一篇雖小有致不能佳也杜子美始創爲畫松畫馬畫鷹畫山水諸大篇搜奇抉奧筆補造化嗣是蘇黃二公極妍盡態物無遁形虞伯生尤專工於此學古錄中歌行佳者皆題畫之作也入明劉槎軒李西涯沈石田輩以迨空同大復皆擬少陵子美創始之功偉矣如有好事廣而

續之亦佳事也

西崑集

宋楊億錢惟演劉筠西崑酬倡集凡五七言律詩二百四十七首屬和者十五人有楊文公自序和者翰林學士李忠諤戶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李維著作佐郎直史館陳越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劉薦樞密直學士丁謂駕部員外郎直祕閣刁衍太常丞直集賢院任隨樞密直學士張詠恩州刺史錢惟濟職方員外郎祕閣校理監舒州靈仙觀舒雅翰林學士晁迥

左司諫直史館崔遵度右諫議大夫薛映缺秉以上  
止十四人乖厓英雄道院禪寂以及鶴相皆仿此體  
然皆不及三公之神到予觀文忠烈趙清獻二公集  
律詩皆擬崑體甚工而石介作怪說二篇獨苛於文  
公何歟

唐李商隱溫庭筠段成式倡和漢上題襟集號西崑  
三十六體和不解三十六體之義小學紺珠云三人  
皆行十六也

江西詩派圖錄

牧仲中丞寄豫章張吏部

泰來

扶長所撰江西詩派

圖錄人各爲傳其二十五人名氏次第遵王厚齋小學紺珠定本扶長云胡氏茗溪漁隱叢話與山堂肆考有何顗無高荷又列洪朋於徐俯之後豫章志有高荷何顗無何顗呂本中復不在二十五人之中予按劉後村江西詩派序云呂紫微作江西宗派自山谷而下凡二十六人內三人袁顗潘仲達大觀有姓名而無詩詩存者凡二十四家王直方詩絕少無可采云云其次第則首山谷次后山韓子蒼徐師川潘

邪老三洪

龜父駒父玉父

夏均父二謝

無逸

二林子

子仁

晁叔

用汪信民李商老三僧

如璧即饒德操祖可善權

高子勉江子之

李希聲楊信祖呂紫微合山谷爲二十四人王立之

無傳袁顒則與今本作何顒迥異後村厚齋皆宋末

人不知各何據依而異同如此張云梓於厭原山中

者詩派一百三十七卷續派十三卷今其書不可得

而見矣張傳頗詳博而於後村傳無所稱引蓋未覩

後村全集耳張康熙庚戌進士

谷音

谷音二卷皆宋末人詩上卷王澹以下凡十人率任  
俠節義之士下卷詹本以下凡十五人則藏名避世  
之流也番陽布衣瀟湘漁父以下五人不可得其姓  
字要之皆宋之逸民也其詩慷慨激烈古澹蕭寥非  
宋末作者所及是時謝臯羽林霽山輩皆以文章節  
義著於東南而又有此三十人者與之遙爲應和亦  
奇矣此書毛氏汲古閣本與月泉吟社合刻最工叵  
友施愚山備兵湖西又嘗刻之清江蓋杜清碧其郡  
人也適見黃少司馬雪洲集記此書初得之臨淮顧

德光氏後又見江西刻本多帝虎陶陰之憾閒託南都博洽之士是正稍復其真虞部主事吳時冕見而愛之遂刻諸眞州分署以傳知弘正以來此書蓋不一刻矣集中諸人本末各有耿耿不沒者宜有神物在在護持之也黃名瓚字公獻揚之儀徵人

宋高僧詩

宋高僧詩前後二集錢塘陳起編多近體五言予按前集卽六一詩話所謂九僧詩也所稱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希畫句也馬放降來地鷗盤戰後雲字

昭句也今具載集中當永叔時已云其集不傳世多  
不知所謂九僧者而此集更歷六七百年完好如此  
殆不可曉又按周輝清波雜志云昔傳九僧劍南希  
畫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簡長青城惟  
鳳江東宇昭綬眉懷古淮南惠崇名字與今本悉合  
又云九僧詩極不多有景德五年直史館張亢所著  
序引惠崇人遊曲江少草入未央深之句皆不載疑  
爲節本或卽此本是也今亢序亦不載大抵九僧詩  
規撫大厯十子稍窘邊幅若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



青自是佳句而輕薄子有司空曙劉長卿之嘲非篤論也

史邦卿詞

史達祖邦卿南渡後詞家冠冕然考其人乃韓侂胄堂吏耳御史中丞雷孝友彈侂胄疏云蘇師旦既逐之後堂吏史達祖耿棧董如璧三名隨用事言無不從公受賄賂其爲姦利葉紹翁記蘇師旦周均等本末云師旦既逐韓爲平章專倚省吏史邦卿奉行文字擬帖撰旨俱出其手權炙指紳侍從東札至用申

呈有李其姓者嘗與史游於史几上大書曰危哉邦卿侍從申呈未幾致鯨云其人品流又遠在康與之下今人但知其詞之工爾

笠澤叢書

康熙甲子春予在成均從溫陵黃俞邵借笠澤叢書係江西士夫家藏鈔本以甲乙丙丁爲次喜其古雅可寶惜錄而藏之然舛午甚多如乙集中寒泉子一篇脫落竟至十餘行頗取文粹補正又附錄小名錄序一篇夏五月端午後二日僣人顧淵自虞山來得

毛辰斧季書見寄此本蓋宋元符蜀人樊開本而都穆重校刊者二本編次篇目略同惟耒耜經江西本分耒耜數另爲一篇而蜀本甲集有樊序丁集末有王益祥陸德原及玄敬三跋又有續補遺賦四篇皆江西本所無又紀錦裙在丙集迎潮詞在丁集築城詞在補遺中與黃本次第小異耳予舊藏皮襲美文藪舊版本獨恨不得叢書合爲一函今一旦獲雙璧快何如耶因揮汗志之時陪祀方澤齋宿國子監東廂書

白孔六帖

白樂天作六帖本當時科舉之書通典載唐制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微開一行裁紙爲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爲通蓋取中帖之數以名其書故曰六帖

文苑英華辨證

文苑英華辨證十卷宋嘉泰中廬陵鄉貢進士彭叔夏撰一卷曰用事用韻事證二卷曰事誤事疑人名三卷曰人名官爵四卷曰郡縣年月五卷曰年月名

氏六卷曰題目門類脫文七卷曰脫文同異八卷曰離合避諱異域鳥獸草木九卷十卷雜錄援據經史最爲閎博自序云文苑英華一千卷字畫魚魯篇次混淆比他書尤甚曩經孝宗皇帝乙覽付之御前校勘官轉失其真益公既退老邱園命以校讎膚見淺聞竄免謬誤然考訂商推用工爲多散在本文覽者難徧乃薈粹其說以類而分小小異同在所弗錄勒成十卷名曰英華辨證云爾

山谷精華錄

予與李中麓太常爲鄉里後進曾購其藏書目錄累年不可得僅於京師慈仁寺市得小冊西漢文鑑一種朱印宛然後數年聞其書盡捆載歸崑山徐司寇矣康熙戊寅司寇次子章仲爲工部郎中以宋槧本山谷精華錄八卷見貽視其卷首卽中麓印記在焉與文鑑無異此書藏濟南李氏二百年而歸於江南又十餘年而復歸濟南似亦有數焉因感而誌之

宋名臣奏議

宋趙忠定公汝愚撰皇朝名臣奏議數百卷有淳祐

庚戌王孫希濤眉山史季溫二序忠定乞進奏議劄  
子一通時淳熙十三年也溫陵黃氏所藏宋刻本其  
自序略云伏觀建隆以來諸臣莫盛於慶厯元祐之  
際莫弊於熙甯紹聖之時方其盛也朝廷庶事微有  
過差上自公卿大夫下及郡縣小吏皆得盡言極諫  
無所諱忌其論議不已至於舉國之士咸出死力以  
爭之然而聖君賢相卒善遇而優容之故其治效卓  
然士以增氣及其弊也朝廷有大黜陟大政令至無  
一人敢論議者縱或有之其言委曲畏避終無以感

悟人主之意而獻諛者遂以爲內外安靜若無一字  
可言殊不知禍亂之機發於所伏萬幾餘閒幸賜紬  
繹惟觀慶厯元祐諸臣其詞直其計從而見效如此  
熙甯紹聖諸臣其言切其人放逐而致禍如彼則言  
路之通塞國家之治亂可以鑒矣其言可謂深切著  
明蓋進書在孝宗時也及慶元紹熙問何澹劉珪輩  
僞學之說起入黨籍者五十有九人而忠定爲之首  
遂貶永州紹聖之事不幸再見可深歎哉此書載北  
宋名臣讜論欲議略備然如丁謂邢恕李清臣秦檜



之流亦點其閒豈不以人廢言之意歟

中州名賢文表

中州文表三十卷明成化中河南提學吳人劉昌欽  
謨所集元許文正衡姚文公燧馬文貞祖常許文忠  
有壬王文定憚魯文靖翀六家之遺文皆河南產也  
馬與魯色目人一居光州一居南陽遂著籍足徵元  
時之寬大許魯齋馬石田王秋礪三集余皆及見其  
全餘則多賴此書以有傳於後世欽謨名士嘗撰吳  
先賢讚其風流好事概可想已昔曾假此書於黃俞

邵氏未及鈔錄庚辰十二月於慈仁寺市觀此本乃  
兼金購之

長短經

長短經十卷總六十三篇唐梓州郪縣長平山安昌  
嚴草莽臣趙蕤撰其文亦申鑒論衡之流蕤自序云  
大旨在乎甯固根蒂革易時弊興亾治亂具載諸篇  
此書流傳絕少徐健庵過任城得之市中者宋刻也  
按楊天惠彰明逸事云渾江趙蕤任俠有氣善爲縱  
橫學著書號長短經

撫言足本

撫言足本十五卷從朱竹垞翰林借鈔視稗海所刻多什之五唐人說部流傳至今者絕少此書洎封氏聞見記皆祕本可貴重當有好事者共表章之

唐闕史

唐闕史上下二卷三十一則祝京兆家藏本也枝山自跋云得之丈人李太僕太僕得之海虞錢允言氏唐人小說家故自斐然此書與鹽戒錄乃似措大所爲視李肇國史補相去遠矣

文昌雜錄

文昌雜錄單父龐文英著宋人說部之佳者子家有  
寫本文英官禮部郎官丞相穎公之子也后山集有  
贈舅氏龐大夫詩云傳家聲烈三公後貯腹平生萬  
卷餘謂文英也后山爲穎公外孫又有龐謙孺字祐  
甫南渡後客吳興著白蘋集見吳興掌故

東觀餘論

宋雲林子黃伯思長睿東觀餘論上下卷秀水項氏  
校刻大字本彷彿宋槧後附李忠定公撰墓誌銘末

有子訥紹興丁卯後序嘉定中樓攻瑰序訥云紹興初寓居福唐以先人祕閣學士校定杜子美集二十二卷槧本流傳忠定稱其有東觀文集一百卷又序其校定杜工部集云武陽黃長睿父博雅好古尤篤喜工部詩用東坡之說隨年編纂以古律相參先後始末皆有次第然後子美之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粲然可觀自開元全盛之時迄於至德大厯干戈亂離之際詩凡千四百四十餘篇長睿父官洛下與名士大夫游又得逸詩數十篇參於卷中及在祕閣得

御府定本校讎益號精密非世所行者比忠定此序  
作於紹興六年丙辰距長睿之歿十有七年雲林博  
雅擅宋代編校必精今其書不知尙傳否錢牧翁注  
杜詩極駁梁權道魯言黃鶴之徒而獨取樊晃吳若  
本卽無一字及長睿當是未覩其書吳若本目序雜  
引樊晃開運二年官書王介甫宋景文黃魯直陳無  
已晁以道諸家亦無一語及長睿按若序作於紹興  
三年而長睿書刊於紹興六年則未見此書明矣惟  
胡仔所見八本有長睿校定杜工部集記之俟訪於

藏書者

揮麈錄

王仲言揮麈前後四錄著宋賢前言往行最悉又嘗  
疵碧雲鶚江南野錄二書不可信而其書極述曾布  
相業之賢蓋仲言父雪溪名銓乃布孫壻也布與京  
愜輩同列奸臣傳錄之云云又可信哉銓有默記雲  
溪集各若干卷亦名士

卻掃編

宋代官制最淆亂難稽徐度卻掃編三卷專詳累朝

官制沿革同異之故往往與王明清揮塵四錄足相  
參考有用之書也度爲宰相處仁子處仁靖康初拜  
中書侍郎不附京貫其在東京之末亦鐵中錚錚者  
歟

玉堂嘉話

此書頗多舛謬如錢文僖跋鍾繇議事表尙父云云  
惲云尙父謂忠懿王鏐忠懿乃俶謚李北海毒熱帖  
後題觀者黃山谷以下六十九人並列張浮休張舜  
民不知浮休卽舜民也又云柘枝舞本柘拔舞金人



以名不佳改之按樂府雜錄健舞曲有柘枝輓舞曲有屈柘樂苑羽調有柘枝曲商調有屈柘枝又雜見教坊記諸書唐沈亞之賦云柘枝信其多妍薛能有柘枝詩溫岐有屈柘詞柘枝自唐世已盛傳烏得云金人改名耶又云宋高宗善書擇諸王命史彌遠教之孝宗其一也彌遠甯宗時人安得云教孝宗凡此皆紕謬之甚者不可以不正

西溪叢語

右西溪叢語宋姚寬撰鵝鳴館舊刻康熙壬申秋七

月望日得之慈仁寺市上下卷各闕二紙乃取汲古閣本讎對補完裝潢而藏之陶詩讀山海經第十二篇云鵙鵙見城邑其國有放士經云拒山有鳥其狀如鵙而人手其音如痺其名曰鵙其鳴自號見則其國有放士此書首尾無序不知刻者誰何其云鵙鵙始正嘉間朝士之被放逐者歟

蘭亭博議

宋桑世昌蘭亭博議予庚午歲曾借之朱竹垞太史舊刻甚精按葉水心集云世昌事事精習詩尤工其

云翠添林塹竹紅照屋山花蓋著色畫也

研北雜志

研北雜志上下二卷說部之佳者卷末有陳仲醞跋而正續祕笈不載此本在京師假之朱竹垞太史太史以余愛之既歸禾中三千里外馳書相寄開緘撫卷重念故人憮然者久之

說梔

焦澹園太史以博雅名萬厯間所表章古逸書最富予周著說梔七卷標新領異亦錦機之緒餘也澹園

山東日照人以軍籍居金陵故序有幾領東省解額  
之語蓋爾時尙存南北兩籍云此本金陵門人張景  
載仍渠所貽

蹈海錄

陸右丞蹈海錄一卷京口丁元吉撰首宋史陸秀夫  
列傳次熊開傳次輓詩有龔序五言方回曾微一坏  
土魚腹葬君臣龍仁夫無地參黃鉞終天慘玉衣仇  
遠甘抱白日沒不知滄海深方鳳鰲背舟中國龍胡  
水底天七言湯炳龍人心自感興元詔天意難同建

武時盛彪平地已無行在所丹心猶數中興年數聯  
最警策末載吳萊桑海遺錄序右丞遺文丹陽館記  
一首

元故宮遺錄

元故宮遺錄一卷工部郎中廬陵蕭洵撰有洪武丙  
子松陵吳節序洵文筆不甚雅馴然有元一代大內  
規制瞭然可見與楊奐汴宋故宮陳隨應南渡行宮  
二記皆足備考據云

禁扁

禁扁五卷起甲訖戊元東平王士點繼志著虞集歐陽玄序士點翰林學士承旨謚文康鶚之子士熙繼學最以古文著名士點其兄弟也

蕙菴二書

此書乃程工部正夫家鈔本卷首題蕙菴者其自號也前一卷曰大內窺觀者山陰王應遴著程跋中所謂中書舍人王雲來者也後一卷曰大內規制宦官劉若愚所著載勺中志略第十七卷合二書觀之有明大內規模如指掌矣予讀南村輟耕錄見所載楊

漢書卷之九  
三  
與汴宋故宮記陳隨應南渡行宮記不禁黍離麥秀之感盛衰興廢何代蔑有此二書亦何可少乎

汗簡

郭忠恕著佩觿汗簡二書並載宋史藝文志而汗簡不傳於世今秀水朱氏有鈔本六卷吳門新刻逼古可寶也首有李建中題云汗簡元闕著撰名氏因請見東海徐騎省鉉云是郭忠恕製復舊曰字部末闕字註腳趙字下俱有臣忠恕字驗之明矣後有天禧二年七月十七日開封府判官虞部員外郎李直芳

序又庚寅六月所南鄭思肖爲山礪葉君題汗簡後  
是書所援據自古文尙書以下凡七十一家

集古錄

順治癸巳之歲予兄弟過章邱故大司徒謝僖敏公  
招飲出所刻金石錄人贈一本且云欲刻集古錄以  
成雙璧苦無善本歐集校對先考功兄因言家有藏  
本當奉佐讎校蓋謀梓此錄緣起如此康熙丙子予  
以戶部左侍郎祭告西嶽江濱還朝過里索之公嗣  
孫琮得此本其版已多殘闕回憶癸巳舊事倏已四



十有五年而僖敏公泊先兄皆下世已久感愴移時  
因記其刻梓本末如此丁丑歲重九前五日漁洋山  
人書是日餞彭羨門少宰歸浙西愴恨移日

金薤琳琅

都玄敬在成弘間號博雅著書甚多金薤琳琅其一  
也其書在歐曾呂趙之間頗稱精核予購之有年矣  
康熙二十四年張子石宗始爲予得之吳郡予時自  
東粵祭告歸復命京師天津舟中與坐臥者累日  
近人所撰如趙岫之石墨鐫華郭景昌之金石史子

弈正之金石志葉封之嵩陽石刻集記皆嗜古之士  
其書子家皆有之今得此書四部書庫中爲不寂寞  
矣

向從禾中朱翰林竹垞所見南昌王孫厭原山人所  
刻古鐘鼎款識乃自石本臨摹以授黎棗者古雅不  
減宋槧若得之以成雙璧可敵十五城矣年已知命  
書癖尙爾佛家所謂結習者非耶

漁洋書籍跋尾卷下

嘯園藏板

新城尙書一代作者於書無所不讀讀則必有所題  
久而久之自然成帙此書跋二卷所由昉也識者謂  
雖短篇尺幅味外酸鹹彷彿坡公小品誠知言哉近  
從包子丹廣文處覓得原本適余方重刊尙書古夫  
于亭雜錄旣成爰再將此本踵而刊之諒亦有目者  
所共賞也時在

光緒四年歲次戊寅季冬月仁和葛元煦理齋氏識



經序錄序

歸有光



予昔承乏汴藩因識宗室西亭公修學好古有河間大雅之風嘗得李唐鼎祚周易集傳槧版行於世又爲諸經序錄凡爲經之傳註訓詁者皆載其序之文使世之學者不得見其書而讀其序固已知其所以爲書之意庶以廣其見聞而不安於孤陋實嘉惠後學之盛心也魯孔子修述先王之經以教其門人傳之世世不絕遭秦燔書漢儒存亡繼絕不遺餘力自此六藝稍稍備具太常之所總領凡四十博士而古文尙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猶推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而天子時會群儒都講親制臨決所以網羅遺軼博存衆家其意遠矣沿至末流旋復放失則鄭王之易自出費氏而賈逵馬鄭爲古文尙書之

學孔氏之傳最後出三禮獨存鄭註春秋二穀梁後傳詩  
者毛詩鄭箋而已唐貞觀間始命諸儒稗章句爲義疏定  
爲一是於是前世儒者僅存之書皆不復傳如李氏易解  
後人僅於此見古人傳註之一二至啖助以己意說春秋  
史氏極詆其穿鑿蓋唐人崇進士之科而經學幾廢故楊  
綰鄭餘慶鄭覃之徒欲拯其弊而未能也宋儒始以其自  
得之見求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下然雖有成書而多所未  
盡賴後人因其端以推演之而淳祐之詔其書已大行於  
世勝國遂用以取士本朝因之而學校科舉之格不免有  
唐世義疏之弊非漢人宏博之規學士大夫循常守故陷  
於孤陋而不自知也予自屏居山林得以徧讀諸經竊以  
意之所見常以與今之傳註異者至如理象之殊而圖書

大衍用九用六之論未能定也古今文之別而豫章晚出之書未能釐也三百篇之全而桑間濮上之浮音未能黜也褒貶實錄之淆亂而氏族名字日月地名之未能明也郊丘混而五天帝昆侖神州之一而始祖之祭不及群廟也洪範以後金縢召洛二誥之疏虜非朱子之遺命也開慶師門之傳非鄭氏之奧義也終與進講之書非三傳之專學也則王栢金履祥吳澄黃澤趙汴卓越之見豈可以其異而廢之乎歐陽子曰六經非一世之書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極視千歲於其間頃刻耳則予之待於後者無窮也嗟夫士之欲待於無窮者其不拘牽於一世之說明矣道遠不能與西亭公訂正其疑義而序其畧如此云



讀震川先生經敘敘求其原本不可得元因竊取其  
意而采集焉見聞淺陋自慚疎漏西亭之書其蒐羅  
必廣詮次必精淡以無力購訪爲恨他日得原書而  
改正刊布以公同好則幸甚矣

吳承禧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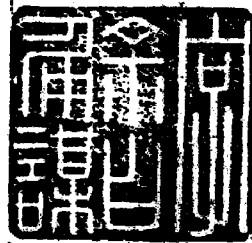
跋

十三經之典冊百代昭垂廿一史之辭章千秋爛鑑  
誠學士所當攷究儒生奉爲師資者也乃以卷帙實  
繁購置匪易學者往往白首不得披閱全書

業師吳先生欲倣西亭之意合刊經序史序爲一書  
命詒孫排纘而鈔錄之深愧藏書不備不能廣蒐旁  
求以資博覽然是編之所指蓋欲其自畧而求詳由  
近以至遠固無俟泛求於序之外也因并以薛氏之  
甲子會紀及歷代國都攷附鐫焉未及睹全書者讀

茲編面可得其著作之六旨矣苟能由之而進求焉  
豈曰小補之哉

門人江詒孫拜識



經史序目錄

卷上 經序

周易畧例

王弼

易總論

王弼

周易正義序

孔穎達

尚書序

孔安國

尚書正義序

孔穎達

書傳序

蔡沈

毛詩正義序

孔穎達

毛詩集傳序

朱熹

詩大序

卜商

詩序辨

朱熹

禮記正義序

孔穎達

周禮正義序

賈公彥

儀禮註疏序

賈公彥

春秋序

杜預

春秋正義序

孔穎達

春秋程傳序

程頤

春秋胡傳序

胡安國

公羊傳序

何休

穀梁傳序

范甯

孝經註疏序

邢昺

孝經序

傅注

孝經序

唐明皇

爾雅註疏序

邢昺

爾雅序

郭璞

論語註疏序

何晏

孟子正義序

孫奭

題辭解

孫奭

卷下 史序

史記正義序

張守節

史記索隱序

司馬貞

索隱後序

司馬貞

補史記序

小司馬氏

史記集解序

裴駰

漢書敘例

顏師古

敘錄

唐庚

節錄范曄本傳

南史

上三國志注表

裴松之

本傳

晉書

節錄裴松之傳

宋書

晉書載記序

唐太宗

節錄沈約本傳

梁書

節錄蕭子顯本傳

梁書

上南齊書表

曾鞏

本傳

姚思廉

梁書目錄序

曾鞏

姚思廉傳

唐書

陳書目錄序

曾鞏

魏收本傳

北史

李百藥傳

唐書

本傳

唐書

上周書表

敘傳輯畧

李延壽

本傳

唐書

上南史北史表

隋書序

補

通志畧

鄭樵

進唐書表

曾公亮

五代史記序

陳師錫



凡例

徐無黨

進宋史表

脫脫

進遼史表

脫脫

進金史表

阿魯國

進元史表

宋濂

元史目錄後記

附

甲子會紀

歷代國都

經序錄

陳垣同志遺書



天都吳承漸公儀纂輯

門人江詒孫仲謀

男

楷端人

全較

周易畧例

明彖

王弼

夫彖者何也。統論一卦之體。明其所由之主者也。夫衆不能治衆。治衆者至寡者也。夫動不能制動。制天下之動者貞夫一者也。故衆之所以得咸存者。主必致一也。動之所以得咸運者。原必無二也。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故繁而不亂。衆而不惑。故六爻相錯。可舉一以明也。剛柔相乘。可立主以定也。是故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莫之備矣。故自統而尋之物。雖衆則知可以

素一經也。曰：五氣之素，三氣之素，一氣之素，七氣之素，旋璣以觀大運，則天地之動未足怪也。按會要：以觀方來，則六合輻輳未足多也。故舉卦之名義，有主矣。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夫古今雖殊，軍國異容，中之爲用，故未可遠也。品制萬變，宗主存焉。彖之所尚，斯爲盛矣。夫少者多之所貴也，寡者衆之所宗也。一卦五陽而一陰，則一陰爲之主矣。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爲之主矣。夫陰之所求者陽也，陽之所求者陰也。陽苟一焉，五陰何得不同而歸之？陰苟隻焉，五陽何得不同而從之？故陰爻雖賤而爲一卦之主者，處其至少之地也。或有遺爻而舉二體者，卦體不由乎爻也。繁而不憂亂，變而不憂惑，約以存博，簡以濟衆，其唯彖乎。亂而不能惑，變而不能渝，非天下之至賾，其孰能與

於此。故觀彖以斯。義可見矣。

### 明爻通變

夫爻者何也。言乎變者也。變者何也。情僞之所爲也。夫情僞之動。非數之所求也。故合散屈伸。與體相垂。形躁好靜。質柔愛剛。體與情反。質與願違。巧歷不能定其算數。聖明不能爲之典要。法制所不能齊。度量所不能均也。爲之乎。豈在夫大哉。陵三軍者。或懼於朝廷之儀。慕威武者。或困於酒色之娛。近不必比。遠不必垂。同聲相應。高下不必均也。同氣相求。體質不必齊也。含雲者龍。命呂者律。故二女相違。而剛柔合體。隆墀永歎。遠壑必盈。投戈散地。則六親不能相保。同舟而濟。則胡越何患乎異心。故苟識其情。不憂乖遠。苟明其趣。不煩疆致。能說諸心。能研諸慮。睽而知

其類異而知其通其唯明爻者乎。故有善邇而遠至。命官而商應脩下而高者降。與彼而取此者服矣。是故情僞相感。遠近相迫。愛惡相攻。屈伸相推。見情者獲。直往則違。故擬議以成其變化。語成而後有格。不知其所以爲主。鼓舞而天下從。見乎其情者也。是故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無體。一陰一陽而無窮。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哉。是故卦以存時。爻以示變。

### 明卦適變通爻

夫卦者時也。爻者適時之變者也。夫時有否泰。故用有行藏。卦有小大。故辭有險易。一時之制。可反而用也。一時之吉。可反而凶也。故卦以反對。而爻亦皆變。是故用無常道。

事無軌度。動靜屈伸。唯變所適。故名其卦。則吉凶從其類。存其時。則動靜應其用。尋名以觀其吉凶。舉時以觀其動靜。則一體之變。由斯見矣。夫應者。同志之象也。位者。爻所處之象也。承乘者。逆順之象也。遠近者。陰陽之象也。內外者。出處之象也。初上者。終始之象也。是故。雖遠而可以動者。得其應也。雖險而可以處者。得其時也。弱而不懼於敵者。得所據也。憂而不懼於亂者。得所附也。柔而不憂於斷者。得所御也。雖後而敢爲之先者。應其始也。物競而獨安靜者。要其終也。故觀變動者。存乎應。察安危者。存乎位。辯逆順者。存乎承乘。明出處者。存乎外內。近遠終始。各存其會。辟險尚遠。趣時貴近。比復好先。乾壯惡首。明夷務闇。豐尚勞夫。吉有時。不可犯也。動靜有適。不可過也。犯時之

忘罪不在天。失其所適過不在溪。動天下。滅君主而不可  
危也。侮妻子。用顏色而不可易也。故當其列貴賤之時。其  
位不可犯也。遇其憂悔吝之時。其介不可慢也。觀爻思變  
變斯盡矣。

### 明象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  
言。言主于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主於意。故可尋。象以觀  
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  
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猶蹄兔。所以存兔。得兔而忘蹄。  
筌魚。所以存魚。得魚而忘筌也。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  
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  
象生於意。而存象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於象。而

存言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則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盡意而象可忘也。重畫以盡情而畫可忘也。是故觸類可爲其象。合義可爲其徵。義苟在健。何必馬乎。類苟在順。何必牛乎。交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而或者定馬於乾。案文責卦。有馬無乾。則僞說滋蔓。難可紀矣。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遂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縱復或值。而義無所取。蓋存象忘意之由也。忘象以求其意。義斯見也。

### 辯位

案象統初上得位失位之文。又繫辭但論三五二四同功異位。亦不及初上何乎。唯乾上九文言云。貴而无位。需上



六云雖不當位。若以上爲陰位邪。則需上六不得云不當位也。若以上爲陽位邪。則乾上九不得云貴而无位也。陰陽處之。皆云非位。而初亦不說當位失位也。然則初上者是事之終始。无陰陽定位也。故乾初謂之潛。過五謂之无位。未有處其位而云。上有位而云无者也。歷觀衆卦。盡亦如之。初上无陰陽定位。亦以明矣。夫位者。列貴賤之地。待才用之宅也。爻者。守位分之任。應貴賤之序者也。位有尊卑。爻有陰陽。尊者陽之所處。卑者陰之所履也。故以尊爲陽位。卑爲陰位。去初上而論位分。則三五各在一卦之上。亦何得不謂之陽位。二四各在一卦之下。亦何得不謂之陰位。初上者。體之終始。事之先後也。故位无常分。事无常所。非可以陰陽定也。尊卑有常序。終始無常主。故繫辭

但論四爻功位之通例而不及初上之定位也。然事不可無終始。卦不可無六爻。初上雖無陰陽本位。是終始之地也。統而論之。爻之所處。則謂之位。卦以六爻爲成。則不得不謂之六位時成也。

### 總論

乾坤成列。震巽始出。坎離居中。艮兌在末。制用之名也。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相逮。寫載之形也。形以寫載爲象。名以觀象爲義。故象者。意之跡。而名者。象之爲也。夫卦以應時。治亂時也。爻以適時。變通時也。世有解蹇。故功有利害。時有濟否。故業有變通。是以大人君子。虎豹其變。而通之以盡利也。靜則象潛龍以遁世。動則宜在田。以見德。曰則彌綸天地之外。細則曲成秋毫之內。物無不

麗乎理。事無不由乎道。道義之門。於斯乎存。故二五多功。三四多凶。違世惡變。適時貴中。大畜尚積明。夷好昧。豫損在進。謙益在退。爲之有才。用之有時。得失有地。進退有司。不誣也。夫動得所感。雖獨不懼。靜得所恒。雖雜不著。故卦有幽明。治亂之象也。爻有內外。貴賤之象也。位有剛柔。靜躁之象也。感不以義。雖通而不可懷也。應必以理。雖遠而不可棄也。剛未必勝。失所據也。柔未必危。得所御也。夫適時之變。不在多算。合世之功。不待博救。統之有宗。理之有主。善從事者。司契而已。故言易知。行易從也。

夫象者何也。統其二象之核。以言乎卦。斷者也。卦有晦明。則爻有陰陽之義。位有剛柔。故才有靜躁之空。二五多譽。卦之宗也。三四多懼。爻失宗也。苟獲其中。雖弱必治。苟非

其正雖強必災。是以大有六五。柔非其體。在卦之宗。雖柔猶吉。同人九三。剛得其位。非爻之中。雖剛猶危。強而失正。則強不足安。弱而得中。則弱不足患。東鄰百勝。而亳社斯表。周雖陶穴。而有汝墳。自此觀之。斷可識矣。知其斷者。明乎彖者也。是故上天下澤。謂之履。此稱物而言者也。見險而止。謂之蹇。此度時而言者也。是故義有通塞。則事形于出處。才有躁靜。則言見其語默。若困之有言不信。垂於時者也。節之不出門庭。違於出者也。違世之怨。怨不在細。乖時之宐。咎不在大。匪言之難。處言難也。匪行之易。知行易也。是故雖物之雜。而中爻備其義焉。雖象之衆。而斷辭具其材焉。必材之具。名不患寡。必義之備。爻不待衆。卦之德乾。名雖約也。而六龍爲之御。天品物爲之流形。位之在五。

爻雖一也。而天下爲之感應。羣體爲之致用。靜言其要。要在乎象。明者以之大觀其思。豈云故哉。

夫象者何也。總言一卦之體。因外物以設名者也。聖人以見天下之至賾。而擬諸其形容。大則包天地以貞觀。小則備萬物以取類。是故言不足多。言有遺也。象不足異。象有外也。忘跡者。行之適也。含物者。神之全也。外其象以求志。而理可見矣。遺其言以觀象。而事可察矣。夫責言者。則以文害志。而有象者。則以物妨情。情之所適若。循環之無窮。理之所生若。轉圓之無方。千變可爲之圖。萬物可爲之容。觸類而長之。備物而象之。斯可以觀意爲足。不可以審象爲善也。故或相傾以辯。或相危以亂。此貴口者之累也。不爲月辰錯順之候。正求星曆妖異之占。此存象者之貴。

也。獨不聞聖人之言邪。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聖人之言，既自如斯，分別明白，可謂無外矣。而好事者方始爲之辭焉。卦有震坎之象，爻又有離雷震百里，諸侯上公之位也。積爻累象，有似高墉，坎爲弓輪，又爲隱伏，離爲龍鳥，又爲戈兵，兵而隱伏，藏器之象。兵及飛鳥，獲之之義，難者猶嫌其濶畧，射必假手而艮象於類，不通專自疑惑，則彼說滋章。聖人攻乎異端而誣罔始興，迷誤後昆，其游孔門，不觀其議也。

夫體義者在乎象，變通者存乎爻。大人者，形與萬物接，神與造化偕。入則乘潛龍，出則乘飛龍，遠以觀道，邇以瞻器。

其數無軌而不可既也。君子者健以行志非以神明變通者也。故自強不息以行其志。君子之道也。唯可與於健之體義而未可與於健之變通也。故於象稱君子舉其體義者也。於爻稱大人敘其變通者也。或有在爻而稱大人者義則盡於象故也。若離之爲明其何不照變而通之無所不造。故其象云大人繼明照于四方也。或有在爻而稱大人者義有待於變故也。若否卦全說君子避難不榮於祿與時通塞可以適否而安其身未足以兼善天下在否而休也。惟大人爲能休天地之否達濟凝滯開闢幽門斯謂變否而亨者也。故六二云大人否亨而九五云大人得否也。夫象瞻而爻不足者離卦之類是也。義盡於象而不待于爻也。爻備而象不具者否卦之類是也。象所未盡而待

爻以備也。故象以體示而爻以變明。存斯以考其義則窮通之旨顯而開塞之塗見矣。

夫彖者全論一卦之體而象者各舉一爻之義。一卦所無世之遺也。爻或有焉。才之所生也。故才生於世所不足。觀其逆順以定得失之占。察其乖合以明休咎之徵。若小畜卦稱密雲不雨。而上九爻云旣雨旣處在於不雨之時而獨以能雨爲德者。存乎物之所欲也。若履卦稱履虎尾不咥人亨。而六三爻云履虎尾咥人凶。在於履亨之時而獨以見咥爲凶者。存乎衆之所忌也。夫負世之才雖小無易適時之望。雖大無難。是以君子洗心知終將有爲也。問焉而動每居其適斯可以旁通而無際矣。

天神以知來來無方也。智以藏往往有常也。物有常然猶



方之有所止。數無常體。循圓之無所窮。故著之變通。以設  
神之象也。卦別爻分。辭有典常。智之類也。智有所止。可以  
多識。前言往行。神無所窮。可以逆照來事之會。故著圓以  
象神。卦方以象智也。

周易正義序

孔穎達

夫易者象也。爻者效也。聖人有以仰觀俯察象天地而育羣品。雲行雨施。效四時以生萬物。若用之以順。則兩儀序而百物和。若行之以逆。則六位傾而五行亂。故王者動必則天地之道。不使一物失其性。行必協陰陽之宜。不使一物受其害。故能彌綸宇宙。酬酢神明。宗社所以無窮。風聲所以不朽。非夫道極玄妙。孰能與於此乎。斯乃乾坤之大造。生靈之所益也。若夫龍出於河。則八卦宣其象。麟傷於澤。則十翼彰其用。業資九聖。時歷三古。及秦亡金鏡。未墜斯文。漢理珠囊。重興儒雅。其傳易者。西都則有丁孟京田。東都則有荀劉馬鄭。大體更相祖述。非有絕倫。唯魏世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所以江左諸儒。竝傳其學。河北學者。

罕能及之。其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辭尙虛玄，義多浮誕。原夫易理難窮，雖復玄之又玄，至於垂範作則，便是有而教有。若論住內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說，斯乃義涉於釋氏，非爲教於孔門也。旣背其本，又違於注。至若復卦云：七日來復，竝解云：七日當爲七月。謂陽氣從五月建午而消，至十一月建子始復。所歷七辰，故云七月。今案輔嗣注云：陽氣始剝，盡至來復時，凡七日，則是陽氣剝盡之後，凡經七日始復。但陽氣雖建午始消，至建戌之月，陽氣猶在，何得稱七月來復？故鄭康成引易緯之說：建戌之月，以陽氣旣盡，建亥之月，純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仲尼之緯分明，輔嗣之註若此。康成之說，遺跡可尋。輔嗣註

之於前諸儒背之於後。考其義理其可通乎。又豐卦云。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輔嗣註云。甲者。創制之令。又若漢世之時。甲令乙令也。輔嗣又云。令治乃誅。故後之三日。又巽卦云。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輔嗣註云。申命令謂之庚。輔嗣又云。甲庚皆申命之謂也。諸儒同於鄭氏之說。以爲甲者宜令之日。先之三日。而用辛也。又取改新之義。後之三日。而用丁也。取其丁寧之義。王氏註意本不如此。而又不顧其註。妄作異端。今旣奉敕刪定。考察其事。必以仲尼爲宗。義理可詮。先以輔嗣爲本。去其華而取其實。欲使信而有徵。其文簡。其理約。寡而制衆。變而能通。仍恐鄙才短見。意未周盡。謹與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臣馬嘉運。守大學助教。臣趙乾叶等。對共參議。詳其可否。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

修疏人。及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臨等對  
敕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十有四卷。庶望上裨  
聖道下益將來。故序其大畧附之卷首爾。

### 第一論易之三名

正義曰。夫易者變化之總名。改換之殊稱。自天地開闢。陰  
陽運行。寒暑迭來。日月更出。孕萌庶類。亭毒羣品。新新不  
停。生生相續。莫非資變化之力。換代之功。然變化運行。在  
陰陽二氣。故聖人初畫八卦。設剛柔兩畫。象二氣也。布以  
三位。象三才也。謂之爲易。取變化之義。既義總變化。而獨  
以易爲名者。易緯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合三義。所謂易也。  
變易也。不易也。又云。易者其德也。光明四通。簡易立節。天  
以爛明。日月星辰布設。張列通精。無門藏神。無穴不煩。不

擾澹泊不失。此其易也。變易者其氣也。天地不變不能運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君臣取象。變節相移。能消者息。必專者敗。此其變易也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鄭玄依此義作易贊及易論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故繫辭云。乾坤其易之蘊邪。又云。易之門戶邪。又云。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其易簡之法則也。又云。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此言順時變易。出入移動者也。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言其張設布列。不易者也。崔覲劉貞簡等竝用此義云。易者。謂生生之德。有易

簡之義。不易者。言天地定位。不可相易。變易者。謂生生之道。變而相續。皆以緯稱。不煩不擾。澹泊不失。此明是易簡之義。無爲之道。故易者。易也。作難易之音。而周簡子云。易者。易音也。不易也。變易也。易者。易代之名。凡有無相代。彼此相易。皆是易義。不易者。常體之名。有常有體。无常无體。是不易之義。變易者。相變改之名。兩有相變。此爲變易。張氏何氏竝用此義云。易者。換代之名。待奪之義。因於乾鑿度云。易者。其德也。或沒而不論。或云。德者得也。萬法相形。皆得相易。不顧緯文。不煩不擾之言。所謂用其文而背其義。何不思之甚。故今之所用。同鄭康成等。易者。易也。音爲難易之音。義爲簡易之義。得緯文之本實也。蓋易之三義。唯在於有。然有從无出。理則包无。故乾鑿度云。夫有形者。

生於无形。則乾坤安從而生。故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謂之渾沌。渾沌者。言萬物相渾沌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是知易理備包有无。而易象唯在於有。存蓋以聖人作易。本以垂教。教之所備。本備於有。故繫辭云。形而上者謂之道。道即无也。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即有也。故以无言之。存乎道體。以有言之。存乎器用。以變化言之。存乎其神。以生成言之。存乎其易。以真言之。存乎其性。以邪言之。存乎其情。以氣言之。存乎陰陽。以質言之。存乎爻象。以教言之。存乎精義。以人言之。存乎景行。此等是也。且易者。象也。物无不可象也。作易所以垂教者。即乾鑿度云。



孔子曰。上古之時。人民無別。羣物未殊。未有衣食器用之利。伏犧乃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中觀萬物之宜。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易者。所以斷天地。理人倫。而明王道。是以畫八卦。建五氣。以立五常之行象。法乾坤。順陰陽。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度時制宐。作爲閭閻。以佃以漁。以瞻民用。於是人民乃治。君親以尊。臣子以順。羣生和洽。各安其性。此其作易垂教之本意也。

第二論重卦之人

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禮緯含文嘉曰。伏犧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伏犧則而象之。乃作八卦。故孔安國馬融王肅姚信等竝云。伏犧得河圖而作易。是則伏犧雖得河圖。復須仰觀俯察。以相參。

正。然後畫卦。伏犧初畫八卦。萬物之象皆在其中。故繫辭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是也。雖有萬物之象。其萬物變通之理。猶自未備。故因其八卦而更重之。卦有六爻。遂重爲六十四卦也。繫辭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是也。然重卦之人。諸儒不同。凡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爲伏犧畫卦。鄭玄之徒以爲神農重卦。孫盛以爲夏禹重卦。史遷等以爲文王重卦。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案繫辭神農之時已有蓋取益與噬嗑。以此論之。不攻自破。其言神農重卦亦未爲得。今以諸文驗之。案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創造之謂也。神農以後。便是述修。不可謂之作也。則幽贊用蓍。謂伏犧矣。故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犧。上繫論用蓍云。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

卦既言聖人作易十八變成卦。明用著在六爻之後。非三畫之時。伏犧用著。卽伏犧已重卦矣。說卦又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既言聖人作易兼三才而兩之。又非神農始重卦矣。又上繫云。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此之四事。皆在六爻之後。何者。三畫之時。未有彖繇。不得有尚其辭。因而重之。始有變動。三畫不動。不得有尚其變。揲著布爻。方用之卜筮。著起六爻之後。三畫不得有尚其占。自然中間。以制器者尚其象。亦非三畫之時。今伏犧結繩而爲罔罟。則是制器。明伏犧已重卦矣。又周禮。小史掌三皇

五帝之書明三皇已有書也。下繫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既象夬卦而造書契。伏犧有書契則有夬卦矣。故孔安國書序云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又曰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是也。又八卦小成爻象未備重三成六能事畢矣。若言重卦起自神農其爲功也豈比繫辭而已哉。何因易緯等數所歷三聖。但云伏犧文王孔子。竟不及神農。明神農但有蓋取諸益不重卦矣。故今依王輔嗣以伏犧既畫八卦卽自重爲六十四卦爲得其實其重卦之意備在說卦。此不具敘。伏犧之時道尚質素畫卦重爻足以垂法。後代澆訛德不如古。爻象不足以爲教故作繫辭以明之。

第三論三代易名

案周禮太卜三易云。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云。連山伏犧歸藏黃帝。鄭玄易贊及易論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鄭玄又釋云。連山者。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於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備。鄭玄雖有此釋。更无所據之文。先儒因此遂爲文質之義。皆煩而无用。今所不取。案世譜等羣書。神農一曰連山氏。亦曰列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既連山歸藏竝是代號。則周易稱周。取岐陽地名。毛詩云。周原膺膺。是也。又文王作易之時。正在羑里。周德未興。猶是殷世也。故題周別於殷。以此文王所演。故謂之周易。其猶周書周禮題周以別餘代。故易緯云。因代以題周是也。先儒又兼取

鄭說云。旣指周代之名。亦是普徧之義。雖欲无所遺棄。亦恐未可盡通。其易題周。因代以稱周。是先儒更不別解。唯皇甫謐云。文王在羑里。演六十四卦。著七八九六之爻。謂之周易。以此文王安周字。其繫辭之文。連山歸藏。无以言也。

#### 第四論卦辭爻辭誰作

其周易繫辭。凡有二說。一說。所以卦辭爻辭。竝是文王所作。知者。案繫辭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又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犧。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通卦驗又云。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準此諸文。伏犧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易歷三聖。只謂

此也。故史遷云。文王囚而演易。卽是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鄭學之徒竝依此說也。一以爲驗。爻辭多是文王後事。案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爲王。若爻辭是文王所制。不應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宐豫言箕子之明夷。又旣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說者皆云。西鄰謂文王。東鄰謂紂。文王之時。紂尚南面。豈容自言已德。受福勝殷。又欲抗君之國。遂言東西相鄰而已。又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謗。亦得爲憂患也。驗此諸說。以爲卦辭文王爻辭。周公。馬融陸績等竝同此說。今依而用之。所以只言三聖。不數周公者。以爻統于業故也。案禮稽命徵曰。文王

見禮壞樂崩。道孤無主。故設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其三千卽周公所制。周官儀禮。明文王本有此意。周公述而成之。故繫之文王。然則易之爻辭。蓋亦是文王本意。故易緯但言文王也。

### 第五論分上下二篇

案乾鑿度云。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故易卦六十四。分爲上下。而象陰陽也。夫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陽也。陰道不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陰也。乾坤者。陰陽之本始。萬物之祖宗。故爲上篇之始。而尊之也。離爲日。坎爲月。日月之道。陰陽之經。所以始終萬物。故以坎離爲上篇之終也。咸恒者。男女之始。夫婦之道也。人道之興。必繇夫婦。所以奉承祖宗。爲天地之主。故爲下篇之始。



而貴之也。既濟未濟，爲取終者，所以明戒慎而全王道也。以此言之，則上下二篇，文王所定，夫子作緯以釋其義也。

第六論夫子十翼

其彖象等十翼之辭，以爲孔子所作。先儒更無異論。但數十翼亦有多家。既文王易經本分爲上下二篇，則區域各別。彖象釋卦亦當隨經而分。故一家數十翼云。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鄭學之徒竝同此說。故今亦依之。

第七論傳易之人

孔子既作十翼，易道大明。自商瞿已後，傳授不絕。案儒林傳云：商瞿子木，本受易於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

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莊。及秦燔書。易爲卜筮之書。獨得不禁。故傳授者不絕。漢興。田何授東武王同子中。及雒陽周王孫。梁人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同授菑川楊何字叔元。叔元傳京房。京房傳梁丘賀。賀授子臨。臨授御史大夫王駿。其後丁寬又別授田王孫。孫授施雠。雠授張禹。禹授彭宣。此前漢大畧傳授之人也。其後漢則有馬融。荀爽。鄭玄。劉表。虞翻。陸績等。及王輔嗣也。

### 第八論誰加經字

但子夏傳云。雖分爲上下二篇。未有經字。經字是後人所加。不知起自誰始。案前漢孟喜易本云。分上下二經。是孟喜之前已題經字。其篇題經字。雖起於後。其稱經之理。則久在於前。故禮記經解云。絜靜精思。易教也。旣在經解之

篇是易有稱經之理。案經解之篇。備論六藝。則詩書禮樂。並合稱經。而孝經緯稱易。建八卦。序六十四卦。轉成三百八十四爻。運機布度。其氣轉易。故稱經也。但緯文鄙僞。不可全信。其八卦方位之所。六爻上下之次。七八九六之數。內外承乘之象。入經別釋。此未具論也。

尚書序

孔安國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安。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卽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觀史籍之煩。交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

宏綱提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竝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

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  
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  
磨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爲五  
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  
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  
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安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  
五十八篇。旣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  
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  
也。



尚書正義序

孔穎達

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古之王者。事總萬機。發號出令。義非一揆。或設教以馭下。或展禮以事上。或宣威以肅震曜。或敷和而散風雨。得之則百度惟貞。失之則千里斯謬。樞機之發。榮辱之主。絲綸之動。不可不慎。所以辭不苟出。君舉必書。欲其昭法誠。慎言行也。其泉源所漸。基於出震之君。黼藻斯彰。郁乎如雲之后。勳華揖讓。而典謨起。湯武革命。而誓誥興。先君宣父。生於周末。有至德而無至位。述聖道以顯聖人。芟煩亂而翦浮詞。舉廢綱而攝機要。上斷唐虞。下終秦魯。時經歷代。書類百篇。採翡翠之羽毛。拔犀象之牙角。罄荆山之石。所得者連城。窮漢水之濱。所求者照乘。巍巍蕩蕩。無得而稱。郁郁紛紛。於斯爲



盛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將來者也。豈乎七雄以戰。五  
精未聚。儒雅與淡。奔同埋。經典共積。薪具燎。漢氏大濟區  
宇。廣求遺逸。採古文於金石。得今書於齊魯。其文則歐陽  
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  
安國註之。寔遭巫蠱。遂寢而不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  
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所註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  
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古文經雖然蚤  
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  
愈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情初。始流河朔。其爲正義  
者。蔡天寶。巢翁。費飈。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旨趣多或  
因循。帖釋註文。義皆淺畧。惟劉焯。劉炫。最爲詳雅。然焯乃  
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爲險。

無義而更生義竊以古人言誥惟在達情雖復時或取象不必辭皆有義若其言必託數經悉對文斯乃鼓怒浪於平流震驚颺於靜樹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過猶不及良爲此也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要又好改張前義義更太畧辭又過華雖爲文筆之善乃非開獎之路義旣無義文又非文欲使後生若爲領袖此乃炫之所失未爲得也今奉明敕考定是非謹罄庸愚竭所聞見覽古人之傳記質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煩而增其簡此亦非敢臆說必據舊聞謹與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臣王德韶等謹共銓敘至十六年又奉敕與前修疏人驍騎尉朱長才等對敕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二十卷庶對揚於聖範冀有益於童稚畧陳

其事敘之云爾。

書傳序

蔡 沈

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沈作書集傳。明年先生歿。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奧。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又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沈自受讀以來。沈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貫通。迺敢折衷微辭。與旨多述舊聞。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手澤尚新。嗚呼惜哉。集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四代之書。分爲六卷。文以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雖未必能造其微。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固是訓詁。亦可得其旨意之大畧矣。



毛詩正義序

孔穎達

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爲而自發。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靜於中。百物盪於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於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諧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此乃詩之爲用。其利大矣。若夫哀樂之起。冥於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鸞鳳有歌舞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闢。詩迹所用。隨運而移。上皇道質。故諷諭之情。冥中古政繁。亦謳謠之理切。唐虞乃見其初。犧軒莫測其始。於後時經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沒而頌聲寢。陳靈興而變風息。先君宣父。釐正遺文。緝其精華。褫其煩重。上從周

始下及魯僖四百年間六詩備矣。下商闡其業雅頌與金石同和秦政燎其書簡牘與煙塵共盡。漢氏之初詩分爲四申公騰芳於鄢郢。毛氏光價於河間。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間。茲風不墜。其近代爲義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炫竝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於一時。騁絕轡於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無雙於其所作疏內特爲殊絕。今奉

敕刪定。故據以爲本。然焯炫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畧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畧。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勘其會同。時有顛躓。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唯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愛憎。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

士臣王德韶。徵事郎守四門博士臣齊威等。對共討論辯  
詳得失。十六年又奉

勅。與前脩疏人及給事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趙乾叶。  
登仕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賈普曜等。對

勅使趙弘智。覆更詳正。凡爲四十卷。庶以對揚聖範。垂訓  
幼蒙。故序其所見。載之於卷首云爾。



糸ノ金

毛詩集傳序

朱熹

或有問於余曰。詩何爲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乎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

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寢以陵夷。至于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卽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于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過於傷。是以二篇獨

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乎變矣。若大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也。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于下。天道備于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

行樞機之始則修身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

詩大序

卜商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興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詠性情。以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者。

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詩序辨

朱

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唯後漢書儒林傳。以爲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爲諸序本自合。爲一編。毛公始分以寘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爲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爲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爲妄說者矣。況沿襲云云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爲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竝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爲



注文而直作經字。不爲疑辭而爲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牴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爲因序以作。於是讀者傳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爲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爲出於漢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間容或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旣頗采以附傳中。而復并爲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

〔大序〕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

詩之作。或出於公卿大夫。或出於匹夫匹婦。蓋非一人。而序以爲專出於國史。則誤矣。說者欲蓋其失。乃云。國史紬

繹詩人之情性。而歌詠之以風其上。則不唯文理不通。而考之周禮。太史之屬。掌書而不掌詩。其誦詩以諫。乃太師之屬。瞽矇之職也。故春秋傳曰。史爲書。瞽爲詩。說者之云。兩失之矣。

〔小序〕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按論語。孔子嘗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淫者。樂之過。傷者。哀之過。獨爲是詩者。得其性之正。是以哀樂中節。而不至於過耳。而序者。乃析哀樂淫傷各爲一事。而不相須。則已失其旨矣。至於傷爲傷善之心。則又大失其旨。而全無文理也。或曰。先儒多以周道衰。詩人本諸衽席而關雎作。故楊雄以周康之時。關雎作而傷始亂。杜欽亦曰。

佩玉晏鳴。關雎歎之。說者以爲古者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此魯詩說也。與毛異矣。但以哀而不傷之意推之。恐其有此理也。曰。此不可知矣。但儀禮以關雎爲鄉樂。又爲房中之樂。則是周公制作之時。已有此詩矣。若如魯說。則儀禮不得爲周公之書。儀禮不爲周公之書。則周之盛時。乃無鄉射燕飲房中之樂。而必有待乎後世之刺詩也。其不然也明矣。且爲人子孫。乃無故而播其先祖之失於天下。如此而尚可以爲風化之首乎。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旣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鬼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此序得詩之大指。然語意亦不分明。楊氏曰：「二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蓋一體也。王者諸侯之風，相須以爲治。諸侯所以代其終也。故召南之終，至於仁如騶虞，然後王道成焉。夫王道成，非諸侯之事也。然非諸侯有騶虞之德，亦何以見王道之成哉？」歐陽公曰：「賈誼新書曰：『騶者，文王之囿名。虞者，囿之司獸也。』陳氏曰：『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則其爲虞官明矣。獵以虞爲主，其實歎文王之仁，而不斥言也。此與舊說不同，今存於此。」

栢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詩之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其時世名氏，則不可以強而推。故凡小序，唯詩文明白，直指其事，如甘棠定中南山株林之屬，若證驗的切，見於書史，如載馳頤人，清人黃鳥之

類洪爲可無疑者。其次則詞旨大槩可知。必爲某事。而不可知其的爲某時某人者。尚多有之。若爲小序者。姑以其意推尋探索。依約而言。則雖有所不知。亦不害其爲不自欺。雖有未當。人亦當恕其所不及。今乃不然。不知其時者。必強以爲某王某公之時。不知其人者。必強以爲某甲某乙之事。於是傳會書史。依託名謚。鑿空妄語。以誑後人。其所以然者。特以恥其有所不知。而惟恐人之不見信而已。且如栢舟。不知其出於婦人。而以爲男子。不知其不得於夫。而以爲不遇於君。此則失矣。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則亦未至於大害理也。今乃斷然以爲衛頃公之時。則其故爲欺罔。以誤後人之罪。不可揜矣。蓋其偶見此詩。冠於三衛變風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記所書。莊宣以上。

衛之諸君。事皆無可考者。謚亦無甚惡者。獨頃公有賂王請命之事。其謚又爲甄心動懼之名。如漢諸侯王。必其嘗以罪謫。然後加以此謚。以此意其必有棄賢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詩予之。若將以銜其多知而必於取信。不知將有明者從旁觀之。則適所以暴其真不知而啟其淡不信也。凡小序之失。以此推之。什得八九矣。又其爲說。必使詩無一篇不爲美刺時君國政而作。固已不切於情性之自然。而又拘於時世之先後。其或書傳所載。當此之時。偶無賢君美謚。則雖有辭之美者。亦例以爲陳古而刺今。是使讀者疑於當時之人。絕無善則稱君。過則稱已之意。而一不得志。則扼腕切齒。嘻笑冷語。以對其上者。所在而成羣。是其輕躁險薄。尤有害於溫柔敦厚之教。故予不可以不辯。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此詩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爲刺奔。誤矣。其下云云者。乃復得之樂記之說。已畧見本篇矣。而或者以爲刺詩之體。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者。此類是也。豈必譙讓質責。然後爲刺也哉。此說不然。夫詩之爲刺。固有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清人猗嗟之屬是已。然嘗試玩之。則其賦之之人。猶在所賦之外。而詞意之間。猶有賓主之分也。豈有將欲刺人之惡。乃反自爲彼人之言。以陷其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也哉。其必不然也明矣。又況此等之人。安於爲惡。其於此等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

始知其所爲之如此亦豈畏吾之憫惜而遂幡然遽有懲  
創之心耶以是爲刺不惟無益殆恐不免於鼓之舞之而  
反以勸其惡也或者又曰詩三百篇皆雅樂也祭祀朝聘  
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  
鄭不同部其來尚矣且夫子答顏淵之問於鄭聲亟欲放  
而絕之豈其刪詩乃錄淫奔者之詞而使之合奏於雅樂  
之中乎亦不然也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  
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  
之詩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  
狎邪之所歌也夫子之於鄭衛蓋淡絕其聲於樂以爲法  
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爲戒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記  
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



實而垂鑒戒於後世。固不得已而存之。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今不察此。乃欲爲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而於聖人爲邦之法。又豈不爲陽守而陰叛之耶。其亦誤矣。曰。然則大序所謂止乎禮義。夫子所謂思無邪者。又何謂邪。曰。大序指栢舟綠衣泉水竹竿之屬而言。以爲多出於此耳。非謂篇篇皆然。而桑中之類亦止乎禮義也。夫子之言。正爲人有邪正美惡之雜。故特言此以明其皆可懲惡勸善。而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耳。非以桑中之詩亦以無邪之思作之也。曰。荀卿所謂詩者中聲之所止。太史公亦謂三百篇者。夫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何邪。曰。荀卿之言。

固爲正經而發。若史遷之說。則恐亦未足爲據也。豈有哇淫之曲。而可以強合於韶武之音也耶。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此爲美賢者窮處而能安其樂之詩。文意甚明。然詩文未有見棄於君之意。則亦不得爲刺莊公矣。序蓋失之。而有害於義也。至於鄭氏。遂有誓不忘君之惡。誓不過君之朝。誓不告君以善之說。則其害義。又有甚焉。於是程子易其訓詁。以爲陳其不能忘君之意。陳其不得過君之朝。陳其不得告君以善。則其意忠厚而和平矣。然未知鄭氏之失。生於序文之誤。若但直據詩詞。則與其君初不相涉也。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於齊。太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

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

按春秋傳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忽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犬國何爲。其後北戎侵齊。鄭伯使忽帥師救之。敗戎師。齊侯又請妻之。忽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祭仲謂忽曰。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忽又不聽。及卽位。遂爲祭仲所逐。此序文所據以爲說者也。然以今考之。此詩未必爲忽而作。序者但見孟姜二字。遂指以爲齊女。而附之於忽耳。假如其說。則忽之辭昏。未爲不正。而可刺。至其失國。則又特以勢孤援寡。不能自定。亦未有可刺之罪也。序乃以爲國人作詩以刺之。其亦誤矣。後之讀者。又襲其

誤。必欲煅煉羅織文致其罪而不肯赦。徒欲以徇說詩者之謬。而不知其失是非之正。害義理之公。以亂聖經之本指。而壞學者之心術。故予不可以不辯。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昭公嘗爲鄭國之君。而不幸失國。非有大惡。使其民疾之如寇讐也。況方刺其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則是公猶在位也。豈可忘其君臣之分。而遽以狡童目之耶。且昭公之爲人。柔懦踈闊。不可謂狡。即位之時。年已壯大。不可謂童。以是名之。殊不相似。而序於山有扶蘇。所謂狡童者。方指昭公之所美。至於此篇。則遂移以指公之身焉。則其舛又甚。而非詩之本指明矣。大抵序者之於鄭詩。凡不得其說者。則舉而歸之於忽。文義一失。而其害於義理。有不

# 原书缺页

薄賦餽貪吏。以求私有其重寶而免於刑戮。是乃猾賊之尤耳。以是爲美。吾恐其獎姦誨盜。而非所以爲教也。下序之陋固多。然其顛倒順逆。亂倫悖理。未有如此之甚者。故予特深辯之。以正人心。以誅賊黨。意庶幾乎大序所謂正得失者。而因以自附於春秋之義云。

大雅。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受命。受天命也。作周。造周室也。文王之德。上當天心。下爲天下所歸往。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則已受命而作周矣。武王繼之。遂有天下。亦卒文王之功而已。然漢儒惑於讖緯。始有赤雀丹書之說。又謂文王因此遂稱王而改元。殊不知所謂天之所以爲天者。理而已矣。理之所在。衆人之心而已矣。衆人之心。是非向背。若出於一。而無一毫私意雜

於其間則是理之自然而天之所以爲天者不外是矣。今天下之心既以文王爲歸矣。則天命將安往哉。書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所謂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皆謂此耳。豈必赤雀丹書而稱王改元哉。稱王改元之說。歐陽公蘇氏游氏辯之已詳。去此而論。則此序本亦得詩之大旨。而於其曲折之意。有所未盡。已論於本篇矣。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此詩之序有得有失。蓋其本例以爲非美非刺。則詩無所爲而作。又見此詩之次。適出於宣王之前。故直以爲刺厲王之詩。又以國語有左史之言。故又以爲亦以自警。以詩考之。則其曰刺厲王者。失之。而曰自警者得之也。夫曰刺

厲王之所以爲失者。史記衛武公卽位於宣王之三十六年。不與厲王同時。一也。詩以小子目其君。而爾汝之。無人臣之禮。與其所謂敬威儀。慎出話者。自相背戾。二也。厲王無道。貪虐爲甚。詩不以此箴其膏肓。而徒以威儀詞令爲諄切之戒。緩急失宜。三也。詩詞倨慢。雖仁厚之君。有所不能容者。厲王之暴。何以堪之。四也。或以史記之年不合。而以爲追刺者。則詩所謂聽用我謀。庶無大悔。非所以望於既往之人。五也。曰自警之。所以爲得者。國語左史之言。一也。詩曰謹爾侯度。二也。又曰聿喪厥國。三也。又曰亦聿旣耄。四也。詩意所指。與淇奥所美。賓筵所悔。相表裏。五也。二說之得失。其佐驗明白如此。必去其失而取其得。然後此詩之義明。今序者乃欲合而一之。則其失者固已失。二而



其得者亦未足爲全得也。然此猶自其詩之外而言之也。若但卽其詩之本文而各以其一說反覆讀之。則其訓義之顯晦疎密。意味之厚薄淺深。可以不待考證而判然於胷中矣。此又讀詩之簡要直訣。學者不可以不知也。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此詩詳考經文。而以國語證之。其爲康王以後祀成王之詩無疑。而毛鄭舊說。定以頌爲成王之詩。周公所作。故凡頌中有成王及成康字者。例皆曲爲之說。其意其迂。其僻澁。不成文理。甚不難見。而古今諸儒。無不覺其謬者。獨歐陽公著時世論以斥之。其辯明矣。然讀者徃於舊聞。亦未遽肯深信也。小序又以此詩篇首有昊天二字。遂定以爲郊祀天地之詩。諸儒徃徃亦襲其誤。殊不知其首言

天命者止於一句。次言文武受之者亦止一句。至於成王以下。然後詳說不敢康寧。緝熙安靜之意。乃至五句而後已。則其不爲祀天地而爲祀成王。無可疑者。又況古管聖王制爲祭祀之禮。必以象類。故祀天於南。祭地於北。而其壇壝樂舞器幣之屬亦各不同。若曰合祭天地於圜丘。則古者未嘗有此瀆亂龐雜之禮。若曰一詩而兩用。如所謂冬薦魚。春獻鮪者。則此詩專言天而不及地。若於澤中方丘奏之。則於義何所取乎。序說之云。反覆推之。皆有不通。其謬無可疑者。故今特上據國語。旁采歐陽以定其說。庶幾有以不失此詩之本旨耳。或曰國語所謂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飭。故曰成者。其語成字不爲王誦之謚。而韋昭之注。大畧亦如毛鄭之說矣。此又何耶。曰。叔向蓋言

成王之所以爲成。以是三者。正猶子思所謂文王之所以爲文。班固所謂尊號曰昭。不亦宜乎者耳。韋昭何以知其必謂文武以是成其王道而不爲王誦之謚乎。蓋其爲說本出毛鄭。而不悟其非者。今欲一條千古之謬。而不免乎以誤而證誤。則亦將何時而已耶。或者又曰。蘇氏最爲不信小序。而於此詩無異詞。且又以爲周公制作所定。後王不容復有改易。成王非創業之主。不應得以基命稱之。此又何耶。曰。蘇氏之不信小序。固未嘗見其不可信之實也。夫周公制作。亦及其當時之事而止耳。若乃後王之廟所奏之樂。自當隨時附益。若商之玄鳥。作於武丁。孫子之世。漢之廟樂。亦隨時而更定焉。豈有周公之後。王乃獨不得褒顯其先王之功德。而必以改廟公爲嫌耶。基者。非必造

之於始。亦承之於下之謂也。如曰邦家之基。豈必謂太王  
王季之臣乎。以是爲說。亦不得而通矣。況蘇氏所以爲此  
實未能忘北郊集議之餘忿。今固不得而取也。



禮記正義序

孔穎達

夫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大一之初。原始要終。體之乃人情之欲。夫人上資六氣。下乘四序。賦清濁以醇醜。感陰陽而遷變。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喜怒哀樂之志。於是乎生。動靜愛惡之心。於是乎在。精粹者雖復凝然不動。浮躁者實亦無所不爲。是以古先聖王鑒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納之於德義。猶襄陵之浸。修隄防以制之。豐切方用駕之馬。設銜策以驅之。故乃上法圖象。下參方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然飛走之倫。皆有懷於嗜慾。則鴻荒之世。非無心於性情。燔黍則大享之。濫觴土鼓。乃雲門之拳石。冠冕飾於軒初。玉帛朝於虞始。夏商革命。損益可知。文武重光。典章斯備。洎乎姬日。負展臨朝。述曲禮

以節威儀制周禮而經邦國禮者體也履也郁郁乎文哉  
三百三千於斯爲盛綱紀萬事彫琢六情非彼日月照大  
明於寰宇類此松筠負貞心於霜雪順之則宗祏固社稷  
寧君臣序朝廷正逆之則紀綱廢政教煩陰陽錯於上人  
神忽於下故曰人之所生禮爲大也非禮無以事天地之  
神辨君臣長幼之位是禮之時義大矣哉暨周昭王南征  
之後彝倫漸壞彗星東出之際憲章遂泯夫子雖定禮正  
樂頌綱暫理而國異家殊異端竝作畫蛇之說文擅於縱  
橫非馬之談辯離於堅白暨乎道喪而極義乎四衛上自  
游夏之初下終秦漢之際其間岐塗詭說雖紛然競起而  
餘風曩烈亦時或獨存於是博物通人知今溫古考前代  
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是以所見各記舊聞錯總鳩聚以

類相附。禮記之目。於是乎在。去聖逾遠。異端漸扇。故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門。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爰從晉宋逮于周隋。其傳禮業者。江左尤盛。其爲義疏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崔靈恩。沈重。宣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等。其見於世者。唯皇熊二家而已。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逾遠矣。又欲釋經文。唯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遵鄭氏。乃時乖鄭義。此是本落不歸其本。狐死首丘。此皆二家之弊。未爲得也。然以熊比皇。皇氏勝矣。雖體例既別。不可因循。今奉敕刪理。仍據皇氏以爲本。其有不備。以熊氏補焉。必取文證詳悉。義理精審。剔其繁蕪。撮其機要。恐獨見膚淺。不敢



自專。謹與中散大夫守國子司業臣朱子奢、國子助教臣李善信、守太學博士臣賈公彥、行太常博士臣柳士宣、魏王東閣祭酒臣范義頴、魏王參軍事臣張權等對共呈定。至十六年。又奉

敕與前修疏人。及儒林郎守大學助教雲騎尉臣周玄達、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趙君贊、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王士樞等對。敕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成七十卷。庶能光贊大猷。垂法後進。故敘其意義。列之云爾。

周禮正義序

賈公彥

夫天育蒸民。無主則亂。立君治亂。事資賢輔。但天皇地皇之日。無事安民。降自燧皇。方有臣矣。是以易通卦驗云。天地成位。君臣道生。君有五期。輔有三名。註云。三名。公卿大夫。又云。燧皇始出。握機矩表。計寅其刻日。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註云。拒燧皇。謂人皇在伏羲前。風姓始王天下者。斗機云。所謂人皇九頭。兄弟九人。別長九州者也。是政教君臣。起自人皇之世。至伏羲因之。故文耀鉤云。伏羲作易。名官者也。又案論語撰考云。黃帝受地形。象天文以制官。伏羲已前。雖有三名。未必具立官位。至黃帝名位乃具。是以春秋緯。命曆序云。有九頭紀。時有臣。無官位。尊卑之別。燧皇伏羲既有官。則其間九皇六十四民有官。

明矣。但無文字以知其官號也。案左傳昭十七年云。秋。郊。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杜氏註云。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已姓之祖也。郊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註云。黃帝軒轅氏姬姓之祖也。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爲名號。縉雲氏蓋其一官也。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註云。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也。亦有火瑞。以火紀事。名百官也。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註云。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前。大皞後。亦受水瑞。以水名官也。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註云。大皞。伏羲氏。風姓之祖也。有龍瑞。故以龍命官也。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故爲鳥師。而鳥名。又

云鳳鳥氏。歷正之類。又以五鳥。五鳩。九扈。五雉。並爲官長。亦皆有屬官。但無文以言之。若然。則自上以來。所云官者。皆是官長。故皆云師以目之。又云。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是以少皞以前。天下之號象其德。百官之號象其徵。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因其地。百官之號因其事。事卽司徒司馬之類是也。若然。前少皞氏言祝鳩氏爲司徒者。本名祝鳩。言司徒者。以後代官況之。自少皞以上。官數畧如上說。顓頊及堯。官數雖無明說。可畧而言之矣。案昭二十九年。魏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蔡墨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註云。窮桑。帝少皞之號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

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故外傳。犁爲高辛氏之火正。此皆顓頊時之官也。案鄭語云。重犁爲高辛氏火正。故堯典註。高辛氏之世。命重爲南正司天。犁爲火正司地。以高辛與顓頊相繼無隔。故重犁事顓頊。又事高辛。若稷契與禹事堯。又事舜。是以昭十七年。服註顓頊之下云。春官爲木正。夏官爲火正。秋官爲金正。冬官爲水正。中官爲土正。高辛氏因之。故傳云。遂濟窮桑。窮桑。顓頊所居。是度顓頊至高辛也。若然。高辛時之官。唯有重犁及春之木正之等。不見更有餘官也。至於堯舜官號稍改。楚語云。堯復育重犁之後。重犁之後。卽羲和也。是以堯典云。乃命羲和。註云。高辛之世。

命重爲南正司天。犁爲火正司地。堯育重犁之後。羲氏和氏之子賢者。使掌舊職。天地之官。亦紀於近。命以民事。其時官名。蓋曰稷司徒。是天官稷也。地官司徒也。又云。分命羲仲。申命羲叔。分命和仲。申命和叔。使分主四方。註仲叔亦羲和之子。堯旣分陰陽四時。又命四子爲之官。掌四時者。字甲仲叔。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是有六官。案下驩兜曰共工。註共工水官也。至下舜求百揆。禹讓稷契暨咎繇。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註稷棄也。初堯天官爲稷。又云。帝曰契。百姓不親。汝作司徒。又云。帝曰咎繇。汝作士。此三官是堯時事。舜因禹讓。述其前功。下文云。舜命伯夷爲秩宗。舜時官也。以先後參之。唯無夏官之名。以餘官紀之。夏傳云。司馬在前。又後代況之。則羲叔爲夏官。是

司馬也。故分命仲叔。註云。官名。蓋春爲秩宗。夏爲司馬。秋爲士。冬爲共工。通稷與司徒。是六官之名見也。鄭玄分陰陽爲四時者。非謂時無四時官。始分陰陽爲四時。但分高辛時重犁之天地官。使兼主四時耳。而云仲叔。故云掌天地者。其曰伯乎。若然。堯典云。伯禹作司空。四時官不數之者。鄭云。初堯冬官爲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其有聖德。必成功。故改命司空。以官名寵異之。非常官也。至禹登百揆之任。捨司空之職。爲共工與虞。故曰垂作共工。蓋作朕虞是也。案堯典又云。帝曰疇咨若時登庸。鄭註云。堯末時。羲和之子皆歿。庶績多闕。而官廢。當此之時。雖兜共工。更相薦舉下。又云。帝曰四岳。湯湯洪水。有能俾乂。鄭云。四岳四時之官。主四岳之事。始羲和之時。主四岳者。謂之四伯。至

其處分岳事置八伯皆王官其八伯唯驩兜共工放齊眩  
四人而已其餘四人無文可知案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  
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則四岳之外更有百揆之官者但堯  
初天官爲稷至堯試舜天官之任謂之百揆舜卽真之後  
命禹爲之卽天官也案尚書傳云惟元祀巡狩四岳八伯  
註云舜格文祖之年堯始以羲和爲六卿春夏秋冬者并  
掌方岳之事是爲四岳出則爲伯其後稍處驩兜共工求  
代乃置八伯元祀者除堯喪舜卽真之年九州言八伯者  
據畿外八州鄭云畿內不置伯鄉遂之吏主之案明堂位  
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鄭註云有  
虞氏官蓋六十夏百二十殷三百四十周三百六十不得  
如此記也昏義云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鄭



云。蓋夏制依此差限。故不從記文。但虞官六十。唐則未聞。堯舜道同。或皆六十。并屬官言之。則皆有百。故成王周官云。唐虞建官惟百也。若然。自高陽已前。官名畧言於上。至於帝嚳。官號畧依高陽。不可具悉。其唐虞之官。惟四岳百揆與六卿。又堯典有典樂納言之職。至於餘官。未聞其號。夏官百有二十。公卿大夫元士。具列其數。殷官二百四十。雖未具顯。案下曲禮云。六五。五官六府六工之等。鄭皆云。殷法。至於屬官之號。亦蔑云焉。案昏義云。三公九卿者。六卿并三孤而言九。其三公又下兼六卿。故書傳云。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各兼二卿。案顧命。大保領冢宰。畢公領司馬。毛公領司空。別有芮伯爲司徒。彤伯爲宗伯。衛侯爲司空。則周時三公各兼一卿之職。與古異矣。但周監二代。郁

郁乎文。所以象天立官。而官益備。此卽官號沿革。粗而言也。



儀禮註疏序

賈公彥

竊聞道本沖虛非言無以表其疏言有微妙非釋無能悟其理。是知聖人言曲事資註釋而成。至於周禮儀禮發源是一。理有終始分爲二部。竝是周公攝政太平之書。周禮爲末儀禮爲本。本則難明末便易曉。是以周禮註者則有多門。儀禮所託後鄭而已。其爲章疏則有二家。信都黃慶者齊之盛德李孟悲者隋曰碩儒。慶則舉大畧小。經註疏漏猶登山遠望而近不知悲則舉小畧大。經註稍周似入室近觀而遠不察。二家之疏互有修短時之所尚李則爲先按士冠三加有緇布冠皮弁爵弁。旣冠又著玄冠見於君有此四種之冠。故記人下陳緇布冠委貌周弁以釋經之四種。經之與記都無天子冠法而李云委貌與弁皆天

子始冠之冠李之謬也喪服一篇凶禮之要是以南北二家章疏甚多時之所以皆資黃氏按鄭註喪服引禮記檀弓云經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爲制此服焉則經之所作表心明矣而黃氏妄云衰以表心經以表首以黃氏公違鄭註黃之謬也黃李之訓畧言其一餘足見矣今以先儒失路後宜易塗故悉鄙情聊裁此疏未敢專欲以諸家爲本擇善而從兼增已義仍取四門助教李玄植詳論可否僉謀已定庶可施矣函丈之儒青衿之後幸以玄瑕取玖得無譏焉

# 春秋序

杜預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檇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誨。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

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卽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畧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脩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畧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

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卽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壁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其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



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

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

王也。隱公護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啟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卽平王也。所用之曆。卽周正也。所稱之公。卽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繁。大經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旣作之後。方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不可。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旣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

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春秋正義序

孔穎達

夫春秋者紀人君動作之務。是左史所職之書。王者統三才而宅九有。順四時而治萬物。四時序則玉燭調於上。三才協則寶命昌於下。故可以享國永年。令聞長世。然則有爲之務。可不慎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則必盡其敬。戎則不加無罪。盟會協於禮。興動順其節。失則貶其惡。得則褒其善。此春秋之大旨。爲皇王之明鑒也。若夫三始之目。章於帝軒。六經之道。光於禮記。然則此書之發。其來尚矣。但年祀綿邈。無得而言。暨乎周室東遷。王綱不振。楚子北

伐神器將移。鄭伯取王於前。晉侯請隧於後。竊僭名號者。何國不然。專行往伐者。諸侯皆是。下陵上替。內叛外侵。九域騷然。三綱遂絕。夫子內韞大聖。逢時若此。欲垂之以法。則無位。正之以武。則無兵。賞之以利。則無財。說之以道。則不用。虛歎銜書之鳳。乃似喪家之狗。既不救於已往。冀垂訓於後昆。因魯史之有得失。據周經以正褒貶。一字所嘉。有同華袞之贈。一言所黜。無異蕭斧之誅。所謂不怒而人威。不賞而人勸。實永世而作則。歷百王而不朽者也。至於秦滅典籍。鴻猷遂寢。漢德旣興。儒風不泯。其前漢傳左氏者。有張蒼賈誼尹咸劉歆。後漢有鄭衆賈逵服虔許惠卿之等。各爲詁訓。然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此乃以冠雙屨。將絲綜麻。方鑿員枘。其可入乎。晉世杜元凱又爲左氏

集解專取丘明之傳以釋孔氏之經所謂子應乎母以膠投漆雖欲勿合其可離乎今校步儒優劣杜爲甲矣故晉宋傳授以至於今其爲義疏者則有沈文何蘇寬劉炫然沈氏於義例粗可於經傳極疎蘇氏則全不體本文唯旁攻賈服使後之學者鑽仰無成劉炫於數君之內實爲翹楚然聰惠辭博固亦罕儔而探賸鉤深未能致遠其經註易者必具飾以文辭其理致難者乃不入其根節又意在矜伐性好非毀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習杜義而攻杜氏猶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非其理也雖規杜過義又淺近所謂捕鳴蟬於前不知黃雀在其後按僖公三十三年經云晉人敗狄於箕杜註云卻缺稱人者未爲卿劉炫規云晉侯稱人與殺戰同按殺戰在葬晉文公之前可

得云背喪用兵。以賤者告。其戰在葬晉文公之後。非是背  
喪用兵。何得云與殺戰同。此則一年之經數行而已。曾不  
勘省上下。妄規得失。又襄公二十一年傳云。邾庶其以漆  
閭丘來奔。以公姑姊妻之。杜註云。蓋寡者二人。劉炫規云。  
是襄公之姑。成公之姊。只一人而已。按成公二年。成公之  
子公衡爲質。及宋逃歸。按家語本命云。男子十六而化生。  
公衡已能逃歸。則十六七矣。公衡之年如此。則於時成公  
三十三四矣。計至襄二十一年。成公七十餘矣。何得有姊  
而妻庶其。此等皆其事歷然。後世妄說。況其餘錯亂。良可  
悲矣。然此諸義疏。猶有可藝。奉

勅刪定。據以爲本。其有疎漏。以沈氏補焉。若兩義俱違。則  
特申短見。雖課率庸鄙。仍不敢自專。謹與朝請大夫國子

博士臣谷那律。故四門博士臣楊士勛。四門博士臣朱長才等對共參定。至十六年。又奉

勅與前修疏人及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上騎都尉臣馬嘉運。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上騎都尉臣王德韶。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大學助教雲騎尉臣隨德素等對

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三十六卷。冀詒諸學者以裨萬一焉。

春秋程傳序

程頤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



開人各因時而立政。賢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道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繆。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之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矣。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

時措從宐者。爲難知也。或抑或揚。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得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亦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春秋胡傳序

胡安國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

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爲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爲已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已所當敘。五禮弗庸。已所當秩。五服弗章。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已所當討。故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已。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渙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敘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放

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獄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固不能貫一辭蓋立義之精如此。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

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爲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大理日消。其効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於斯時奉承詔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爲之說以獻。雖微辭與義。或未貫通。然導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畧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

公羊傳序

何休

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  
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  
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疑  
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  
解。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爲有。甚可闕笑  
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  
逵。緣隙奮筆。以爲公羊可奪。左氏可興。恨先師觀聽不決。  
多隨二創。此世之餘事。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  
哉。余竊悲之久矣。往者畧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  
隱括。使就繩墨焉。

糸

三

穀梁傳序

范甯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弑逆篡盜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化而遷。陰陽爲之愆度。七曜爲之盈縮。川岳爲之崩竭。鬼神爲之疵厲。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愆行。增修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訥訥。履霜。堅冰。時自警。而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譏。平王以微弱。見侮。世位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口。黃河清。而天下亂。禮崩。而天下亂。朱子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逼聖王。王道盡矣。孔子觀滄海之橫流。



迴唱然而嘆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興之者在已。於是就太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脩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頹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旣弘。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爲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

作而大義垂。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文公納幣爲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爲合正。以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爲用禮。是君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讐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闕也。以妾母爲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得強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旣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而漢興以來。環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

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廢興由  
於好惡。盛衰繼之。辯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  
歎息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  
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誣。清而不短。裁而不俗。  
則淡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升平之  
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迴軫。頓駕於吳。乃帥門生故吏。我  
兄弟子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注。公羊  
則有何嚴之訓。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  
師匠。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  
違反。斯害也已。於是乃商畧名例。敷陳疑滯。博士諸儒同  
異之說。昊天不弔。泰山其頽。匍匐墓次。歔無日。日月逾  
邁。跂及視息。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并言其

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從弟彫落。二子泯沒。天實喪予。何  
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姓名。名曰春秋穀梁集解。

糸月金

孝經註疏序

邢昺

孝經者百行之宗五教之要。自昔孔子述作垂範將來。與旨微言已備。解乎註疏。尚以辭高旨遠。後學難盡討論。今特剪截元疏。旁引諸書。分義錯經。會合歸趣。一依講說次第解釋。號之爲講義也。

孝經序

傅注

夫孝經者孔子之所述作也。述作之旨者。昔聖人蘊大聖德。生不偶時。適值周室衰微。王綱失墜。君臣僭亂。禮樂崩頽。居上位者賞罰不行。居下位者褒貶無作。孔子遂乃定禮樂。刪詩書。讚易道。以明道德仁義之源。修春秋以正君臣父子之法。又慮雖知其法。未知其行。遂說孝經一十八章。以明君臣父子之行所寄。知其法者修其行。知其行者

謹其法。故孝經緯曰。孔子云。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是知孝經雖居六籍之外。乃與春秋爲表矣。先儒或云。夫子爲曾參所說。此未盡其指歸也。蓋曾子在七十弟子中。孝行最著。孔子乃假立曾子爲請益問荅之人。以廣明孝道。旣說之後。乃屬與曾子。洎遭暴秦焚書。竝爲燬燼。漢膺天命。復闡微言。孝經。河間顏芝所藏。因始傳之於世。自西漢及魏。歷晉宋齊梁。註解之者。迨及百家。至有唐之初。雖備存祕府。而簡編多有殘缺。傳行者。唯孔安國。鄭康成。兩家之註。并有梁博士皇侃義疏。播于國序。然辭多紕繆。理昧精研。至唐玄宗朝。乃詔羣儒學官。俾其集議。是以劉子玄辯鄭註有十謬七惑。司馬堅斥孔註多鄙俚不經。其餘諸家註解。皆榮華其言。安生穿鑿。

明皇遂於先儒註中採摭菁英。芟去煩亂。撮其義理。允當者。用爲註解。至天寶二年。註成。頒行天下。仍自八分御札。勒于石碑。卽今京兆石臺孝經是也。

又

唐明皇

朕聞上古其風朴畧。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猶簡。及乎仁義既有。親譽益著。聖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於是以順移忠之道路矣。立身揚名之義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知孝者德之本歟。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朕嘗三復斯言。景行先哲。雖無德教加於百姓。庶幾廣愛刑於四海。嗟乎。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況泯絕於秦。得之者皆煨燼之末。濫觴



於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故魯史春秋學開五傳。國風雅頌。分爲四詩。去聖逾遠。源流益別。近觀孝經舊註。踏駁尤甚。至於跡相祖述。殆且百家。業擅專門。猶將十室。希升堂者。必自開戶牖。攀逸駕者。必騁殊軌轍。是以道隱小成。言隱浮僞。且傳以通經爲義。義以必當爲主。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安得不剪其繁蕪。而撮其樞要也。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註。在理或當。何必求人。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約文敷暢。義則昭然。分註錯經。理亦條貫。寫之琬琰。庶有補於將來。且夫子談經。志取垂訓。雖五教之用。則別而百行之源不殊。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意有兼明。具載則文繁。畧之又義闕。今存於疏。用廣發揮。

爾雅註疏序

邢昺

夫爾雅者。先儒授教之術。後進索隱之方。誠傳註之濫觴。爲經籍之樞要者也。夫混元闢而三才肇位。聖人作而六藝斯興。本乎發德於衷。將以納民於善。洎夫醇醜既異。步驟不同。一物多名。繫方俗之語。片言殊訓。滯今古之情。將使後生。若爲鑽仰。繇是聖賢闕出。詰訓遞陳。周公倡之於前。子夏和之於後。蟲魚草木。爰自爾以昭彰。禮樂詩書。盡由斯而紛郁。然又時經戰國。邇歷挾書。傳授之徒。寤微。發揮之道。斯寡。諸篇所釋。世罕得聞。惟漢終軍。獨淡其道。豹鼠旣辯。斯文遂隆。其後相傳。乃可詳悉。其爲註者。則有犍爲文學。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雖各名家。猶未詳備。惟東晉郭景純。用心幾二十年。註解方畢。甚得六經之旨。頗詳百

物之形。學者祖焉。最爲稱首。其爲義疏者。則俗間有孫炎。高瓊。皆淺近俗儒。不經師匠。今旣奉勅校定。考案其事。必以經籍爲宗。理義所詮。則以景純爲主。雖復研精覃思。尚慮學淺意疏。謹與尚書駕部員外郎直祕閣臣杜鎬。尚書都官員外郎祕閣校理臣舒雅。太常博士直集賢院臣李維。諸王府侍講太常博士兼國子監直講臣孫奭。殿中丞臣李慕清。太理寺丞國子監直講臣王煥。大理評事國子監直講臣崔惺。佺。前知洛州永年縣事臣劉士亨等。共相討論。爲之疏釋。雖上遵睿旨。共竭於顓蒙。而下示將來。尚慙於疏畧。謹序。

爾雅序

郭璞

夫爾雅者。所以通詁訓之指歸。敘詩人之興詠。總絕代之

離詞。辯同實而殊號者也。誠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學  
覽者之渾奧。摘翰者之華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識  
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於爾雅。爾雅者。蓋興於中古。隆  
於漢氏。豹鼠旣辯。其業亦顯。英儒瞻聞之士。洪筆麗藻之  
客。靡不欽玩耽味。爲之義訓。璞不揆禱昧。少而習焉。沈研  
鑽極。二九載矣。雖註者十餘。然猶未詳備。竝多紛謬。有所  
漏畧。是以復綴集異聞。會舊書說。考方國之語。采諺俗之  
志。錯綜樊榭。博關羣言。窮其源流。究其委曲。事有隱滯。援  
據徵之。其所易了。闕而不言。別爲音圖。用祛未寤。輒復擁  
篲清道。企望塵躅者。以將來君子爲亦有所涉乎此也。



論語註疏序

何晏

敘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等傳之。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琅邪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故有魯論。有齊論。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爲宮。壞得古文論語。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篇。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爲之訓說。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

古爲之註。近故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說。前世傳授師說。雖有異同。不爲訓解。中間爲之訓解。至于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妥者。頗爲改易。名曰論語集解。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夫臣鄭沖。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侍中臣荀顗。尚書駙馬都尉關內侯臣何晏等上。

孟子正義序

孫 頤

夫總羣聖之道者莫大乎六經。紹六經之教者莫尚乎孟子。自昔仲尼既沒。戰國初興。主化陵遲。異端竝作。儀行肆其詭辯。楊墨飾其淫辭。遂致王公納其謀。以紛亂於上。學者循其踵。以蔽惑於下。猶泮水懷山。時盡昏墊。繁蕪塞路。孰可芟夷。惟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覺之志。拔邪樹正。高行厲辭。導王化之源。以救時弊。開聖人之道。以斷羣疑。其言精而贍。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獨尊於千古。非聖賢之倫。安能至於此乎。其書由炎漢之後。盛傳於世。爲之註者。則有趙岐。陸善經。爲之音。則有張鑑。丁公著。自陸善經已降。其所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惟是音釋。二家撰錄。俱未精當。張氏則徒分章句。漏落頗多。丁氏則稍識



指歸。僞謬時有。若非再加刊正。詎可通行。臣竊前奉敕與同判國子監王旭。國子監直講馬龜符。國子監說書吳易直。馮元等。作音義二卷。已經進呈。今輒罄淺聞。隨趙氏所說。仰效先儒釋經。爲之正義。凡理有所滯。事有所遺。質諸經訓。與之增明。雖仰測至言。莫窮於奧妙。而廣傳博議。更俟於發揮。謹上。

題辭解

孫奭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其篇目則各自有名。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爲魯所并。又言邾爲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或曰孟子

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三桓子孫。旣以衰微。分適他國。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爲上賢。先王大道。陵遲隳廢。異端竝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衆者。非一。孟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正塗壅底。仁義荒怠。佞僞馳騁。紅紫亂朱。於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詒後人。仲尼有云。

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荅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偃。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論語者。五經之鎔鑄。六藝之喉衿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

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毀鬲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衆。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正。其文不能弘淡。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孟子旣沒之後。大道遂紉。逮至嬴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爲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以獨至。其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爲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

詩也。今諸解者。往往撫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不同。孟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余生西京。世尋不祚。有自來矣。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知命之際。嬰戚于天。邁屯離蹇。詭姓遁身。經營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勦形瘵。何勤如焉。嘗息肩弛擔於濟岱之間。或有溫故知新。雅德君子。矜我劬瘁。睠我皓首。訪論稽古。慰以大道。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惟六籍之學。先覺之士。釋而辯之者。旣已詳矣。儒家惟有孟子。閑遠微妙。縉與難見。宜在條理之利。於是乃述已所聞。證以經傳。爲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旨。分爲上下。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施於新學。可以寤疑辯惑。愚亦未能審於是非。後之明者。見其違闕。儻改而正諸不。

亦空乎

孟子集注

卷三





史序錄

天都吳承漸公儀纂輯

明人江詒孫仲謀

男

楷端人

全較

史記正義序

張守節

史記者漢太史公司馬遷作。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南遊江淮。講學齊魯之郡。紹太史。繼春秋。括文魯史。而包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而撫楚漢春秋。貫紬經傳。旁搜史子。上起軒轅。下旣天漢。作十二本紀。帝王興廢。悉詳。三十世家。君國存亡。畢著。八書贊陰陽禮樂。十表定代系年。封七十列傳。忠臣孝子之誠備矣。筆削冠於史籍。題目足以經邦。裴駰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自劉向揚雄。皆稱良史。



之才。況增典。泐滅簡冊。闕遺比之春秋。言辭古質。方之爾漢。文省理幽。守節涉學三十餘年。六籍九流。地理蒼雅。銳心觀採。評史漢。詮衆訓。釋而作正義。郡國城邑。委曲申明。古典幽微。竊探其美。索理允愜。次舊書之旨。兼音解注。引致旁通。凡成三十卷。名曰史記正義。發揮膏肓之辭。思濟滄溟之海。未敢侔諸秘府。冀訓詁而齊流。庶貽厥子孫。世疇茲史。于時歲次丙子。開元二十四年八月。殺青斯竟。

史記索隱序

司馬貞

史記者。漢太史司馬遷父子之所述也。遷自以承五百之運。繼春秋而纂是史。其褒貶覈實。頗亞於丘明之書。於是上始軒轅。下訖天漢。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系家。七十列傳。凡一百三十篇。始變左氏之體。而年載悠邈。簡冊

闕遺勒成一家其勤至矣。又其屬稿先據左氏國語系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及諸子百家之書。而後貫穿經傳。馳騁古今。錯綜彙括。各使成一國一家之事故其意難究詳矣。比於班書。微爲古質。故漢晉名賢未知見重。所以魏文侯聽古樂則唯恐臥。良有以也。逮至晉末。有中散大夫東莞徐廣。始考異同。作音義十三卷。宋外兵叅軍裴駟。又取經傳訓釋。作集解。合爲八十卷。雖粗見微意。而未窮討論。南齊輕車錄事鄒誕生。亦作音義三卷。音則微殊。義乃更畧。爾後其學中廢。貞觀中。諫議大夫崇賢館學士劉伯莊。達學宏才。鉤深探賾。又作音義二十卷。比於徐鄒。音則具矣。殘文錯節。異音微義。雖知獨善。不見傍通。欲使後人從何准的。貞觀間。陋識頗事鑽研。而家傳是書。不敢失墜。初欲

改更舛錯。裨補疎遺。義有未通。兼重註述。然以此書殘缺。雖多實爲古史。忽加穿鑿。難允物情。今止探求異聞。採摭典故。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者。釋文演註。又爲述贊。凡三十卷。號曰史記索隱。雖未敢藏之書府。亦欲以貽厥孫謀云。

### 索隱後序

夫太史公紀事。上始軒轅。下訖天漢。雖博采古文。及傳記諸子。其間殘缺蓋多。或訪搜異聞。以成其說。然其人好奇而詞省。故事覈而文微。是以後之學者。多所未究。其班氏之書。成於後漢。彪旣依遷而述。所以條流更明。且又兼采衆賢。羣理畢備。故其旨富。其詞文。是以近代諸儒。共所鑒仰。其訓詁蓋亦多門。蔡謨集解之時。已有二十四家之說。



周備義則更畧惜哉古史微文遂由數賢祕寶其學殆絕前朝吏部侍郎許子儒亦作註義不觀其書崇文館學士張嘉會獨善此書而無註義貞少從張學晚更研尋初以殘缺處多兼鄙褚少孫誣謬因憤發而補史記遂兼註之然其功殆半乃自矐曰千載古良史難更然因退揆音義重作贊述蓋欲以剖盤根之錯節遵北轅於司南也凡爲三十卷號曰史記索隱云

補史記序

小司馬氏

太史公古之良史也家承二正之業人當五百之運兼以代爲史官親掌圖籍慨春秋之絕筆傷舊典之闕文遂乃錯綜古今囊括記錄本皇王之遺事擇人臣之故實爰自黃帝迄於漢武歷載悠邈舊章罕補漁獵則窮於百氏筆

削乃成於一家。父作子述。其勤至矣。然其敘勸褒貶。頗稱折衷。後之作者。咸取則焉。夫以首創者難爲功。因循者易爲力。自左氏之後。未有體制。而司馬公補立紀傳規模。別爲書表題目。莫不本紀十二。象歲星之一周。八書有八篇。法天時之八節。十表放剛柔十日。三十世家。比月有三旬。七十列傳。取懸車之暮齒。百三十篇。象閏餘而成歲。其間禮樂刑政。君舉必書。福善禍淫。用垂炯誠。事廣而文局。詞質而理暢。斯亦盡美矣。而未有盡善者。具如後論。雖意出當時。而義非經遠。蓋先史之未備。成後學之深疑。借如本紀敘五帝而闕三皇。世家載列國而有外戚。邾許春秋次國畧而不書。張吳敵國。蕃王抑而不載。竝編錄有闕。竊所未安。又列傳所著。有管晏及老子韓非。管晏乃齊之賢卿。

卽如其例則吳之延陵鄭之子產晉之叔向衛之史魚盛德不闕何爲蓋闕伯陽清虛爲教韓子峻刻制法靜躁不同德刑斯外今爰柱史共漆園同傳公子與商君竝列可  
不善歟其中遠近乖張詞義踳駁或篇章倒錯或贊論粗疎蓋由遭逢非罪有所未暇故十篇有錄無書是也然其  
網絡古今敘述懲勸異左氏之微婉有南史之典實所以  
揚惟班固等咸稱其有良史之才蓋信乎其然也後褚少  
孫亦頗加補綴然猶未能周備貞業謝頤門人非博古而  
家傳是學頗事討論思欲續成先志潤色舊史輒黜陟陞  
降改定篇目其有不備竝採諸典籍以補闕遺其百三十  
篇之贊記非周悉竝更申而述之附于衆篇之末雖曰任  
簡必有可觀其所改更具條于後至如徐廣唯畧出音訓

兼記畢周未能考覈是非解釋文句。其裴駰實亦後進名家。博採羣書。專取經傳訓釋以爲集解。然則時有冗長。至於盤根錯節殘缺紕繆。咸拱手而不言。斯未可謂通學也。今輒按今古仍以裴爲本。兼自見愚管重爲之註。號曰小司馬史記。然前朝顏師古止註漢史。今竝謂之顏氏漢書。貞雖位不逮顏公。旣補史舊。兼下新意。亦何讓焉。

史記集解序

裴駰

班固有言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畧。或有抵牾。亦其所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



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  
目劉向尋雋博通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  
理。藉而不華。質而不佞。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  
謂之實錄。駟以爲固之所言。世稱其當。雖時有紕繆。實勒  
成一家。總其大較。信命世之宏才也。考較此書。文句不同。  
有多有少。莫辯其實。而世之惑者。定彼從此。是非相貿。真  
僞舛雜。故中散大夫東莞徐廣。研核衆本。爲作音義。具列  
異同。兼述訓解。粗有所發明。而後恒省畧。聊以愚管。增演  
徐氏。采經傳百家。并先儒之說。豫是有益。悉皆抄內。刪其  
游辭。取其要實。或義在可疑。則數家兼列。漢書音義。稱臣  
瓚者。莫知氏姓。今直云瓚。曰又都無姓名者。但云漢書音  
義。時見微意。有所裨補。譬譬星之繼朝陽。飛塵之集華嶽。

以徐爲本。號曰集解。未詳則闕。弗敢臆說。人心不同。聞見異辭。班氏所謂疏畧抵牾者。依違不悉辯也。愧非胥臣之多聞。子產之博物。妄言末學。蕪穢舊史。豈足以關諸畜德。庶賢無所用心而已。



漢書敘例

顏師古

儲君體上哲之姿。膺守器之重。俯降三善。博綜九流。觀炎漢之餘風。究其終始。懿孟堅之述作。嘉其宏贍。以爲服應。曩詭疎紊尚多。蘇晉衆家。剖斷蓋尠。蔡氏纂集。尤爲抵牾。自茲以降。蔑足有云。悵前代之未周。愍將來之多惑。顧名幽仄。俾竭芻蕘。匡正睽違。激揚鬱滯。將以博喻。曾齒遠覃。邦國弘敷。錦帶啟導。青襟曲稟。宏規備蒙。嘉惠增榮。改觀重價。流聲斗筭之林。徒思罄力。駑蹇之足。終慚遠致。歲在重光。律中大呂。是謂涂月。其書始就。不恥在簡。輒用上聞。粗陳指例。式存揚推。

漢書舊無註解。唯服虔應劭等各爲音義。自別施行。至典午中朝。爰有晉灼集爲一部。凡十四卷。又頗以意增益。時

辨前人當否。號曰漢書集註。屬永嘉喪亂。金行播遷。此書雖存。不至江左。是以爰自東晉。及于梁陳。南方學者。皆弗之見。有臣瓚者。莫知氏族。考其時代。亦在晉初。又總集諸家音義。稍以已知所見。續廁其末。舉駁前說。喜引竹書。自謂甄明。非無美爽。凡二十四卷。分爲兩秩。今之集解音義。則是其書。而後人見者。不知臣瓚所作。乃謂之應劭等集解。王氏七志。阮氏七錄。竝題云然。斯不啻耳學者。又斟酌瓚姓。附著安施。或云傳矣。旣無明證。亦足取信。蔡謨全取臣瓚一部。散入漢書。自此以後。遂有註本。但意浮功淺。不加隱括。屬輯乖所。錯亂實多。或乃離可本文。隔其辭句。穿鑿妄起。職此之由。與未註之前。大不同矣。謨亦有三兩處錯意。然於學者。竟無弘益。

漢書舊文。多有古字。解說之後。屢經遷易。後人習讀。以意刊改。傳寫既多。彌更淺俗。今則曲覈古本。歸其真正。一往難識者。皆從而釋之。古今異言。方俗殊語。末學膚受。或未能通意有所疑。輒就增損。流遞忘返。穢濫實多。今皆刪削。克復其舊。禮樂歌詩。各依當時律呂。脩短有節。不可格以恒例。讀者茫昧。無復識其斷章。解者支離。又乃錯其句韻。遂使一代文采。空韞精奇。累葉鑽求。罕能通習。今竝隨其曲折。剖判義理。歷然易曉。更無疑滯。可得諷誦。開心順耳。凡舊註是者。則無間然。具而存之。以示不隱。其有指趣畧舉。結約未伸。衍而通之。使皆備悉。至於詭文僻見。越理亂真。匡而矯之。以祛惑蔽。若汎說非當。蕪辭競逐。苟出異端。徒爲煩冗。祇穢篇籍。蓋無取焉。舊所闕漏。未嘗解說。普更

詳釋。無不洽通。上考典謨。旁究蒼雅。非苟臆說。皆有援據。六藝殘缺。莫覩全文。各自名家。楊鑣分路。是以向歆班馬。仲舒子雲。所引諸經。或有殊異。與近代儒者。訓義弗同。不可追駁前賢。妄指瑕類。曲從後說。苟會局塗。今則各依本文。敷暢厥指。非不考練。理固允然。亦猶康成註禮。與其書。易相偕。元凱解傳。無係毛鄭詩文。以類而言。其意可了。爰自陳項。以訖哀平。年載既多。綜緝斯廣。所以紀傳表志。時有不同。常由筆削未休。尚遺秕稗。亦爲後人傳授。先後錯雜。隨手率意。遂有乖張。今皆窮波討源。博會覽釋。

字或難識。兼有借音。義指所由。不可訾謫。若更求諸別卷。終恐廢於披覽。今則各於其下。隨卽翻音。至如常用可知。不涉疑昧者。衆所共曉。無煩翰墨。近代註史。競爲該博。多

引雜說攻擊本文。至有詆訶言辭。拊撫利病。顯前脩之紕  
僻。騁已識之優長。乃效矛盾之仇讐。殊乖粉澤之光潤。今  
之註解。翼贊舊書。一遵軌轍。閉絕岐路。

### 敘錄

唐 庚

前漢書。班固所作也。固字孟堅。後漢章帝時人。初太史公  
作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父子。及諸好事  
者。若馮商。衛衡。楊雄。史孝山。褚少孫。段肅。韋融。相次撰續。  
迄于哀平。猶名史記。至後漢明章間。固父彪續其書。未就  
而卒。

按後漢班彪傳。彪旣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  
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  
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採前史。



遺事作後傳數十篇。以謂遷史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竝時之人。不記其字。或郡而不縣。今此後篇慎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爲世家。唯紀傳而已。彪卒。子固以父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顯宗召除蘭臺令。史使終成前書。起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爲十二帝紀。八表。十志。七十列傳。凡百篇。一百一十有八卷。

按後漢列女傳。曹大家。班彪女。一名昭。博學高才。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成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

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瞻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瞻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疊疊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譏遷。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外籟。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爲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嗚呼。古人之所以致論於目睫也。贊曰。二班懷文。裁成帝墳。比良遷董。兼麗卿雲。彪識皇命。固迷世紛。



上三國志注表

陳三國志遺書

裴松之

臣松之言。臣聞智周則萬里自賔鑒遠則物無遺照雖盡性窮微深不可識。至於緒餘所寄。則必接乎麤迹。是以體備之量。猶曰好察邇言。畜德之厚。在於多識往行。伏惟陛下。道該淵極。神超妙物。暉光日新。郁哉彌盛。雖一貫墳典。怡心玄蹟。猶復降懷近代。博觀興廢。將以總括前蹤。貽誨來世。臣前被詔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國志。壽書餘敘可觀。事多審正。誠游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畧。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撫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注記分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

判竝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  
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  
論辯。自就撰集已垂期月。寫校始訖。謹封上呈。竊惟續事  
以衆色成文。蜜蠶以兼采爲味。故能使絢素有章。音韻本  
質。臣寔頑乏。顧慙二物。雖自整勵。分絕藻績。猶恐南食  
時之敏。又微狂簡斐然之作。淹畱無成。祗獲不足以  
上酬聖旨。少塞愆責。愧懼之深。若墜淵谷。并奉以聞。

### 本傳

五書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也。少好學。爲亭同郡譙周仕宦  
爲觀閣令史。宦人黃皓專弄威權。大臣皆曲意附之。壽獨  
不爲之屈。由是屢被譴黜。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  
之。鄉黨以爲貶議。及蜀平。坐是沉滯者累年。司空張華愛

其才以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舉爲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補陽平令。撰蜀相諸葛亮集奏之。除著作郎領本郡中正。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書而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爲時所重如此。或云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爲立傳。壽父爲馬謖參軍謖爲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爲亮立傳謂亮將畧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張華將舉壽爲中書郎荀勗忌華而疾壽遂諷吏部遷壽爲長廣太守辭母老不就杜預將之鎮復薦之於帝。宐補黃散由是授御史治書以母憂去職母

遺言令裴洛陽壽。遺言：「危久生不。」母裴妻竟祖。裴初  
譙周嘗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  
宐溪慎之。壽至此再致廢辱，皆如周言。後數歲，起爲太子  
中庶子，未拜。元康七年病卒。時年六十五。梁州太中正尚  
書郎范頴等上表曰：「昔漢武帝詔曰：『司馬相如病甚，可遣  
悉取其書。』使者得其遺言，言封禪事。天子異焉，臣等按故  
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諫，明乎得失，有益風  
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應詔撰錄，于是詔下河  
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壽又撰三國志五十篇，益都耆  
舊傳十篇，餘文章並傳于世。」

節錄裴松之傳

宋書

裴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博覽墳籍，立身簡素。年二十

拜殿中將軍。歷員外散騎侍郎。國子博士。太初元嘉三年。分遣大使巡行天下。松之使湘州。稱指轉中書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上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紀。增廣異聞。既成。奏上。上善之。曰。此爲不朽矣。後續何承天國史。未及撰述。二十八年卒。時年八十。





晉書載記序

唐太宗

古者帝王乃生奇類淳維伯禹之苗裔。豈異類哉。反首衣皮。殄飧飲漣。而震驚中域。其來自遠。天未悔禍。種落彌繁。其風俗險詖。性靈馳突。前史載之。亦以詳備。軒帝患其干紀。所以徂征。武王竄以荒服。同乎禽獸。而於露寒之野。候月覘風。覩隙揚埃。乘間騁暴。邊城不得綏帶。百姓靡有室家。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此言能教訓卒伍。整齊車甲。邊場旣伏。境內以安。然則燕築造陽之郊。秦塹臨洮之險。登天山。紀絕一作地脉苞立菟。欸黃河。所以防夷狄之亂中華。其備豫如此。漢宣帝初納呼韓居之亭鄣。委以候望。始寬戎狄。光武亦以南庭數萬。徙入西河。後亦轉至五原。連延七郡。董卓之亂。則汾晉之郊蕭然矣。郭欽騰牋

於武帝。江統獻策於惠皇。皆以爲魏處戎夷。繡居都鄙。請移沙塞之表。定一殷周之服。統則憂諸并部。欽則慮在盟津。言猶自口。元海已至。語曰。失以豪釐。晉卿大夫之辱也。噫之誓兵。東兼齊地。曜之馳旆。西踰隴山。覆沒兩京。蒸徒百萬。天子陵江御物。分據地險。迴首中原。力不能救。劉長淮以北。大抵棄之。胡人利我艱虞。分鑣起亂。晉臣或阻兵遐遠。接武効尤。大凡劉元海以惠帝永興元年。據離石。稱漢後九年。石勒據襄國。稱趙。張氏先據河西。是歲自石勒後三十六年也。重華自稱涼王。後一年冉閔據鄴。稱魏。後一年苻健據長安。稱秦。慕容氏先據遼東。稱燕。是歲自苻健後一年也。僞始僭號。後三十一年。後燕慕容垂據鄴。後二年西燕慕容冲據阿房。是歲也。乞伏國仁據枹罕。稱秦。

後一年慕容永據上黨是歲也。呂光據姑臧稱涼。後十二年慕容德據滑臺稱南燕是歲也。禿髮烏孤據廉川稱南涼。段業據張掖稱北涼。後三年李玄盛據敦煌稱西涼。後一年沮渠蒙遜殺段業自稱涼。後四年譙縱據蜀稱成都王。後二年赫連勃勃據朔方稱大夏。後二年馮跋殺離班據和龍稱北燕。提封天下十喪其八。莫不龍旌帝服。建社開枋華。彞咸暨人物斯在。或纂通都之鄉。或擁數州之地。雄圖內卷。師旅外并。窮兵凶於勝負。盡人命於鋒鏑。其爲戰國者一百三十六載。抑元海爲之禍首云。



節錄沈約本傳

梁書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也。祖林子。宋征虜將軍。父璞。淮南太守。璞元嘉末被誅。約幼潛竄。會赦免。約左目重瞳子。腰有紫志。聰明過人。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京師莫比。少時孤貧。丐於宗黨。得米數百斛。爲宗人所侮。覆米而去。及貴。不以爲憾。用爲郡部傳。嘗侍讌。有妓師是齊文惠宮人。帝問識座中客不。曰惟識沈家令。約伏座流涕。帝亦悲焉。爲之罷酒。約歷仕三代。該悉舊章。博物洽聞。當世取則。謝立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文章。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藉勢。頗累清談。及居端揆。稍弘止足。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而終不能去。論者方之山濤。用事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政之得失。唯唯而已。初高祖

有憾於張稷。及稷卒。因與約言之。約曰。尚書左僕射出作邊州刺史。已往之事。何足復論。帝以爲姦家相。爲大怒。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輦歸內殿。約懼。不覺高祖起。猶坐如初。及還。未至牀。而憑空頓於戶下。因病夢齊和帝。以劍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已出。高祖遣上省醫徐英視約疾。還具以狀聞。先此約嘗侍譙。值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曰。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卽羞歎。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及聞赤章事。大怒。中使譴責者數焉。約懼。遂卒。有司諡曰文。帝曰。懷情不盡。曰隱。故改爲隱云。所著晉書百一十卷。宋書百卷。齊紀二十卷。高祖紀十四卷。邈言十卷。謚例十卷。宋文

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皆行於世。又授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寤。而獨得胸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帝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木德將謝。昏嗣流虐。慄慄黔黎。命懸晷漏。高祖義拯橫潰。志寧區夏。謀謨帷幄。寔寄良平。至於范雲沈約。參預締構。贊成帝業。加雲以機警明瞻。濟務益時。約高才博洽。名亞遷董。俱屬興運。蓋一代之英偉焉。





節錄蕭子顯本傳

梁書

蕭子顯字景陽。子恪第八弟也。幼聰慧。文獻王素之愛過諸子。七歲封寧都縣侯。永元末。以王子例拜給事中。天監初。降爵爲子。累遷安西外兵仁威記室參軍。司徒主簿。太尉錄事。子顯偉容貌。身長八尺。好學工屬文。嘗著鴻序賦。尚書令沈約見而稱曰。可謂得明道之高致。蓋幽通之流也。又採衆家後漢。考正同異。爲一家之書。又啟撰齊史。書成表奏之。詔付祕閣。累遷太子中舍人。建康令。邵陵王友。丹陽尹丞。中書郎。守宗正卿。出爲臨川內史。還除黃門郎。中大通二年。遷長兼侍中。高祖雅愛子顯才。又嘉其容止吐納。每御筵侍坐。偏顧訪焉。嘗從容謂子顯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衆史可廢。子顯對曰。仲尼讚易道黜八索。述職

方除九丘聖製符同復在茲日時以爲名對三年以本官領國子博士高祖所製經義未列學官子顯在職表置助教一人。生十人。又啟撰高祖集并普通北伐記其年遷國子祭酒。又加侍中。於學遞迹高祖五經義五年領吏部尚書侍中如故。子顯性凝簡頗負其才氣。及掌選見九流官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搗而已。衣冠竊恨之。然太宗素重其爲人在東宮時每引與促宴。子顯嘗謂太宗曰。太宗謂坐客曰。嘗聞異人間出今日始知是蕭子顯。其見重如此。大同三年出爲仁威將軍。吳興太守。子顯卒。時年四十九。詔曰。仁威將軍吳興太守子顯。忠義凌舉。宗中佳器。分竹未久。奄到喪殞。惻愴于懷。可贈侍中。中書令。今便舉哀。及葬。請謚。手詔侍才傲物。宜謚曰驕。子顯嘗爲自序。其畧

云。余爲郢陵王友。忝還京師。遠思前比。卽楚之唐宋。梁之嚴鄒。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鴈初鶯。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毋不能已也。子顯所著後漢書一百卷。齊書六十卷。普通北伐記五卷。貴儉傳三十卷。文集二十卷。

上南齊書表

曾鞏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撰。始江淹已爲十志。沈約又爲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別爲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敘其篇目。曰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爲法戒。則必得其所託。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託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有殊功。踴德。非

命之運。其理而不宣。蓋二而云矣。可云至三。其理已明。形。可幸而掩也。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解也。何以知其然邪。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出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爲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爲治天下之具。而爲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邪。并與其渙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指者。如卽乎其人。是可謂明足以及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又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皆

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爲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歿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剝已意。以爲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采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爲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雋偉拔出之材。非常之上也。然顧以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純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矣。故

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況其他邪。至於宋齊梁陳  
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爲也。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  
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績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  
不可以強而有邪。數世之史既然。故其事迹曖昧。雖有隨  
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傾動天下  
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偷奪傾危。悖理反義之  
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邪。可不惜  
哉。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爲之者。亦必天下  
之材。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臣恂臣寶臣穆  
臣藻臣洪臣覺臣彥若臣謹序目錄昧死上

本傳

姚思廉

姚察字伯審。吳興武康人也。幼有至性。事親以孝聞。六歲誦書萬餘言。弱不好弄。博奕雜戲。初不經心。勤苦厲精。以夜繼日。年十二。便能屬文。梁簡文帝時。在東宮。盛修文義。卽引於宣猷堂聽講。論難爲儒者所稱。及簡文嗣位。除南郡王行參軍。兼尚書駕部郎。值梁室喪亂。於金陵隨二親還鄉里。時東土兵荒。人饑相食。告糴無處。察家口旣多。並採野蔬自給。察每崎嶇艱阻。求請供養之資。糧粒恒得相繼。又常以已分減推諸弟妹。乃至故舊乏絕者。皆相分卹。自甘唯藜藿而已。在亂離之間。篤學不廢。元帝於荊州卽位。授察原鄉令。中書侍郎領著作杜之偉。與察漢相眷遇。表用察佐著作。仍撰史。吏部尚書徐陵時領著作。復引爲



史佐太清初補宣明殿學士除散騎侍郎左通直尋兼通直散騎常侍報聘于周江左耆舊先在關右者咸相傾慕沛國劉臻竊于公館訪漢書疑事十餘條竝爲剖析皆有經據臻謂所親曰名下定無虛士著西聘道里記所敘事甚詳使還補東宮學士于時濟陽江總吳國顧野王陸瓊從弟瑜河南褚玠北地傅綽等皆以才學之美晨夕娛侍察每言論製述咸爲諸人宗重儲君湛加禮異情越羣僚宮內所須方幅手筆皆付察立草歷仁威淮南王平南建安王二府諮議參軍丁內憂去職俄起爲戎昭將軍知撰梁史事固辭不免後主纂業勅兼東宮通事舍人將軍知撰史如故初梁季淪沒父僧坦入于長安察蔬食布衣不聽音樂至是凶問因聘使到江南時察母韋氏喪制適除

後主以察羸瘠。慮加毀頓。乃密遣中書舍人司馬中就宅發哀。仍勅中書加譬抑。余後又遣中書宣旨誡喻曰。知比哀毀過禮。甚用爲憂。卿迥然一身。宗奠是寄。毀而滅性。聖教所不許。宜微自遣割。以存禮制。憂懷旣淡。故有此及。服闋除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察旣累居憂服。兼齋素日久。自免憂後。因加氣疾。後主嘗別召見。見察柴瘠過甚。爲之動容。乃謂察曰。朝廷惜卿。卿宜自惜。旣蔬菲歲久。可停持長齋。又遣度支尚書王瑗宣旨。重加慰喻。令從晚食。手勅曰。卿羸瘠如此。齋非累年。不宜一飯有乖。將攝若從所示。甚爲佳也。尋授度支尚書。旬月遷吏部尚書。領著作。竝如故。察既博極墳素。尤善人物。至於剡氏所起枝葉。所分官職。姻娶與衰。高下。舉而論之。無所遺失。且澄鑒之職。時人久

以梓匠相許。及遷選部。雅允朝望。初吏部尚書蔡徵移中書令。後主方擇其人。尚書令江總等咸共薦察。勅答曰。姚察非唯學藝優博。亦是操行清修。典選難才。今得之矣。乃神筆艸詔。讀以示察。察辭讓甚切。後主曰。選衆之舉。僉議所歸。昔毛玠雅量清恪。盧毓心平體正。王蘊銓量得地。山濤舉不失才。就卿而求。必兼此矣。且我與卿雖君臣禮隔。情分殊常。藻鏡人倫。良所期寄。亦以無慙。則慙也。陳減入隋。開皇九年。詔授祕書丞。別勅成梁陳二史。又勅於朱華閣長參。文帝知察蔬菲。別曰。乃獨名。賜菓菜。乃指察謂朝臣曰。聞姚察學行。當今無雙。今乃唯得此一人。十三年。襲封北絳郡公。丁後母杜氏。喪解職。在服制之中。有白鳩巢于戶上。年七十四。大業二年。終于東都。遺令。

薄葬。曰。吾意斂以法服。竝宜用布。松板薄棺。纔可周身。主周於棺而已。葬日。止靈車。卽送厝舊塋北。不須立靈。置一小牀。每日設清水。六齋日設齋食。菓菜任家有無。不須別經營也。察性至孝。有人倫鑒識。沖虛謙遜。不以所長矜人。終日恬靜。唯以書記爲樂。於墳籍無所不觀。每有製述。多用新奇。人所未見。咸重富博。且專志著書。白首不倦。手自抄撰。無時輟輟。所著漢書訓纂三十卷。說林十卷。西聘玉璽建康三鍾等記各一卷。悉竊該博。并文集二十卷。竝行於世。察所撰梁陳史。雖未畢功。隋文帝開皇之時。遣內史舍人虞世基索本。且進上。今在內殿。梁陳二史本。多是察之所撰。其中序論及紀傳有所闕者。臨亡之時。仍以體例誠約。子思廉博訪撰續。思廉泣涕奉行。思廉在陳。爲衡陽

王府法曹參軍轉會稽王主簿入階補漢王府行參軍掌  
記室尋除河間郡司法大業初內史侍郎虞世基奏思廉  
踵成梁陳二代史自爾以來稍就補續

### 贊

史臣曰史臣先臣稟茲令德尤斯百行可以厲風俗可以  
厚人倫至於九流七畧之書名山石室之紀汲郡孔堂之  
書玉箱金板之文莫不窮研奇奧遍探坎井故道冠人師  
措紳以爲準的既歷職貴顯國典朝章古今疑議後主皆  
取先臣斷決焉

梁書目錄序

曾鞏

梁書六本紀五十列傳合五十六篇。唐貞觀三年詔右散騎常侍姚思廉撰。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頗采諸儒謝朓等所記以成此書。臣等既校正其文字。又其次爲目錄一篇而敘之曰。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竝起。佛最晚出。爲中國之患。而在梁爲尤甚。故不得不論也。蓋佛之徒。自以謂吾之所得者內。而世之論佛者皆外也。故不可絀。雖然。彼惡覩聖人之內哉。言曰。思曰。睿。睿作聖。蓋思者。所以致其知也。能致其知者。察三才之道。辯萬物之理。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此之謂窮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則在我者之足貴。在彼者之不足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誠心以好之。有好

之之心而不能樂之。未可也。故加之至意以樂之。能樂之則能安之矣。如是則萬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萬物之所不能累。故吾之所以盡其性也。能盡其性則誠矣。誠者成也不惑也。既成矣。必充之。使可大焉。既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則合智之民。肖翹之物。有待於我者。莫不由之以至其性。遂其安。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德如此其至也。而應乎外者。未嘗不與人同。此吾之道。所以爲天下之達道也。故與之爲衣冠。飲食冠昏喪祭之具。而由之以教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一出乎人情。與之同其吉凶。而防其憂患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與之處而安。五治之所集也。危且亂之所去也。與之所處者。其具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不謂聖矣乎。既聖矣。則無思也。

其至者循理而已。無爲也。其動者應物而已。是以覆露乎萬物。鼓舞乎羣衆。而未有能測之者也。可不謂神矣乎。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聖人之內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佛之說。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固其所以爲失也。夫得於內者。未有不可行於外也。有不可行於外者。斯不得於內矣。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過此。聖人所以兩得之也。智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萬事之理。道足以爲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此百家之所以兩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則佛之徒。自以謂得諸內者。亦可謂妄矣。夫學史者。將以明一代之得失也。臣等故因梁之事。而爲著聖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傳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而有志於內者。庶不以



此而易彼也。

身月全

二

姚思廉傳

唐書

姚思廉。本名簡。以字行。陳吏部尚書察之子。陳亡。察自吳興遷京兆。遂爲萬年人。思廉少受漢書於察。盡傳其業。寡嗜欲。惟一於學。未嘗問家人生貲。仕陳。會稽王主簿。入隋。爲漢王府參軍事。以父喪免服。除補河間郡司法書佐。初。察在陳。嘗修梁陳二史未就。歿。以屬思廉。故思廉表父遺言。有詔聽續。煬帝又詔與起居舍人崔祖濟修區寓圖志。遷代王侍讀。高祖定京師。府僚皆奔亡。獨思廉侍王。兵將升殿。思廉厲聲曰。唐公起義。本安王室。若等不宐無禮於王。衆貽却。布列階下。帝義之。聽扶王至順陽閣。泣辭去。觀者歎曰。仁者有勇。謂此人乎。俄授秦王府文學。王討徐圓朗。嘗語隋事。慨然歎曰。姚思廉蒙素刃以明大節。古所難

者時思廉在洛陽遣使遺物三百段致書曰景想節義故  
有是贈王爲皇太子遷洗馬卽位改著作郎弘文館學士  
詔與魏徵共撰梁陳書思廉采謝吳顧野王等諸家言推  
究綜括爲梁陳二家史以卒父業賜雜綵五百段加通直  
散騎常侍以藩邸恩凡政事得失許密以聞思廉亦展盡  
無所諱帝幸九成宮思廉以爲離宮游幸是秦皇漢武事  
非堯舜禹湯所爲帝諭曰朕嘗苦氣疾熱卽頓劇豈爲游  
賞者乎賜帛五十匹拜散騎常侍豐城縣男卒贈太常卿  
諡曰康陪葬昭陵

贊曰隋煬帝失德高祖總豪英興北方鼓行入關舉京師  
轟若雷霆思廉以諸生侍屏主奮然陳大義挫虓虎而奪  
之氣勇夫悍心褫駭自卻不敢加無禮於其君誠使有國

家者舉不失義天下其何以抗之哉。宣太宗之尊表云。

五ノリ

ニ

陳書目錄序

曾 鞏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姚思廉  
撰。始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錄二代之事。未就而陳亡。  
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察因以所論載  
每一篇成。輒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書。又未  
就而察歿。察之將歿。屬思廉以繼其業。唐興。武德五年。高  
祖以自魏至宋二百餘歲。世統數更。史事放逸。乃詔論次。  
而思廉遂受詔爲陳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譔  
於秘書內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觀察等之爲此書。歷  
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此。然及其既  
成。與宋魏梁等書。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迹。  
亦罕得而詳之也。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秘府所藏。往往脫

誤。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讐。使可鏤版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爲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不敢稍損益。特各疏于篇末。其書舊無目。列傳名氏多闕謬。因別爲目錄一篇。使覽者得詳焉。夫陳之爲陳。蓋偷爲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紀禮義風俗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權尚計。明於任使。恭儉愛人。則其始之所以興。感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縱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興亡之端。莫非自己致者。至於有所因造。以爲號令。威刑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當時之士爭奪

詐僞苟得偷合之徒。尙不得不列以爲世戒。而況於壞亂之中。倉皇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去就。不爲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絕於其間若此人乎。可謂篤於善矣。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爲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槩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蓋此書成之旣難。其後又久不顯。及宋興已百年。古文遺事靡不卒講。而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者。其傳之之難又如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魏收本傳

北史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也。少機警。不持細行。年十五。頗已屬文。及隨父赴邊。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滎陽鄭伯調之曰。魏郎美戟多少。收慙。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牀。隨樹陰諷誦。積年。牀板爲之銳減。而精力不輟。以文華顯。吏部尚書李神雋重收才學。奏授司徒記室參軍。永安三年。除北主客郎中。節閔帝立。妙簡近侍。詔試收爲封禪書。收下筆便就。不立藁草。文將千言。所改無幾。時黃門郎賈思同侍立。深奇之。白帝曰。雖七步之才。無以過此。遷散騎侍郎。尋敕典起居注。并修國史。俄兼中書侍郎。時年二十六。孝武初。又詔收攝本職。文誥填積。事咸稱旨。尋兼中書舍人。與濟陰溫子昇。何閭。邢子才。齊譽。世號三

才。時孝武內有間隙。收遂以疾固辭而免。舅崔孝芬怪而問之。收曰。懼有晉陽之甲。尋而神武南上。帝西入關。收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昕聘梁。昕風流文辯。收辭藻富逸。梁主及其羣臣咸加敬異。先是南北初和。李諧。盧元明。首通使命。二人才器竝爲鄰國所重。至此。梁主稱曰。盧李命世。王魏中興。未知後來復何如耳。收在館。遂買吳婢入館。人稱其才而鄙其行。收本以文才。必望穎脫。見知。位旣不遂。求修國史。崔暹爲言於文襄曰。國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業。皆須具載。非收不可。文襄乃啟收兼散騎常侍。修國史。武定二年。除正當侍領兼中書侍郎。仍修國史。自魏梁和好。書下紙每云。想彼境內寧靜。此率土安和。梁後使其書。乃去彼字。自稱猶著此。欲示無外之意。收定報書云。想

境內清晏。今萬國安和。梁人復書。依以爲體。尋加兼著作郎。收昔在京洛。輕薄尤甚。人號云魏收驚蛺蝶。侯景叛入梁。寇南境。文襄時在晉陽。令收爲檄五十餘紙。不日而就。又檄梁朝。令送侯景。初夜執筆。三更便了。文過七紙。文襄善之。敕兼主客郎。接梁使謝琰。徐陵時齊將受禪。楊愔奏收置之別館。令撰禪代詔冊諸文。遣徐之才守門。不聽出。天保元年。除中書令。仍兼著作郎。富平縣子。二年。詔撰魏書。五年。除魏尹。故優以祿力。專在史閣。不知郡事。初帝令撰魏書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早出魏書。故帝使收專其任。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署名而已。帝敕收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大武誅史官。始魏初。鄧彥海撰代記十餘卷。其後崔浩典史。游允程駿李彪崔光李琰之郎知

世修其業。浩爲編年體。彪始分作紀表志傳。書猶未出。宣武時。命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書。至太和十四年。又命崔鴻王遵業補續焉。下訖孝明。事甚委悉。濟陰王暉業撰辯宗室錄三十卷。收於是與通直常侍房延祐。司空司馬辛元植。國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書郎高孝幹。專總斟酌。以成魏書。辨定名稱。隨條甄舉。又搜採亡遺。綴以爲事。備一代史籍。表而上聞之。勒成一代大典。凡一百一十二列傳。合一百一十卷。五年三月奏上之。又補刺史。收以志未成。奏請終業。許之。十一月復奏。一志天象四卷。地形三卷。律曆二卷。禮樂四卷。食貨一卷。刑罰一卷。靈徵二卷。官氏二卷。釋老一卷。凡二十卷。續於紀傳。合一百三十卷。分爲十二表。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凡十四論。前後二

表一啟。皆獨出於收。收所引史官。恐其陵逼。唯取學流。先相依附者。其房延祐。辛元植。睦仲讓。雖夙涉朝位。並非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業見知。全不堪編輯。高孝幹。以左道求進。修史諸人。宗祖姻戚。多被書錄。飾以美言。收頗急。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時論旣言收著史不平。文宣詔收爲尚書省。與諸家子孫共加論討。前後投訴百有餘人。以羣口沸騰。敕魏史且勿施行。令羣官博議。聽有家事者入署。不實者陳牒。於是衆口誼然。號爲穢史。投牒者相次。收無以抗之。皇建元年。除兼侍中。右光祿大夫。仍儀同監史。以魏史未行。詔收更加研審。收奉詔頗有改正。及詔行魏史。收以爲直置祕閣。外人無由得見。於是命送

一本付并省。一本付鄴下。在人寫之。自武定二年以後。國家大事。詔命軍國文詞。皆收所作。每有敬忌。受詔立成。或時中使催促。收筆下有同宿構。敏速之工。邢溫所不逮也。武平三年。薨。贈司空尚書左僕射。謚文貞。有集七十卷。收碩學大才。然性褊。不能達命體道。見當塗貴游。每以言色相悅。然提獎後輩。以名行爲先。浮華輕險之徒。雖有才能弗重也。旣緣史筆多憾於人。齊亾之歲。收冢被發。棄其骨於外。先養弟子仁表爲嗣。

李百藥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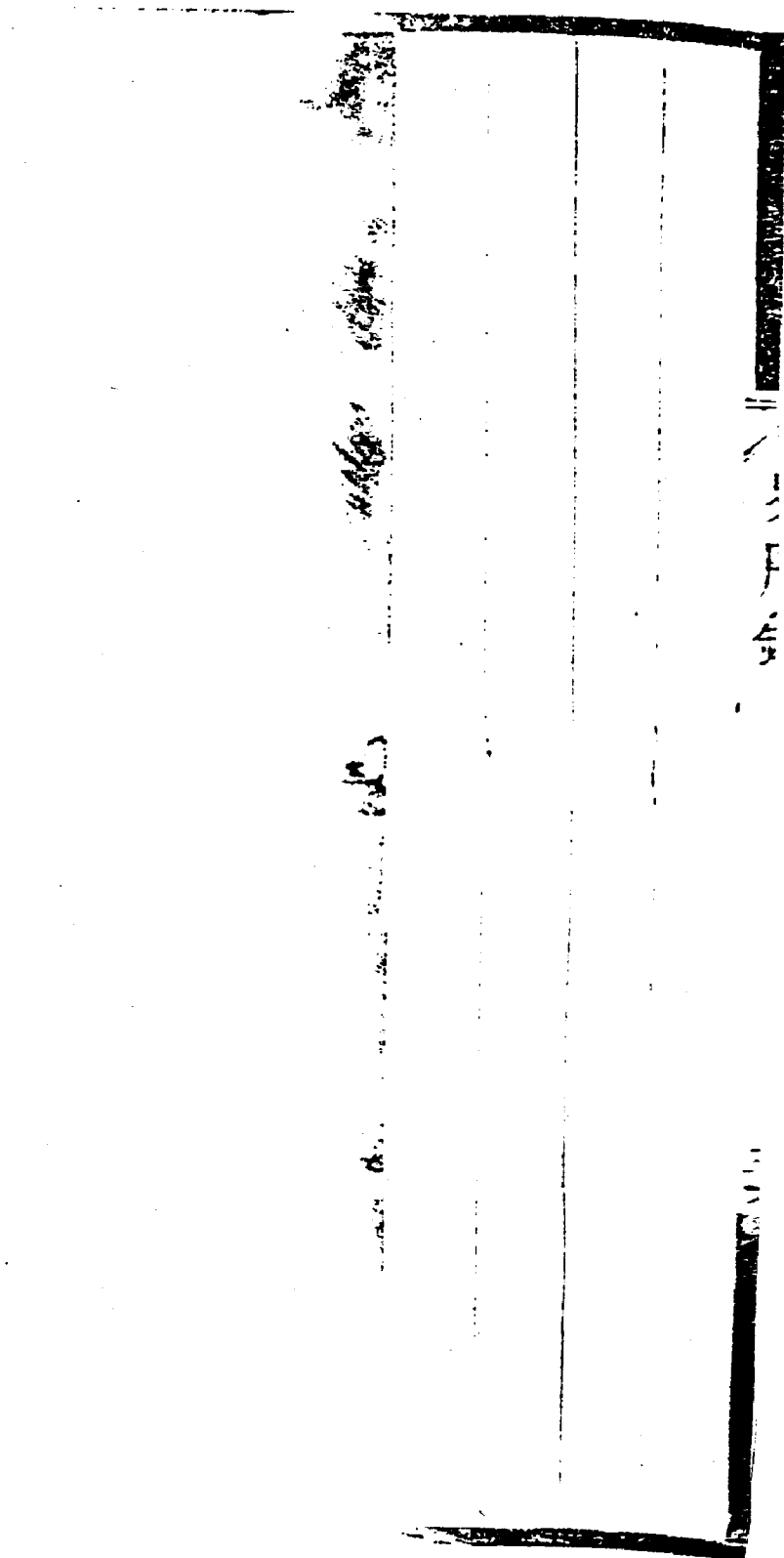
唐書

李百藥字重規。定州安平人。隋內史令德林子也。幼多病。祖母趙以百藥名之。七歲能屬文。父友陸父等共讀徐陵文。有刈琅邪之稻之語。嘆不得其事。百藥進曰。春秋邠子藉稻。杜預謂在琅邪。客大驚。號奇童。引蔭補三衛長。乃性疏俛。喜劇飲。開皇初。授太子通事舍人。兼學士。被讒輒謝病去。十九年。召見仁壽宮。襲父爵安平公。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愛其才。署禮部員外郎。奉詔定五禮律。令陰陽書。初以疾去舍人也。煬帝在揚州。召不赴。衡之。及卽位。奪爵爲桂州司馬。官廢還鄉里。大業九年。戍會稽。管崇亂。城守有功。帝顧其名。謂虞世基曰。是子故在空斥醜處。乃授建安郡丞。至烏程。江都難作。沈法興李子通杜伏威更相



賦帝京篇歎其工。手詔曰。卿何身老而才之壯。齒宿而意

之新乎。卒年八十四。謚曰康。百藥名臣子。才行世顯。爲天下推重。侍父母喪。還鄉。徒跣數千里。服雖除。容貌癯瘠者累年。好獎薦後進。得俸祿。與親黨共之。翰藻沈鬱。詩尤其所長。樵廝皆能諷之。所撰齊史行於時。



本傳

唐書

令狐德棻。字州華。原人。父熙。隋鴻臚卿。其先乃燉煌右姓。德棻博貫文史。大業末。爲藥城長。屬亂。不就官。淮安王神通據太平宮起兵。立總管府。署德棻府記室。高祖入關。引直大丞相府記室。武德初。爲起居舍人。遷祕書丞。帝嘗問丈夫冠。婦人髻。比高大何耶。德棻對曰。冠髻在首。君之象也。晉之將亡。君弱臣疆。故江左士女。衣小而裳大。宋武帝受命。君德尊嚴。衣裳隨亦變改。此近事驗也。帝然之。方是時。大亂後。經籍亡散。祕書湮缺。德棻始請帝重購求天下遺書。置史補錄。不數年。圖典畧備。又建言。近代無正史。陛下受禪于隋。隋承周。二祖功業多在周。今不論次。各爲一王史。則先烈世庸。不光明。後無傳焉。帝謂然。於是詔中書

令蕭瑀舍人顏師古孔紹安魏徵姚思廉陳叔達庾儉及德棻整振論譔多歷年不能就罷之貞觀三年復詔譔定議者以魏有魏收魏澹二家書爲已詳惟五家史當立德棻更與祕書郎岑文本殿中侍御史崔仁師次周史中書舍人李百藥次齊史著作郎姚思廉次梁陳二史祕書監魏徵次隋史左僕射房玄齡總監脩撰之原自德棻發之書成賜絹四百匹遷禮部侍郎兼脩國史累進爵彭城縣子轉太子右庶子太子承乾廢坐除名爲民召拜雅州刺史又坐事免會修晉家史房玄齡奏起之預東凡十有八人德棻爲先進故類例多所訛定除祕書少監永徽初復爲禮部侍郎弘文館學士監修國史遷太常卿高宗嘗召宰相及弘文館學士坐中華殿問何修而王若霸又當孰

先德棻曰。主任德。霸任刑。夏殷周純用德。而王秦專刑。而霸。至漢雜用之。魏晉以降。王霸兩失。若用之。王爲先而莫難焉。帝曰。今茲何爲而要。對曰。古者爲政。清心簡事爲本。今天下無虞。年穀豐衍。惟薄賦斂。省征役爲要。又問禹湯桀紂所以興亡。對曰。傳稱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然二主惑嬖色。戮諫者。造炮烙之刑。此所以亡也。帝悅。厚賜以答其言。遷國子祭酒。崇賢館學士。爵爲公。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年八十四。謚曰憲。

贊曰。德棻等之才猷鯁諤。皆治世華采。而淟汨於隋。光明於唐。何哉。蓋天下未嘗無賢。以不用亡。不必多賢。以見用興。夫典章圖史。有國者尤急。所以考存亡。成敗。陳諸前而爲之戒。方天下初定。德棻首發其議。而後唐之文物粲然。

誠知治之本歟。

### 上周書表

周書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合五十篇。唐令狐德棻請撰次而詔德棻與陳叔達庾儉成之。仁宗時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祖閣本。又募天下獻書而取夏竦李與家本。下館閣是正。其文字今既鏤板以傳學官。而臣等始預其是正。又序其目錄一篇曰。周之六帝。當四海分裂之時。刑勢劫束。毅然有志。合天下於一。而材足以有爲者。特文帝而已。文帝名蘇綽。於稱人之中。始知之未盡也。臥予之言。既當其意。遂起。并晝夜諮諏酬酢。知其果可以斷安危治亂之謀。而計已以聽之。考於書。唯府兵之設。斂千歲已散之民而係之於兵。庶幾得三代之遺意。能不駭人視聽。已就其事而

效見於後世。文帝嘗患文章浮薄。使綽爲大誥以勸。而卒能變一時士大夫之制作。然則勢在人上。而欲鼓舞其下者。奚患不成。雖然。非文帝之智。內有以得於已。而蘇綽之守。外不詘於人。則未可必其能然也。以彼君臣之相遭。非以先王之道。而猶且懇懇以誘之言。又況無所待之豪傑。可易以畜哉。夫以德力行仁。所以爲王霸之異。而至於詘已任人。則未始不同。然而君能畜臣者。天下之至難。傳曰。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蓋道極於不可知之神。而人有其質。推之爲天下國家之用者。以其粗爾。然非致其精於已。則其粗亦不能以爲人。惟能自愛其身。則內不欺其心。內不欺其心。則外不蔽於物。然後好惡無所作。而尚何有已哉。能無已。始可以得已。而足以揆天下之理。知人



之言而邪正無以度其實。尚何患乎。論之不一哉。於是賢能任使之。盡其方而無所省者。以天下之耳目。而小人不能託忠以誣君子。又從而爲之勸禁。則小人忿欲之心已黜於冥冥之際。君子樂以其類進。而摩厲其俗。凜然有恥。君臣相與謀於上。因敝以新法度。而令能者馳騫於下。有忠信之守。而無傳會遷就之患。則法度有怫於民。而下不以情赴上者乎。蓋虛然後能受天下之實。約然後能操天下之煩。垂纓攝衽。俯仰廟堂。無爲以應萬幾者。致其思而已矣。夫思之爲王者事。君臣一也。而君之勢則異焉。世獨頌堯舜之無爲。而安知夫人主自宜無爲。而思則不可一日已也。書曰。思曰。睿揚雄曰。於道則勞。其不然歟。蓋夫法度善矣。非以道作其人。則不能爲之守。而民之多寡。物之

豐殺法度有視時而革者。必待人而後謀。則是可不致其思乎。苟未能此。而徒欲法度之革者。是豈先王爲治之序哉。彼區區之周。何足以議。徒取其能因一時君臣之致好。猶足以見其効。又況慨然行先王之道。而得大有爲之勢乎。是固不宐無論也。臣肅臣安國臣希昧死謹上

易經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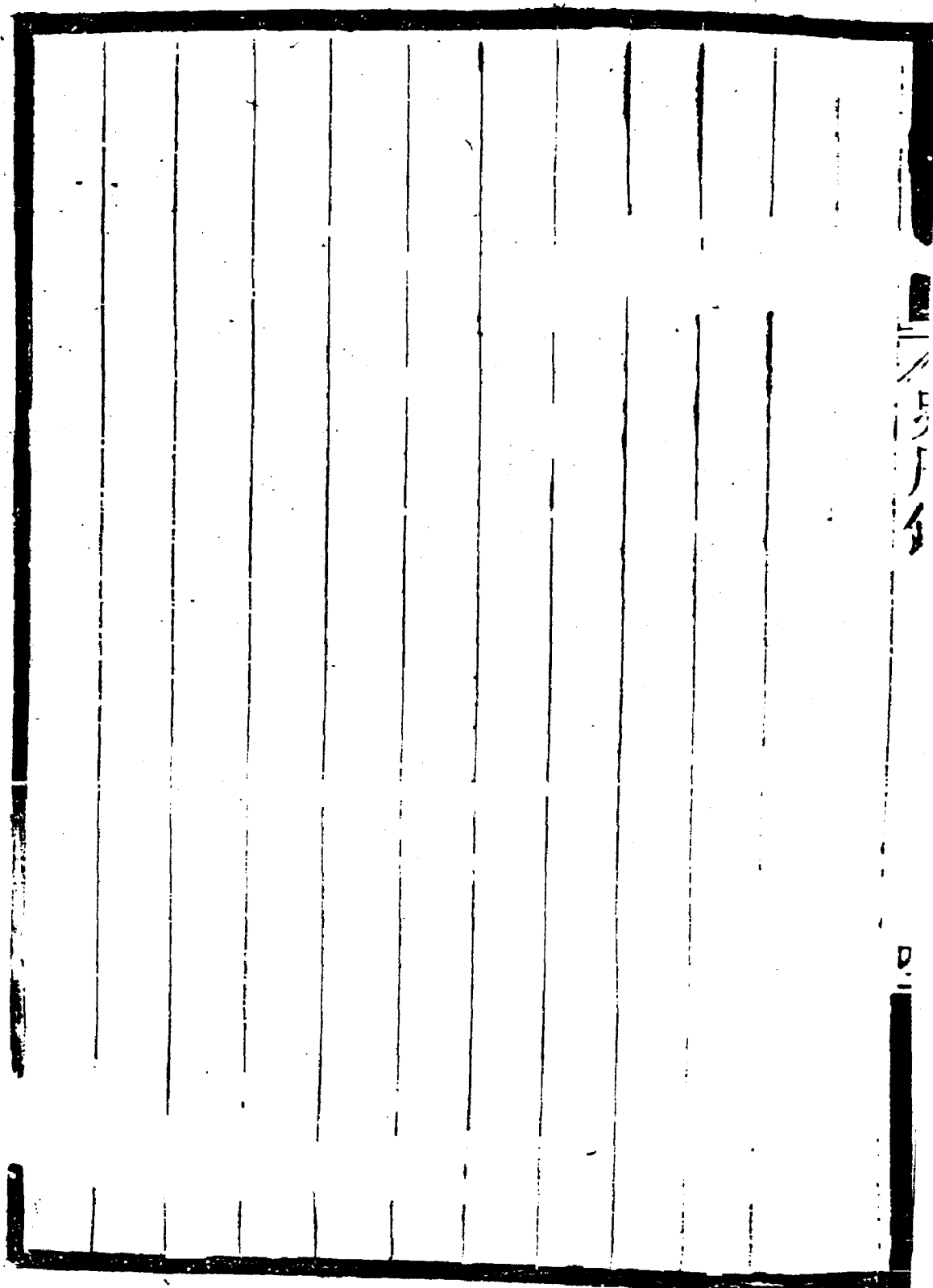
敘傳輯畧

李延壽

李大師字君威。幼而爽悟。神情警發。標格嚴峻。人竝敬憚之。身長七尺五寸。風儀甚偉。好學無所不窺。善綴文。備知前代故事。若指諸掌。商較當世人物。皆得其精弱冠。州將賀蘭寬召補主簿。寬當時位望。又與大師年事不作。初見言未及終。便改容加敬。曰。名下故無虛士。尋除冀州司戶參軍。大業暮年。王塗弛紊。居官者率多侵漁。皆致潤屋。大師獨守清戒。無所營求。家產益致窘迫。郡丞鞠孝稜益相歎服。曰。後於歲寒。此言於公得之。十年。遷渤海郡主簿。大師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齊梁陳齊周隋南北分隔。南書謂北爲索虜。北書指南爲島夷。又各以其本國周悉書。別國竝不能備。亦往往失實。常欲改正。將擬吳越春秋編年。

以備南北。家本多書。因編輯前所修書。貞觀二年五月。終於鄭州滎陽縣野舍。時年五十九。既所撰未畢。以爲沒齒之恨焉。所製文筆詩賦。播遷及遭火。多致失落。存者十卷。子延壽。延壽與敬播俱在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孔穎達下刪削。既家有舊本。思欲追終先志。其齊梁陳五代舊事所未見。因於編輯之暇。晝夜抄錄之。至五年。以內憂去職。服闋。從官蜀中。以所得者編次之。然尚多所闕。未得及終。十五年。任東宮典膳丞。日。右庶子彭陽公令狐德棻又啟延壽修晉書。因茲復得勘究。宋齊魏三代之事所未得者。十七年。尚書右僕射褚遂良時以謫謫。奉敕修隋書十志。復準敕召延壽撰錄。因此遍得披尋。時五代史既未出。延壽不敢使人抄錄。家素貧罄。又不辦雇人書寫。至

於魏齊周隋宋齊梁陳正史並手自寫。本紀依司馬遷體。以次連綴之。又從七八代正史外更勘雜史於正史所無者一千餘卷皆以編入。其煩冗者卽削去之。始末修撰凡十六載。始宋凡八代。爲北史南史二書。合一百八十卷。



本傳

唐書

李延壽者。世居相州。貞觀中。累補太子典膳丞。崇賢館學士。以修撰勞。轉御史臺主簿。兼直國史。初延壽父大師。多識前世舊事。常以宋齊梁陳齊周隋天下參隔。南方謂北爲索虜。北方指南爲島夷。其史於本國詳。他國畧。往往訾美失傳。思所以改正。擬春秋編年。刊究南北。事未成而歿。延壽旣數與論撰。所見益廣。乃追終先志。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作本紀十二。列傳八十八。謂之北史。本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作本紀十。列傳七十。謂之南史。凡八代。合二書百八十篇上之。其書頗有條理。刪落醜辭。過本書遠甚。時人見年少位下。不甚稱其書。遷符璽郎。兼修國史。卒。嘗撰太宗政典。闕落中高宗觀之。咨美直筆。賜



其家帛五十段。藏副祕閣。仍別錄以賜皇太子。

上南史北史表

臣延壽言。臣聞史官之立。其來已舊。執簡記言。必資良直。是以典謨載述。唐虞之風尤著。詰誓斯陳。殷周之列彌顯。魯書有作。鹿門貽鑒於臧孫。晉乘無隱。桃園取譏於趙孟。斯蓋哲王經國。通賢垂範。懲誠之方。率由茲義。逮秦書既燬。周籍俱湮。子長創制。五三畢紀。條流且異。綱目咸張。自斯以後。皆所取則。雖左史筆削。無乏於時。微婉所傳。唯稱班范。次有陳壽國志。亦曰名家。竝已見重。前修無俟揚權。洎紫氣南浮。黃旗東徙。時更五代。年且三百。元熙以前。則總歸諸晉。著述之士。家數雖多。泛而商畧。未聞盡善。太宗文皇帝。神資睿聖。天縱英靈。爰動冲襟。用紆立覽。嗟

蕪穢大存刊勒。既懸諸口星。方傳不朽。然北朝自魏以還。南朝從宋以降。運行迭變。時俗汚隆。代有載筆。人多好事。考之篇目。史牒不少。互陳聞見。同異甚多。而小說短書。易爲湮落。脫或殘滅。求勘無所。一則王道得喪。朝市貿遷。日失其真。晦明安取。二則至人高跡。達士弘規。因此無聞。可爲傷歎。三則敗俗巨蠹。滔天桀惡。書法不記。孰爲勸獎。臣經生多幸。運奉千齡。從貞觀以來。屢叨史局。不揆愚固。私爲修撰。起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凡三代二百四十四年。兼自東魏天平元年。盡齊隆化二年。又四十四年行事。總編爲本紀十二卷。列傳八十八卷。謂之北史。又起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四代一百七十年。爲本紀十卷。列傳七十卷。謂之南史。凡八代合爲二書。一百八十卷。以

擬司馬遷史記就此八代而梁陳齊周隋五書是貞觀中  
敕撰以十志未奏本猶未出然其書及志始末是臣所修  
臣既夙懷慕尚又備得尋聞私爲抄錄一十六年凡所獵  
畧十有餘卷連綴改定止資一手故淹時序迄今方就唯  
鳩聚遺逸以廣異聞編次別代共爲部秩除其冗長据其  
菁華若文之所安則因而不改不敢苟以下愚自申管見  
雖則疎野遠慙先哲於披求所得竊謂詳盡其南史刊勒  
已定北史勘校粗了旣撰自私門不敢寢嘿又未經聞奏  
亦不敢流傳輕用陳聞伏深戰越謹言

### 隋書序

武德初。令狐德棻建言。近代無正史。梁陳齊文籍猶可據。至周隋事多闕畧。今耳目尚相及。史有所馮。一易世事。皆汨暗。無所掇拾。陛下受禪于隋。隋承周。二祖功業多在周。今不論次。各爲一王史。則先烈世庸。不光明。後無傳焉。高祖以爲然。於是詔中書令蕭瑀。給事中王敬業。著作郎殷開禮。主魏。中書令封德彝。舍人顏師古。主隋。大理卿崔善爲。中書舍人孔給安。太子洗馬蕭德言。主梁。太子詹事裴矩。吏部郎中祖孝孫。祕書丞魏徵。主齊。祕書監竇璡。給事中歐陽詢。文學姚思廉。主陳。侍中陳叔達。太史令庾儉。及德棻。主周。整振論議。多歷年不能就。罷之。貞觀三年。復詔撰定。議者以魏有魏收。魏澹。二家書爲已詳。惟五家史當

立乃以左僕射房玄齡總監中書舍人李百藥次齊史殿  
中侍御史崔仁師祕書郎岑文本中書舍人令狐德棻次  
周史著作郎姚思廉次梁陳二史而祕書監魏徵次隋史  
顏師古孔穎達于志寧李淳風韋安化李延壽敬播趙弘  
智等同撰書成奏上凡世紀五志三十列傳五十合八十  
五卷

通志畧

鄭樵

古者修書出於一人之手成於一家之學班馬之徒是也  
至唐始用衆手晉隋之書是矣然亦隨其所長者而授之  
未嘗奪人之所能而強人之所不及如李淳風于志寧之  
徒則授之以志如顏師古孔穎達之徒則授之以紀傳以  
顏孔博通古今于李明天文地理圖籍之學所以晉隋二

志高於古今。而隋志尤詳明。

五  
月  
金

一  
月  
金

進新唐書表

臣公亮言。竊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終。所以治亂興衰之蹟。與其典章制度之英。歿其粲然著在簡冊。而紀次無法。詳畧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蓋又百有五十年。然後得以發揮幽沫。補緝闕亡。黜正僞繆。克備一家之史。以爲萬世之傳。成之至難。理若有待。臣公亮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

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有虞舜之智而好問。

躬大禹之聖而克勤。天下和平。民物安樂。而猶垂心積精。以求治要。日與鴻生舊學。

講誦六經。



考覈前古以謂商周以來爲國長久惟漢與唐而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賢臣雋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惡以動人耳目誠不可以垂勸戒示久遠甚可歎也乃因邇臣之有言適契

上心之所閱於是刊脩官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給事中知制誥臣歐陽修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尚書吏部侍郎臣宋祁與編修官禮部郎中知制誥臣范鏐刑部郎中知制誥臣王疇太常博士集賢校理臣宋敏求祕書丞臣呂夏卿著作佐郎臣劉義叟等竝膺儒學之選悉發祕府之藏俾之討論共加刪定凡十有七年成二百二十五卷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至於

名篇著目。有革有因。立傳紀實。或增或損。義類凡例。皆有據依。纖悉綱條。具載別錄。臣公亮典司事領。徒費日月。誠不足以成大典。稱

明詔。無任慙懼。戰汗屏營之至。臣公亮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嘉祐五年六月 日提舉編修推忠佐理功臣正奉大夫  
尚書禮部侍郎參知政事臣曾公亮上表



五代史記序

陳師錫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自生民以來。一治一亂。旋相消長。未有去仁而興。積仁而亡者。甚哉。五代不仁之極也。其禍敗之復。殄滅剝喪之威。亦其效耳。夫國之所以存者。以有民。民之所以生者。以有君。方是時。上之人以慘烈自任。刑戮相高。兵革不休。彘滅構禍。置君猶易吏。變國若傳舍。生民膏血塗草野。骸骨暴原隰。君民相眎。如髦鬻草木。幾何其不為彘也。逮皇天悔禍。真人出寧。易暴以仁。轉禍以德。民咸保其首領。收其族屬。各正性命。豈非天邪。方彘夏相蹂。兵連亂結。非無忠良豪傑之士。竭謀單智。以緩民之歎。乃堙沒而無聞矣。否閉極而泰道升。聖人作而萬物覩。指揮中原。兵不頓刃。向之滔

天巨滑。搖毒煽禍。以害斯人者。蹈鼎鑊斧鑕之不暇。豈非人邪。天與人相爲表裏。和同於無間。聖人知天之所助人之所歸。國之所恃以爲固者。仁而已。非特三代然也。堯舜之盛。漢唐之興。秦隋之失。魏晉之亡。南北之亂。莫不由此也。五代距今。百有餘年。故老遺俗。往往垂絕。無能道說者。史官秉筆之士。或文采不足以耀無窮。道學不足以繼述作。使五士有餘年間。廢興存亡之迹。奸臣賊子之罪。忠臣義士之節。不傳於後世。來者無所攷焉。惟廬陵歐陽公。慨然以自任。蓋潛心累年而後成書。其事迹實錄。詳於舊記。而褒貶義例。仰師春秋。由遷固而來。未之有也。至於論朋黨。宦女。忠孝兩全。義子降服。豈小補哉。豈小補哉。

凡例

徐無黨注

徐無黨曰。凡諸國名號。梁本紀自封梁王以後始稱梁。唐本紀自封晉王以後始稱晉。自建國號。唐以後始稱唐。各從其實也。自傳而下。於未封王建國之前。或稱梁稱晉稱唐者。史官從後而追書也。唐嘗稱晉而石敬瑭又稱晉。李昇又稱唐。劉龔已稱漢。而劉旻又稱漢。王建已稱蜀。而孟知祥又稱蜀。石晉自爲一代。不待別而可知。唐漢蜀則加東南前後以別其世家。梁初嘗封沛。東平南唐初嘗稱齊。三號當時已不顯著。故皆畧而不道。五代亂世。名號交雜而不常。史家撰述。隨事爲文。要於理通事見而已。覽者得以詳焉。

易月金

進宋史表

脫脫

伏惟周公念先業之艱難。七月之詩是作。孔子論前王之文獻。二代之禮可言。故觀趙氏隆替之由。足見皇元混一之績。欽惟世祖皇帝。初由宗邱。親總大軍。龍旂出指于離方。羽葆歸登于乾御。櫛風沐雨。詎辭跋履之勞。畧地攻城。咸遵稟授之算。揚舲而平江漢。卷甲而克襄樊。龔行弔伐之師。昭授寵綏之寄。及夫收圖書于勝國。輯黼黻于神京。拔宋臣而列政途。載宋史而歸秘府。然後告成郊廟。錫慶臣民。推大賚以惟均。示一統之無外。樞庭偃武。旣編載定之勳。翰苑摘文。尋奉纂修之旨。事機有待。歲月易遷。累朝每切於繼承。多務未遑於制作。欽惟恢弘至道。紹述丕謨。往行前言。樂討論于古訓。祖功宗德。思揚厲于耿光。惟我



朝大啓基圖。彼吳會後歸版籍。視金源其未遠。紬石室以具存。及茲累洽之時。成此彌文之典。命臣編削分局。彙粹爲書。起自東都。迄于南渡。紀載餘三百載。始終繼再基。考夫建隆淳化之經營。景定咸平之潤色。慶曆皇祐以忠厚美風化。元豐熙寧以聰明紊憲章。馴致紹興紛紜。崇寧荒亂。治忽昭陳於方冊。操存實本于宮庭。若乃建炎紹興之圖回。乾道淳熙之保乂。正直用則人存。邪佞進則臣辱主憂。光寧之朝。僅守宗社。理度之世。屢封疆。顧乃拘信使以渝盟。納叛臣而侵境。由奸嬖之擅命。啓事釁以召兵。厥後瀛國歸朝。吉王航海。齊王面諫。王蠟乃存秉節之臣。楚滅而諭魯公。堪矜守禮之國。載惟貞元之會。合屬當泰道之熙明。衆言殽亂于當時。大詔昭宣於今日。矧先

儒性命之說。資聖代表章之功。先理致而後文辭。崇道德而黜功利。書法以之而矜式。彞倫賴是而匡扶。雖微董狐直筆之可稱。庶逃司馬寡識而輕信。至若論其有獎亦惟斷以至公。大槩聲容盛而武備衰。論建多而成效少。且辭之繁簡以事。而文之今古以時。舊史之傳述既多。雜記之蒐羅又廣。於是參是非而去取。權豐約以損增。事嚴敢計於疾徐。日積亦虞于玩愒。臣等忝司當揆。實預提綱。周詢在局之言。靡不究心。乃職第述作之才有限。而報效之志無窮。倘垂清燕之觀。尙助緝熙之益。曰若帝堯曰若帝舜。惟聖心稽古之功。監于有夏。監于有殷。乃臣子告君之道。謹撰述本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傳世家二百五十五卷。裝潢四百九十二帙。隨表塵獻。以

聞。

易月金

三

進遼史表

脫脫

竊惟天文莫驗於璣衡。人文莫證於簡策。人主監天象之休咎。則必察乎璣衡之精。監人事之得失。則必考乎簡策之信。是以二者所掌。俱有太史之稱。然天道幽而難知。人情顯而易見。動靜者吉凶之兆。敬怠者興亡之機。史臣雖述前代之設施。天意有助人君之鑑戒。遼自唐季。基於朔方。造邦本。席於干戈。致治能資於黼黻。敬天尊祖。而出入必祭。親仁善鄰。而和戰以宜。南府治民。北府治兵。春狩省耕。秋狩省斂。吏課每嚴於芻牧。歲饑屢賜乎田租。至若觀市赦罪。則脗合六典之規。臨軒策士。則恪遵三歲之制。享國二百一十九載。政刑日舉。品式備具。蓋有足尚者焉。迨夫子孫失御。上下離心。驕盈盛而釁隙生。讒賊興而根本

感變強爲弱。易於反掌。吁可畏哉。天祚自絕。大石苟延。國  
旣丘墟。史亦蕪蕪。耶律儼語多避忌。陳大任辭乏精詳。五  
代史繫之終篇。宋舊史坪諸載記。于奪各徇其主。傳聞况  
失其真。我世祖皇帝一視同仁。深加愍惻。嘗勅詞臣。撰次  
三史。首及於遼。六十餘年。歲月因循。造物有待。臣脫脫誠  
惶誠恐。頓首頓首。欽惟皇帝陛下。如堯稽古而簡寬容衆。  
若舜好問而濬哲冠倫。講經兼誦乎祖謨。訪治旁求乎往  
牒。茲修史事。斷自宸衷。睿旨下而徵聘行。朝士賀而遺逸  
起。於是命臣等分撰遼史。起至正三年四月。迄四年三月。  
發故府之積藏。集遐方之區獻。蒐羅剔抉。刪潤研窮。紀志  
表傳。備成一代之書。臧否是非。不逃千載之實。臣脫脫叨  
承隆寄。幸覩成功。載宣日月之光華。願效涓埃之補報。我

朝之論議歸正。氣之直則辭之昌。遼國之君臣有知善者  
喜而惡者懼。所撰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傳  
四十六卷。各著論贊。具存體裁。隨表以聞。

五十六金

五

進金史表

阿魯圖

漢高帝入關任蕭何而收秦籍。唐太宗卽祚。命魏徵以作  
隋書。蓋曆數歸真主之朝。而簡編載前代之事。國可滅。史  
不可滅。善吾師。惡亦吾師。矧夫典故之源流。章程之沿革。  
不披往牒。曷蓄前聞。維此金源。起於海裔。以滿萬之衆。橫  
行天下。不十年之久。專制域中。其用兵也。如縱燎而乘風。  
其得國也。若置郵而傳令。及煇興於禮樂。乃煥有乎聲明。  
嘗循初而迄終。因考功而論德。非武元之英畧。不足以開  
九帝之業。非大定之仁政。不足以固百年之基。天會有吞  
四海之勢。而未有一四海之規。明昌能成一代之制。而亦  
能壞一代之法。海陵無道。自取覆敗。宣宗輕動。曷濟中興。  
迨夫浚郊多壘之秋。汝水飛煙之日。天人屬望。久有在矣。



君臣守義。蓋足取焉。我太祖法天啟運。聖武皇帝以有名之師。而釋奕世之憾。以無敵之仁。而收北民之心。勁卒擣居庸關。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荆口。南搃其吭。指顧可成於雋功。操縱莫窺於廟算。愆彼取遼之暴。容其涉河以遷。太宗英文皇帝。席卷雲朔。而狗地并營。囊括趙代。而傳檄齊魯。滅夏國。以蹴秦鞏。通宋人。以偪河淮。睿宗仁聖景襄皇帝。冒萬險。出饒風。長驅平陸。戰三峯。乘大雪。遂定中原。太陽出而燭火燭。正音作而衆樂廢。爰及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恢弘至化。勞來遺黎。燕地定都。撤武靈之舊址。遼陽建省。撫肅慎之故墟。於時張彖歸金。史於其先。王鶚輯金事於其後。是以纂修之命。見諸敕遺之謀。延祐申舉而未遑。天曆推行而弗竟。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欽惟皇帝。

陛下。緝熙聖學。紹述先猷。當邦家閒暇之時。治經史討論之務。念彼泰和以來之事蹟。涉我聖代初興之歲年。太祖受帝號於丙寅。先五載而朱鳳應世。皇毓聖質於乙亥。發一歲而黃河清。若此貞符。昭然成命。第以變故多而舊史闕者。艾沒而新說訛。弗折衷於大朝。恐失真於他日。於是聖心獨斷。盛事力行。申命臣集衆技。以責成書。佇奏篇以覽近監。臣等仰承隆委。俯竭微勞。紬石室之文。誠乏司馬遷之作。獻金鏡之錄。願摭張相國之忠。謹撰述本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三卷。目錄二卷。裝潢成一百三十七帙。隨表以聞。

五  
十  
五

三

進元史表

宋 濂

伏以紀一代以爲書。史法相沿於遷固。考前王之成憲。周家有鑒於夏殷。蓋因已往之廢興。堪作將來之法戒。惟元氏之有國。本朔漠以造家。用干戈以爭強。并部落者十世。逐水草而爲食。擯椎長於一隅。逮至成吉思之時。大會幹難河之上。始尊位號。漸定教條。旣近取於乃蠻。復遠攻於回紇。渡黃河以蹴西夏。踰居庸以瞰中原。太宗繼之而金源爲墟。世祖承之而宋錄遂訖。立經陳紀。用夏變夷。肆宏遠之規模。成混一之基業。爰及成仁之主。見稱願治之君。惟祖訓之式遵。思孫謀之是遺。自茲以降。聿號隆平。豐亨豫大之言。鼓倡于天曆之世。離析滄崩之禍。馴致於至正之朝。變倖蠱惑于中。權奸蒙蔽於外。漢網祇因於疎濶。周

網遽見於陵遲。風憲皆爲不捕之猫。將士盡成反噬之犬。  
由是群雄角逐。九域瓜分。風波徒沸于重溟。海岳竟歸于  
真主。欽惟皇帝陛下。奉天承運。濟世安民。建萬世之不圖。  
紹百王之正統。大明出而燭火息。率土生輝。迅雷鳴而衆  
響微。鴻音斯播。載念盛衰之故。卽推忠厚之仁。僉言實旣  
亾而名亦隨亾。獨謂國可滅而史不當滅。特詔遺逸之士。  
欲求議論之公。文詞勿致于艱澁。事迹務令于明白。苟善  
惡瞭然在目。庶勸懲有益于人。此皆天語之丁寧。愈見聖  
心之廣大。于是命翰林學士臣宋濂。特制臣王禕。協恭刊  
載儒士臣汪克寬。臣胡翰。臣宋禧。臣陶凱。臣陳基。臣趙壘。  
臣曾魯。臣趙汭。臣張文海。臣徐尊生。臣黃篪。臣傅恕。臣王  
鏊。臣傅著。臣謝徽。臣高啓。分科修纂。故上自太祖。下迄寧

宗靡不網羅。嚴加搜采。恐玩時而愒日。每繼晷以焚膏。故於五六月之間。成此十一朝之史。況往牒外訛之已甚。而他書參考之無憑。雖竭忠勤。難逃疎漏。若自元統以後。則其載籍無存。已遣使以旁求。俟續編而上進。愧其才識之有限。弗稱三長。兼以紀述之未周。殊無寸補。臣某忝司鈞軸。幸覩成書。信傳信而疑傳疑。僅克編摩於歲月。筆則筆而削則削。敢言褒貶於春秋。仰塵乙夜之觀。期作千秋之鑑。所撰元史本紀三十八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傳六十二卷。目錄二卷。通計一百三十萬六千五百餘字。謹繕寫成一百二十策。隨表上進以聞。



元史目錄後記

洪武元年秋八月。上旣平定朔方。九州攸同。而金匱之書。悉輸於秘府。冬十有二月。乃詔儒臣。發其所藏。纂修元史。以成一代之典。而臣濂臣禕實爲之總裁。明年春二月丙寅開局。至秋八月癸酉書成。紀凡三十有七卷。志五十有三卷。表六卷。傳六十有三卷。丞相宣國公臣善長率同列。表上。已經御覽。至若順帝之時。史官職廢。皆無實錄可徵。因未得爲完書。上復詔儀曹。遣使行天下。其涉于史事者。令郡國上之。又明年春二月乙丑開局。至秋七月丁亥書成。又復上進以卷計者。紀十。表二。傳三十有六。凡前書有所未備。頗補完之。其時與編摩者。則臣趙壘。臣朱右。臣瑄。臣朱世廉。臣王廉。臣王葵。臣張孟兼。臣高遜志。臣李懋。





序  
已如余從兄選君曙山  
先生以母憂在籍欲遍  
輯經史集傳諸子百家  
原序彙成一書謂余曰  
凡讀書必先讀序提綱

上同三十五  
挈領元元本本皆于是  
乎在是書也余始得而  
聞之俄而先兄即世其  
書不果成後亦不復別  
見有是書者金谿王仁  
圃先生與余有姻誼學

問淹博工著述學者多  
師事之戊戌成進士銓  
例註縣尹先生曰一行  
作吏此事遂廢乃自以  
廣文改請庚子之旰江  
教授任余亦以司訓繼

至貳其官朝夕得請益  
先生出讀書引十二卷  
示余是書也余始得而  
見之初先生以是課諸  
子余謂此書有經天緯  
地之文修己治人之學

盡性至命之要明體達  
用之功宜以課諸生公  
之于世先生乃作自序  
以闡其書義標凡例目  
錄以定其體裁其中有  
附補附錄文以類聚三

致意焉壽諸梓氏命之  
曰讀書引欲讀其序文  
者引而伸之以讀其全  
書則此十二卷雖惠子  
之五車張華之三十乘  
李鄴侯之插架三萬軸

不是過也引之時義大  
矣哉是書也余先兄惜  
不及見余見之雖耄矣  
尚將得而讀之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夏  
五上浣日己亥年家姻



卷寅  
第曾  
字先  
頓首  
拜  
譔并書

自序

我

國家久道化成儒術日盛海內士無窮達莫  
不知以通經好古爲有體有用實學而謨  
獨資性愚魯不能強記又苦家貧無藏書  
聞見益以寡尠比得備員建昌郡學博恭  
檢

皇上頒發書籍經傳史鑑煥然大備竊幸典守  
之暇庶幾得以從容鑽仰少闕萬一而年  
力就衰恐無及矣二三學侶或不諒謨固  
陋而相從以問學爲事自顧此中實無可  
以告人者第念平生頗有書癖諸所涉獵  
猶略能通知大意亦似有一得焉蓋自孔  
子贊易刪書始制爲序於是左邱明傳春

秋發元起例七十子後學者記禮具有月  
錄目錄以詮次篇章凡例以標舉體要而  
序則以發明述作本旨三者皆全書要領  
誦讀者之先資也而序尤切要古之作者  
不必皆自著書或因訓詁或因校讐要於  
經傳註疏之異同得失紀傳編年之因革  
離合與夫諸子百家真贋邪正已各探其

閩與辨其門徑其人往往好學深思信道  
彌篤或父子相承師弟授受講論切磋爲  
專門名家之學其用力最深其立意最精  
其所序述不待煩言已能發揮其所以然  
而折衷於一是正如善遊覽者與人談五  
嶽四瀆之高深三都兩京之壯麗且爲指  
示其水陸之方旅舍之程一一道其所目

驗親歷故有味乎其言之也雖其議論文辭不無高下淺深之殊精粗詳略之別而是書之綱領旨趣條理節目所不存焉者亦寡矣學者誠能徧取諸序參攷而切究之則於其所已讀之書固可由是博觀約守融會貫通而取之逢其源卽其所未讀之書亦將以告往知來望表知裏而得其

趨向之正且讀漢唐諸儒之序而獵其英  
華掇其膏液固足以爲學問之根柢經術  
之模楷讀有宋大儒諸序而并有以契夫  
天人性命之原仁義中正之歸卽於古聖  
賢修齊平治之道格致誠正之功亦庶幾  
有合焉斯其切要爲何如哉惜其文多散  
佚或以書頗稀秘及卷帙繁重不盡得見

其習見者又或以爲無益而不之省故未  
有采而輯之者而謨猶幸少承庭訓每授  
一經必令先讀序言自是粗識爲學之方  
觸類蒐羅積有年歲凡所抄集序文幾二  
百篇藏之中笥時時省覽用是稍窺要領  
略通大意且書可借抄則聞見易爲博文  
不多讀則記誦易爲精是亦或可爲家貧



而質魯者讀書之一法也。因爲哀次成編而命之曰讀書引。蓋亦惟稱述古作者之意以引我同志如遊覽者之遇有嚮導焉。謨又何敢以之自畫也。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仲夏上澣金谿王謨自序於建昌郡學履泰堂

讀書引凡例

一十三經注疏原序坊刻四書五經多從刪削惟錫山秦氏所刻九經以漢唐註疏宋儒傳註兩家序文並列卷首學者參考最爲有益茲實據以爲本一葉石林謂古書參有無序者皆繫之篇末以總其凡書序孔子作自安國遷之逐篇之首詩序子夏作亦自毛公遷之逐篇之首至太史公史記揚子法言皆其遺法予考班固漢書淮南鴻烈及汲冢周書亦莫不然自是古書體例今惟取其全篇首

言言  
尾有結構者登之其各篇小序概弗采錄

一是編十二卷略依經史子集編次用文獻通考體  
例惟宋儒性理諸書舊列儒家我

朝頒發學官與四經三禮並行故另編爲一卷次於  
經後

一廿一史中惟馬班范沈四家書有自序齊梁陳魏  
周五書經曾鞏范祖禹王安國等校定亦有序餘  
並未見無從采錄惟掇取諸史大略各以近附見  
諸序後而新唐書則以陳振孫解題元史則以宋

濂後記補焉

一通考二十四門小序統論制度典章沿革最爲淹貫自應具錄故與三通大序釐爲二卷

一子書流傳不過數十種其專家註釋及經劉向校定者多有原序可采無原序者則以晁氏高氏序略補之存其目也

一漢魏叢書中小說傳記流傳本古原序文多雅馴故不忍刪若唐宋以後說部諸序概弗撿拾

一詩文別集自離騷至茅鹿門唐宋八家文鈔所采

諸序皆以其有關古今文章氣脉及各朝文運盛衰也各家專集茲則未暇若玉臺新詠一序於本書似覺不倫存之以備一時體格且便附錄李諤論文體書也

一書有前序後序前序或稱引或稱題辭後序或稱跋或稱記後名目不同實皆序體也若韓柳集中讀某子辨某子亦題跋之意故並收入

一本書有兩序莫適爲主者旣各自爲篇而他書序文反用附錄爲以類屬取便省閱且在所略也若

本序外別體文字亦從附錄

一各序後節采文獻通考略具各書始末及作者出處如通考未備則以他書補焉其他攻辨論說茲概不取以非體要所居也

一凡後人刻書作序以志緣起竣事年月概置勿采惟其書少行世賴序以識流傳所自者亦間錄焉

一是編意主萃薈無關選政故祇就文界畫段落分別句讀其議論精切處俱未標出讀者當自得之一所採諸序多係借鈔或不免訛謬亦有古本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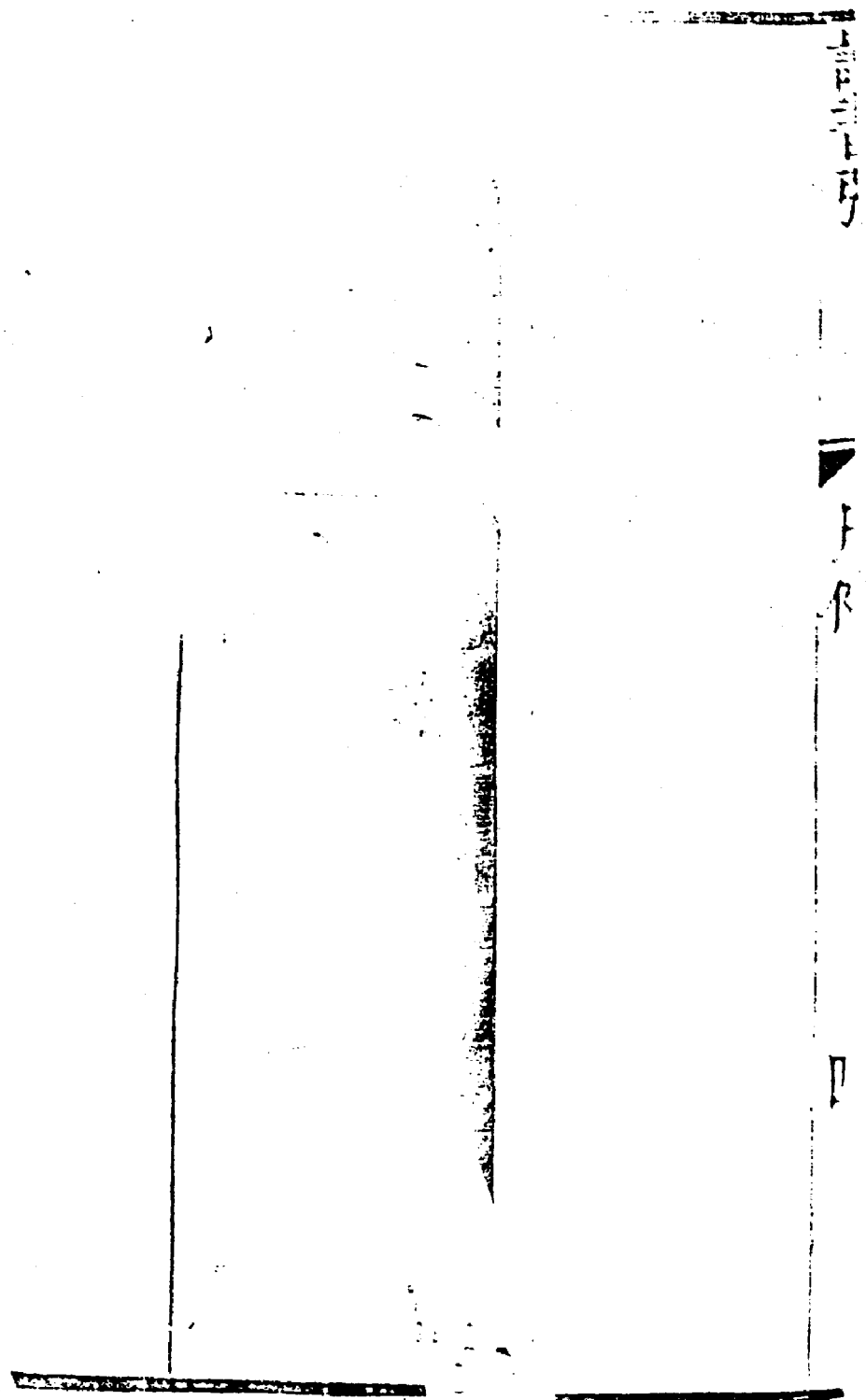
脫誤者既未得善本校勘又不敢意爲改訂姑仍  
闕疑惟冀覽者垂諒焉

一元明後人序文或由鄙見去取但古書舊序尙有  
存名而未見其文者既自愧見聞寡陋未能廣爲  
蒐羅所望博雅君子更加采輯以補其闕失云

一是書輯稿已久未敢問世西昌曹集少先生予姻  
好也此復同事得以此書就正諸凡義例多所裁  
定且述令兄曙山先生往嘗欲是書不果爲力  
贊其事予以先生昆弟先得我心必有同好遂不

揣冒昧付之剗剗焉





讀書引目錄

卷之一

唐孔穎達周易正義序

附錄王弼易略例序

宋程子易傳序

宋程子易傳又序

漢孔安國尚書序

附錄汲冢周書序略

唐孔穎達書正義序

宋蔡沈書經集傳序

周子夏詩大序

附錄韓詩外傳序

唐孔穎達毛詩正義序

宋朱子詩經集傳序

附錄王應麟詩攷序

卷之二

唐賈公彥周禮疏序

唐賈公彥儀禮疏序

附錄韓文公讀儀禮

唐孔穎達禮記正義序

附錄大戴禮序

元陳澔禮記集說序

宋程子春秋傳序

附錄劉貢父春秋權衡序

宋胡安國春秋傳序

晉杜預春秋左傳序

唐孔穎達左傳正義序

漢何休公羊傳序

附錄董仲舒春秋繁露序

晉范甯穀梁傳序

卷之三

魏何晏論語集解序

附錄朱子論語要義序略

漢趙岐孟子題辭

宋孫奭孟子正義序

宋朱子大學章句序

附錄朱子小學序題

宋朱子中庸章句序

附錄朱子中庸輯略序

漢孔安國孔子家語序

附錄孔衍上家語表

魏王肅家語注序

附錄孔叢子序

唐明皇孝經序

附錄馬融忠經序

言部  
晉郭璞爾雅注序

宋邢昺爾雅疏序

附錄陳止齋讀爾雅疏跋

漢許慎說文自序

附錄李燾說文繫傳序略

卷之四

宋朱子周子通書序

宋范育張子正蒙序

附錄蘓軾正蒙後序

宋朱子二程子遺書序

宋邵伯溫皇極經世序

宋朱子易學啟蒙序

宋朱子家禮序

附錄朱子乞修三禮劄子

宋朱子蔡氏律呂新書序

宋真德秀大學衍義序

卷之五

吳韋昭國語解序



附錄宋庠國語敘錄

漢劉向戰國策序

宋曾鞏戰國策序

附錄鮑彪國策序略

漢司馬遷史記自序

唐司馬貞補史記序

附錄司馬貞史記索隱序略

宋裴駟史記注序

附錄張守節史記正義序略

漢班固前漢書序傳

宋范曄後漢書自序

附錄余洙後漢書序略

梁劉昭後漢書補志序

梁沈約宋書自序

宋曾鞏南齊書序

宋曾鞏梁書序

宋曾鞏陳書序

宋范祖禹後魏書序

宋王安國後周書序

宋陳振孫新唐書題辭

明宋濂元史後記

卷之六

漢荀悅前漢紀自序

晉袁宏後漢紀自序

附錄王銍兩漢紀序

唐薛收王氏元經序

宋神宗御製司馬光資治通鑑序

附錄資治通鑑事蹟

宋胡三省資治通鑑音註序

宋朱子通鑑綱目序

宋朱子袁機通鑑紀事本末序

唐劉知幾史通序

宋羅泌路史序

卷之七

唐杜佑通典序

宋鄭樵通志序

宋馬端臨文獻通考序

卷之八

文獻通考二十四門小序

田賦考序

錢幣考序

戶口考序

職役考序

征權考序

市糴考序

土貢考序

國用考序

選舉考序

學校考序

職官考序

郊祀宗廟考序

王禮考序

樂考序

兵考序

刑考序

經籍考序

帝系考序

封建考序

象緯考序

物異考序

輿地考序

四裔考序

卷之九

唐楊保荀子序

附錄韓愈讀荀子

宋宋咸揚子法言序

附錄范望太元經序略

宋曾鞏劉向說苑序

宋曾鞏劉向新序序

宋曾鞏徐幹中論序

宋阮逸文中子序

附錄朱子王氏續經說



吳葛元老子道德經序

晉郭象莊子南華經序

漢劉向列子序

晉張湛列子序

附錄柳宗元辨列子

漢劉向關尹子序

唐韓愈讀鶡冠子

附錄柳宗元辨鶡冠子

唐韓愈讀墨子

唐柳宗元辨亢倉子

唐柳宗元辨文子

卷之十

漢劉向管子序

漢劉向晏子序

附錄柳宗元辨晏子春秋

宋晁公武商子序

宋高似孫韓子序

宋高似孫鄧析子序

宋高似孫尹文子序

宋高似孫鬼谷子序

附錄柳宗元辨鬼谷子

宋高似孫孫子序

宋高似孫吳子序

宋朱子子華子辨

宋洪邁范子計然辨

漢高誘呂氏春秋序

漢高誘淮南子序

宋高似孫王克論衡序

附錄劉勰諸子總論

卷之十一

宋毛漸三墳序

漢劉秀山海經序

晉郭璞山海經注序

漢亡名氏陰符經序

宋高似孫太公六韜序

元王漸穆天子傳序

劉向宣越三書序

晉郭璞揚雄方言序

漢班固白虎通題辭

漢劉熙釋名序

漢應劭風俗通義序

漢亡名氏三輔黃圖引

晉葛洪西京雜記序

晉韋璩華陽國志後序

附錄呂大防華陽國志引

元歐陽元補正水經序

附錄朱謀埠水經注序略

宋曾鞏劉向列女傳序

晉皇甫謐高士傳序

晉葛洪神仙傳序

晉張華博物志序

附錄李石續博物志序略

漢郭憲洞冥記序

梁蕭綺王嘉拾遺記序

魏楊銜之洛陽伽藍記序

卷之十二

宋朱子楚辭集註序

附錄劉勰辨騷

梁昭明太子文選序

附錄李善上文選注表

漢班固兩都賦序

附錄劉勰詮賦

晉左思三都賦序

晉皇甫謐三都賦序

梁鍾嶸詩品總序

附錄劉勰明詩

梁劉勰文心雕龍序志

陳徐陵玉臺新詠序

附錄李諤論文體書

宋姚鉉唐文粹序

宋周必大跋文苑英華後

宋周必大宋文鑑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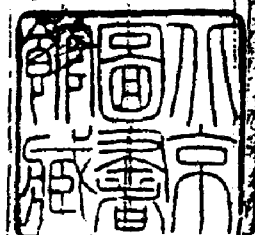
元陳旅元文類序

宋真德秀文章正宗序

明茅坤唐宋八家文鈔序

讀書引卷之一

新建曹孚先集少



金谿王謨仁圃輯

同懷弟諮文園校

周易正義序

唐孔穎達撰

夫易者象也。爻者效也。聖人有以仰觀俯察象天地而育羣品。雲行雨施。效四時以生萬物。若用之以順則兩儀序而百物和。若行之以逆則六位傾而五行亂。故王者動必則天地之道。不使一物失其性。行必

協陰陽之宜。不使一物受其害。故能彌綸宇宙。酬酢神明。宗社所以无窮。風聲所以不朽。非夫道極元妙。孰能與於此乎。斯乃乾坤之大造。生靈之所益也。若夫龍出於河。則八卦宣其象。麟傷於澤。則十翼彰其用。業資九聖。時歷三古。及秦亡金鏡。未墜斯文。漢理珠囊。重興儒雅。其傳易者。西都則有荀劉馬鄭。大體更相祖述。非有絕倫。唯魏世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所以江左諸儒。並傳其學。河北學者。罕能及之。其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辭尚虛元。義多浮誕。原夫易理。

難窮。雖復元之又元。至於垂範作則。便是有而教有。若論住內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說。斯乃義涉於釋氏。非爲教於孔門也。旣背其本。又違於注。至若復卦云。七日來復。並解云。七日當爲七月。謂陽氣從五月建午而消。至十一月建子始復。所歷七辰。故云七月。今案輔嗣注云。陽氣始剥盡。至來復時。凡七日。則是陽氣剥盡之後。凡經七日始復。但陽氣雖建午始消。至建戌之月。陽氣猶在。何得稱七月來復。故鄭康成引易緯之說。建戌之月。以陽氣旣盡。建亥之月。純陰。

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仲尼之緯。分明輔嗣之注。若此。康成之說。遺跡可尋。輔嗣註之於前。諸儒背之。於後。考其義理。其可通乎。又蠱卦云。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輔嗣註云。甲者創制之令。又若漢世之時。甲令乙令也。輔嗣又云。令洽乃誅。故後之三日。又巽卦云。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輔嗣註云。申命令。謂之庚。輔嗣又云。甲庚皆申命之謂也。諸儒同於鄭氏之說。以爲甲者宣令之日。先之三日而用辛也。欲

取改新之義後之三日而用丁也取其丁寧之義王氏註意本不如此而又不顧其註妄作異端今既奉敕刪定考察其事必以仲尼爲宗義理可詮先以輔嗣爲本去其華而取其實欲使信而有徵其文簡其理約寡而制衆變而能通仍恐鄙才短見意未周盡謹與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臣馬嘉運守大學助教臣趙乾叶等對共參議詳其可否至十六年又奉敕與前修疏人及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蘓德融等對敕使趙宏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十有

四卷。庶望上裨聖道下益將來。故序其大略附之卷首爾。

文獻通考曰。昔伏羲氏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及乎三代。是爲三易。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文王作卦辭。謂之周易。周公作爻辭。孔子爲彖辭。象辭。繫辭。文言。序卦。說卦。雜卦。謂之十翼。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及秦焚書。周易獨以

卜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漢初  
傳易者有田何何授丁寬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  
人施讐東海孟喜琅邪梁邱賀由是有施孟梁邱  
之學又有東郡京房自云受易於梁國焦延壽別  
爲京氏學又有東萊費直傳易其本皆古字號曰  
古文易以授琅邪王璜璜授沛人高相相以授子  
康及蘭陵母將承故有費氏之學行於人間而未  
得立後漢陳元鄭衆皆傳費氏之學馬融又爲其  
傳以授鄭元元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魏代王肅



王弼並爲之注。自是費氏大興。高氏遂衰。梁邱施氏亡於西晉。孟氏京氏有書無師。梁陳鄭元王弼二注列於國學。齊代唯傳鄭義。至隋王注盛行。遂傳至今。陳氏曰。自漢以來。言易者多溺於象占之學。至弼始一切掃去。暢以義理。於是天下宗之餘家盡廢。然王弼好老氏。魏晉談元。自弼輩倡之。又孔穎達正義十四卷。本唐貞觀中。穎達與顏師古等受詔撰五經義贊。後改正義。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永徽二年。中書門下于志寧等考正增損。書

始布下。其實非一手一足之力。世但稱孔疏耳。其說專釋一家注文爲正。

附錄唐邢璣王弼易略例序曰。原夫兩儀未立。神用藏於視聽。一氣化矣。至賾隱乎名言。於是河龍負圖。犧皇畫卦。仰觀俯察。遠物近身。八象窮天地之情。六位備剛柔之體。言大道之妙。有一陰一陽。論聖人之範圍。顯仁藏用。實三元之胎祖。鼓舞財成。爲萬有之著龜。知來藏往。是以孔邱三絕。未臻樞奧。劉安九師。尙迷宗旨。臣舞象之年。鼓篋鱣序。

漁獵墳典。徧習周易。研窮耽玩。無舍寸陰。是知卦  
之紀綱。周文王之言略矣。象之吉凶。孔仲尼之論  
備矣。至如王輔嗣略例。大則總一部之指歸。小則  
明六爻之得失。承乘逆順之理。應變情僞之端。用  
有行藏辭有險易。觀之者可以經緯天地。探測鬼  
神。匡濟邦家。推辟咎悔。雖人非上聖。亦近代一賢  
臣。謹依其文。輒爲注解。雖不足敷宏易道。庶幾有  
裨於教義。亦猶螢燐增輝於太陽。涓流助深於巨  
壑。臣之志也。

周易序

宋程子撰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尙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无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

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无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

文獻通考曰：伊川易傳十卷。朱子曰：自秦漢以來攷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宏通簡易之法，談

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乎仁義中正之歸求其  
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則惟  
伊川先生程氏之書而已晁氏曰朱震言願之學  
出於周敦頤敦頤得之穆修亦本於陳搏與邵雍  
之學然攷正叔之解不及象數頗與胡翼之相類  
景迂云胡武平周茂叔同師潤州鶴林寺僧壽涯  
其後武平傳其學於家茂叔則授二程與震之說  
不同按伊川之學出自濂溪此先儒通論也而晁  
朱之說以爲濂溪所師本於希夷及一僧則固老

釋之宗旨矣此論未之前聞

周易序

宋程子撰

易之爲書。卦爻象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人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散之在理。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无二致。所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无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絪縕交感。變



化不窮。形一受其生。神一發其智。情僞出焉。萬緒起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業。故易者陰陽之道也。針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奇偶。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爲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爲其用。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於瞬息。微於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无不包其用。至神而无不存。時固未始有一。而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於

无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象象之義而不知有卦爻象象之用亦非易也。故得之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雖然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此學者所當知也。

讀書

卷一

一

尚書序

漢孔安國撰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入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邱。邱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卽謂上世帝

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觀史籍之煩。文墨之  
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  
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邱。討  
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  
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  
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  
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  
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  
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

儒雅以聞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尙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攷論文義。裁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盤庚三篇合

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旣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子孫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文獻通考曰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之子世世傳之至曾孫歐陽高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之學勝傳子建別爲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爲作傳以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



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同郡賈逵  
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亦爲之註晉永嘉之亂  
歐陽大小夏侯尙書並亡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  
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方  
興於大航頭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註多二十八  
字於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  
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唐貞觀詔孔  
穎達作正義宗孔傳而孔傳獨行

附錄李巽巖汲冢周書序略曰隋唐經籍藝文志

皆稱此書得之晉太康中汲郡魏安釐王冢孔晁  
注解或稱十卷或八卷大抵不殊按此則晉以前  
初未有此也然劉向班固所錄並著周書七十一  
篇且謂孔子刪削之餘而司馬遷記武王克殷事  
蓋與此合豈西漢世已得入中秘其後稍隱學者  
不道及盜發冢乃幸復出邪篇目比漢但闕一耳  
必班劉司馬所見者也繫之汲冢失其本矣書多  
駁辭宜孔子所不取抑戰國處士私相綴續託周  
爲名孔子亦未必見章句或脫爛難讀更須考求

別加是正云。

尚書正義序

唐孔穎達撰

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古之王者。事  
總萬機。發號出令。義非一揆。或設教以馭下。或展禮  
以事上。或宣威以肅震曜。或敷和而散風雨。得之則  
百度惟貞。失之則千里斯謬。樞機之發。榮辱之生。絲  
綸之動。不可不慎。所以辭不苟出。君舉必書。欲其昭  
法誠。慎言行也。其泉源所漸。基於出震之君。黼藻斯  
彰。郁乎如雲之后。勲華揖讓。而典謨起。湯武革命。而  
誓誥興。先君宣父。生於周末。有至德而無至位。修聖

道以顯聖人。芟煩亂而翦浮辭。舉宏綱而撮機要。上  
斷唐虞。下終秦魯。時經五代。書總百篇。採翡翠之羽  
毛。拔犀象之牙角。罄荆山之石。所得者連城窮漢水  
之濱。所求者照乘巍巍蕩蕩。無得而稱。郁郁紛紛。於  
斯爲盛。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將來者也。暨乎七  
雄已戰。五精未聚。儒雅與深穽同埋。經典共積薪俱  
燎。漢氏大濟區宇。廣求遺逸。採古文於金石。得今書  
於齊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  
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註之。實遭巫蠱。遂寢

而不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所註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宏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彪。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旨趣。多或因循。怙釋註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爲詳雅。然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爲險。無義而更生義。竊以古人言誥。惟在

達情。雖復時或取象。不必辭皆有意。若其言必託數。經悉對文。斯乃鼓怒浪於平流。震驚飈於靜樹。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過猶不及。良爲此也。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要。又好改張前義。義更太略。辭又過華。雖爲文筆之善。乃非開獎之路。義旣無義。文又非文。欲使後生若爲領袖。此乃炫之所失。未爲得也。今奉明勅。考定是非。謹罄庸愚。竭所聞見。覽古人之傳記。質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煩而增其簡。此亦非敢臆說。必據舊聞。謹

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前四門助教臣李子雲等謹共銓敘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修疏人及通直郎行四門博士驍騎尉臣朱長才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蘓德融登仕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隨德素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王士雄等對勅使趙宏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二十卷庶對揚於聖範冀有益於童稚略陳其事敘之云爾。

文獻通考曰孔穎達尙書正義二十卷晁氏曰穎



達因梁費昶疏廣之唐儒學傳稱穎達與顏師古  
司馬才章王恭王琰撰五經義訓百餘篇號義贊  
詔改爲正義云雖包貫異家爲詳博然其中不能  
無謬冗馬嘉運駁正其失永徽中于志寧張行成  
高季輔就加增損始布天下藝文志云穎達與李  
子雲王德韶等撰朱長才蘇德庸隋德素王士雄  
趙宏智審覆長孫無忌李勣等二十四人刊定唐  
史志傳記事多參差此爲尤甚所記撰著人姓氏  
往往不同

書經集傳序

宋蔡沈撰

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沈作書集傳。明年先生歿。又十年始克成編。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奧。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

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進。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沈自受讀以來。沈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

貫通。廼敢折衷微辭。與旨多述舊聞。二典三謨。先生  
蓋嘗是正。手澤尙新。嗚呼惜哉。集傳本先生所命。故  
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四代之書。分爲六卷。文以時  
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物。  
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  
心。雖未必能造其微。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  
是訓詁。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略矣。

護身符

卷一

下

詩大序

周卜子夏撰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

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

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文獻通考曰。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邱伯。作



詁訓是爲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爲齊詩燕  
人韓嬰傳詩是爲韓詩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  
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  
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趙人毛萇善詩自云  
子夏所傳作詁訓傳是爲毛詩河間獻王好之未  
得立後漢有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又爲之訓東海  
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  
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色鄭衆賈逵馬融並作  
毛詩傳鄭元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

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  
釋文舊說云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  
關雎序謂之小序此以下則大序也大序是子夏  
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

附錄陳明韓詩外傳序曰文之在世如風行水上  
變態無定惟載道者可貴也外此蕪焉爾六經之  
文渾涵如天萬象森列不可尙已至孔孟繼六經  
而作其文廣大淵宏中間每取易詩書中之要語  
而推廣之闡幽微顯以盡其蘊則道從此出矣夫

何韓嬰處乎漢孝文之世。遭秦火絕學之餘。廼能  
衍詩作傳。命意布詞。一倣孔孟之文。凡諸詩言約  
旨遠者。悉肆力極致。上推天人之理。下及萬物之  
情。以盡其意。又則嚴整簡古。厲世範俗。皆順於道。  
宛然聖門家法。豈漢世人物之所遽能邪。然生在  
當時。以詩名。與魯申培齊轅固二詩並列於世。亦  
嘗以易作傳授人。今已不傳。而其詩亦亡。又因以  
慨歎天下之遺書於無窮也。

毛詩正義序

唐孔穎達撰

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爲而自發。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靜於中。百物盪於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於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諧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此乃詩之爲用。其利大矣。若夫哀樂之起。冥於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鸞鳳有歌舞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闢。詩

迹所用。隨運而移。上皇道質。故諷諭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謳謠之理切。唐虞乃見其初。犧軒莫測其始。於後時經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沒而頌聲寢。陳靈興而變風息。先君宣父。釐正遺文。緝其精華。褫其煩重。上從周始。下暨魯僖。四百年間。六詩備矣。卜商闡其業。雅頌與金石同和。秦正燎其書。簡牘與煙塵共盡。漢氏之初。詩分爲四。申公騰芳於鄢郢。毛氏光價於河間。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之間。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閒。茲風不墜。其近代爲義。

疏者。有全緩何允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炫並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於一時。騁絕轡於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無雙。於其所作疏內。特爲殊絕。今奉勅刪定。故據以爲本。然焯炫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略。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勘其會同。時有顛躓。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唯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愛憎。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徵事郎守四門博士臣齊威等。對其討論。辯詳得失。

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修疏人及給事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趙乾叶登仕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賈普曜等對勅使趙宏智覆更詳正。凡爲四十卷。庶以對揚聖範。垂訓幼蒙。故序其所見。載之於卷首云爾。

文獻通考曰。毛詩正義四十卷。孔穎達據劉炫劉焯疏撰。云自晉室東遷。學有南北之異。南學簡約。得其英華。北學深博。窮其枝葉。至穎達始著義疏。合南北之異焉。

詩經集傳序

宋朱子撰

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爲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咏嘆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



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寢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邈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旣不得位。無以行勸懲黜陟之政。於是時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

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卽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閭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

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  
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  
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  
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  
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  
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  
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  
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  
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

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正。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

附錄王應麟詩攷序略曰。漢言詩者四家。師異指殊。賈逵撰齊魯韓與毛氏異同。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爲集注。今唯毛傳鄭箋孤行。韓厯存外傳。而魯

齊詩亡久矣。諸儒說詩。壹以毛鄭爲宗。未有參攷  
三家者。獨朱公集傳。閎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言  
關雎則取康衡。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  
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  
我。則取左氏傳。抑戒自警。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  
德。則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飲  
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咀者  
岐。皆從韓詩。禹敷下土方。又證諸楚辭。一洗末師  
專已守殘之陋。學者諷詠涵濡而自得之。躍如也。

文公語門人文選注多韓詩章句。嘗欲寫出應麟竊觀傳記所述三家緒言。尙多有之。罔羅遺軼。傳以說文爾雅諸書。粹爲一編。以扶微學。廣異義。亦文公之意云爾。

讀書引卷之一  
終

讀書引卷之二

新建曹孚先集少參

金谿王謨仁圃輯

同懷弟詢春林校

周禮疏序

唐賈公彥撰

夫天育蒸民。無主則亂。立君治亂。事資賢輔。但天皇  
地皇之日。無事安民。降自燧皇。方有臣矣。是以易通  
卦驗云。天地成位。君臣道生。君有五期。輔有三名。註  
云。三名。公卿大夫。又云。燧皇始出。握機矩表。計冥其



刻日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註云。拒燧皇。謂人皇在伏羲前。風姓始王天下者。斗機云。所謂人皇九頭。兄弟九人。別長九州者也。是政教君臣起自人皇之世。至伏羲因之。故文耀鉤云。伏羲作易名官者也。又案論語撰考云。黃帝受地形象天文以制官。伏羲已前。雖有三名。未必具立官位。至黃帝名位乃具。是以春秋緯命歷序云。有九頭絕時有臣無官位尊卑之別。燧皇伏羲既有官。則其間九皇六十四民有官明矣。但無文字以知其官號也。案左傳昭十七

年云。秋。鄒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  
名官何故也。杜氏註云。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已姓  
之祖也。鄒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  
故爲雲師而雲名。註云。黃帝軒轅氏姬姓之祖也。黃  
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爲名  
號。縉雲氏蓋其一官也。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  
火名。註云。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也。亦有火瑞。以火  
紀事。名百官也。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註  
云。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前。大皞後。亦受

水瑞以水名官也。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註云。大皞伏羲氏。風姓之祖也。有龍瑞。故以龍命官也。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故爲鳥師而鳥名。又云。鳳鳥氏。歷正之類。又以五鳥五鳩。九扈五雉。並爲官長。亦皆有屬官。但無文以言之。若然。則自上以來。所云官者。皆是官長。故皆云師以目之。又云。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是以少皞以前。天下之號。象其德。百官之號。象其徵。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因其地。百官之號。因其事。事卽司徒司馬。

之類是也。若然前少皞氏言祝鳩氏爲司徒者。本名祝鳩。言司徒者。以後代官況之。自少皞以上。官數略如上說。顓頊及堯官數雖無明說。可略而言之矣。案昭二十九年。魏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蔡墨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勾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元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註云。窮桑。帝少皞之號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

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故外傳犁爲高辛氏之火正。此皆顓頊時之官也。案鄭語云。重犁爲高辛氏火正。故堯典註高辛氏之世。命重爲南正司天。犁爲火正司地。以高辛與顓頊相繼無隔。故重犁事顓頊。又事高辛。若稷契與禹事堯。又事舜。是以昭十七年服註顓頊之下云。春官爲木正。夏官爲火正。秋官爲金正。冬官爲水正。中官爲土正。高辛氏因之。故傳云。遂濟窮桑。窮桑顓頊所居。是度顓頊至高辛也。若然。高辛時之官。唯有重犁及

春之木正之等。不見更有餘官也。至於堯舜。官號稍改。楚語云。堯復育重犁之後。重犁之後。卽羲和也。是以堯典云。乃命羲和。註云。高辛之世。命重爲南正司天。犁爲火正司地。堯育重犁之後。羲氏和氏之子賢者。使掌舊職。天地之官。亦紀於近。命以民事。其時官名蓋曰稷司徒。是天官稷也。地官司徒也。又云。分命羲仲。申命羲叔。分命和仲。申命和叔。使分主四方。註仲叔亦羲和之子。堯旣分陰陽四時。又命四子爲之官。掌四時者。字曰仲叔。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是有

六官案下驩堯曰共工。註共工水官也。至下舜求百揆。禹讓稷契暨咎繇。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註。稷棄也。初堯天官爲稷。又云。帝曰。契百姓不親。汝作司徒。又云。帝曰。咎繇。汝作士。此三官是堯時事。舜因禹讓述其前功。平文云。舜命伯夷爲秩宗。舜時官也。以先後參之。唯無夏官之名。以餘官約之。夏傳云。司馬在前。又後代況之。則羲叔爲夏官。是司馬也以分命仲叔。註云。官名。蓋春爲秩宗。夏爲司馬。秋爲士。冬爲共工。通稷與司徒。是六官之名見也。鄭元

分陰陽爲四時者。非得時無四時官。始分陰陽爲四時。但分高辛時重犁之天地官。使兼主四時耳。而云仲叔。故云掌天地者。其曰伯乎。若然。堯典云。伯禹作司空。四時官不數之者。鄭云。初堯冬官爲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其有聖德。必成功。故改命司空。以官名寵異之。非常官也。至禹登百揆之任。捨司空之職。爲共工與虞。故曰垂作共工。益作朕虞是也。案堯典又云。帝曰疇咨若時登庸。鄭註云。堯末時羲和之子皆死。庶績多闕。而官廢。當此之時。驩兜共工更相薦舉。



言言  
下又云。帝曰。四岳。湯湯洪水。有能俾乂。鄭云。四岳。四  
時之官。主四岳之事。始羲和之時。主四岳者。謂之四  
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皆王官。其八伯。唯驩。兜。共。  
工。放。齊。骸。四人而已。其餘四人。無文可知。案周官云。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則四岳之外。更  
有百揆之官者。但堯初。天官爲稷。至堯試舜。天官之  
任。謂之百揆。舜卽眞之後。命禹爲之。卽天官也。案尙  
書傳云。惟元紀巡狩。四岳八伯。註云。舜格文祖之年。  
堯始以羲和爲六卿。春夏秋冬者。并掌方岳之事。是

爲四岳。出則爲伯。其後稍死。驩兜共工求代。乃置八伯。元祀者除堯喪舜卽真之年。九州言八伯者。據畿外八州。鄭云。畿內不置伯。鄉遂之吏主之。案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鄭註云。有虞氏官蓋六十。夏百二十。殷二百四十。周三百六十。不得如此記也。昏義云。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鄭云。蓋夏制。依此差限。故不從記文。但虞官六十。唐則未聞。堯舜道同。或皆六十。并屬官言之。則皆有百。故成王周官云。唐虞建官惟百也。若然。

自高陽已前。官名略言於上。至於帝嚳官號。略依高陽。不可具悉。其唐虞之官。惟四岳百揆與六卿。又堯典有典樂納言之職。至於餘官。未聞其號。夏官百有二十。公卿大夫元士具列其數。殷官二百四十。雖未具顯。案下曲禮云。六五。官六府六工之等。鄭皆云。殷法。至於屬官之號。亦蔑云焉。案昏義云。三公九卿者。六卿并三孤而言。尤其三公。又下兼六卿。故書傳云。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各兼二卿。案顧命。太保領冢宰。畢公領司馬。毛公領司空。別有芮伯爲司徒。彤

伯爲宗伯、衛侯爲司寇，則周時三公各兼一卿之職，與古異矣。但周監二代，郁郁乎文，所以象天立官而官益備。此卽官號沿革粗而言也。

文獻通考曰：周禮十二卷，鄭元注。漢武帝時，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得周官有五篇。失冬官一篇，乃募以千金，不得，取攷工記以補其闕。至孝成時，劉歆校理秘書，始得序列，著於錄略，爲羣儒排棄。歆獨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跡，永平時，杜子春初能通其讀，鄭衆、鄭興亦嘗傳受，言皆引之以參釋異同。

云又周禮疏十二卷唐賈公彥撰

儀禮疏序

唐賈公彥撰

竊聞道本冲虛。非言無以表其疏。言有微妙。非釋無能悟其理。是知聖人言曲。事資註釋而成。至於周禮儀禮。發源是一。理有終始。分爲二部。並是周公攝政太平之書。周禮爲末。儀禮爲本。本則難明。末便易曉。是以周禮註者則有多門。儀禮所註。後鄭而已。其爲章疏則有二家。信都黃慶者。齊之盛德。李孟慙者。隋曰碩儒。慶則舉大略小。經註疏漏。猶登山遠望而近不知。慙則舉小略大。經註稍周。似入室近觀而遠不

言二一  
察。二家之疏互有修短。時之所尚。李則爲先。按士冠  
三加。有緇布冠。皮弁爵弁。旣冠。又著元冠。見於君有  
此四種之冠。故記人下陳緇布冠。委貌周弁。以釋經  
之四種。經之與記都無天子冠法。而李云委貌與弁  
皆天子始冠之冠。李之謬也。喪服一篇。凶禮之要。是  
以南北二家。章疏甚多。時之所以皆資黃氏。按鄭註  
喪服引禮記檀弓云。經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  
心。故爲制此服焉。則經之所作表心明矣。而黃氏妄  
云衰以表心。經以表首。以黃氏公違鄭註。黃之謬也。

黃李之訓略言其一。餘足見矣。今以先儒失路。後宜易塗。故悉鄙情。聊裁此疏。未敢專欲以諸家爲本。擇善而從。兼增己義。仍取四門助教李元植詳論可否。僉謀已定。庶可施矣。函丈之儒。青衿之俊。幸以元瑕取玦。得無譏焉。

文獻通考曰。儀禮十七篇。鄭氏注。西漢諸儒得古文禮。凡五十六篇。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爲儀禮喪服傳一卷。子夏所爲。又儀禮疏五十卷。唐賈公彥撰。



附錄韓文公讀儀禮曰余嘗苦儀禮難讀豈又行  
於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  
用云。然文王周公之法制具在於是。孔子曰吾從  
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自氏雜家  
尙有可取。况聖人之制度耶。於是撮其大要。奇辭  
奧旨。著於篇。學者可觀焉。惜吾不及其時。揖讓進  
退於其間。嗚呼盛哉。

禮記正義序

唐孔穎達撰

夫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大一之初。原始要終。體之  
乃人情之欲。夫人上資六氣。下乘四序。賦清濁以醇  
醲。感陰陽而遷變。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  
動。性之欲也。喜怒哀樂之志。於是乎生。動靜愛惡之  
心。於是乎在。精粹者雖復凝然不動。浮躁者實亦無  
所不爲。是以古先聖王。鑒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納  
之於德義。猶襄陵之浸。修隄防以制之。要駕之馬。設  
銜策以驅之。故乃上法圓象。下參方載。道之以德。齊

之以禮。然飛走之倫。皆有懷於嗜慾。則鴻荒之世。非無心於性情。燔黍則大享之。濫觴土鼓。乃雲門之拳石。冠冕飾於軒初。玉帛朝於虞始。夏商革命。損益可知。文武重光。典章斯備。洎乎姬旦。負展臨朝。述曲禮以節威儀。制周禮而經邦國。禮者。體也。履也。節郁乎文哉。三百三千。於斯爲盛。綱紀萬事。彫琢六情。非彼日月。照大明於寰宇。類此松筠。負貞心於霜雪。順之則宗祏固。社稷寧。君臣序。朝廷正。逆之則紀綱廢。政教煩。陰陽錯於上。人神怨於下。故曰人之所生。禮爲

大也。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辨君臣長幼之位。是禮之時義大矣哉。暨周昭王南征之後。彝倫漸壞。彗星東出之際。憲章遂泯。夫子雖定禮。而樂頽綱。暫理而國異家殊。異端並作。畫蛇之文。擅於縱橫。非馬之談。辨離於堅白。暨乎道喪。兩楹義乖。四術上自游夏之初。下終秦漢之際。其間岐途詭說。雖紛然競起。而餘風曩烈。亦時或獨存。於是博物通人。知今溫古。考前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是以所見各記舊門。錯總鳩聚。以類相附。禮記之目。於是乎在。去聖逾遠。異

端漸扇。故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門。王鄭兩家同經而異註。爰從晉宋逮於周隋。其傳禮業者。江左尤盛。其爲義疏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崔靈恩。沈重。宣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等。其見於世者。唯皇熊二家而已。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逾遠矣。又欲釋經文。唯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旣遵鄭氏。乃時乖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本。狐死不首其邱。此皆二家之弊。

未爲得也。然以熊比皇。皇氏勝矣。雖體例旣別。不可因循。今奉敕刪理。仍據皇氏以爲本。其有不備。以熊氏補焉。必取文證詳悉。義理精審。翦其繁蕪。撮其機要。恐獨見膚淺。不敢自專。謹與中散大夫守國子司業臣朱子奢。國子助教臣李善信。守太學博士臣賈公彥。行太常博士臣柳士宣。魏王東閣祭酒臣范義頴。魏王參軍事臣張權等。對共量定。至十六年。又奉敕與前修疏人及儒林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周元達。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趙君贊。儒林郎

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王士雄等。對敕使趙宏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成七十卷。庶能光贊大猷。垂法後進。故敘其意義。列之云爾。

文獻通考曰。禮記二十卷。漢戴聖纂。鄭康成注。卽所謂小戴者也。此書乃孔子沒後七十子之徒所共錄。中庸孔伋作。緇衣公孫尼子作。王制漢文帝時博士作。河間獻王集而上之。劉向校定二百五十篇。大戴旣刪八十五篇。小戴又刪四十六篇。馬融傳其學。又附月令明堂位合四十九篇。又禮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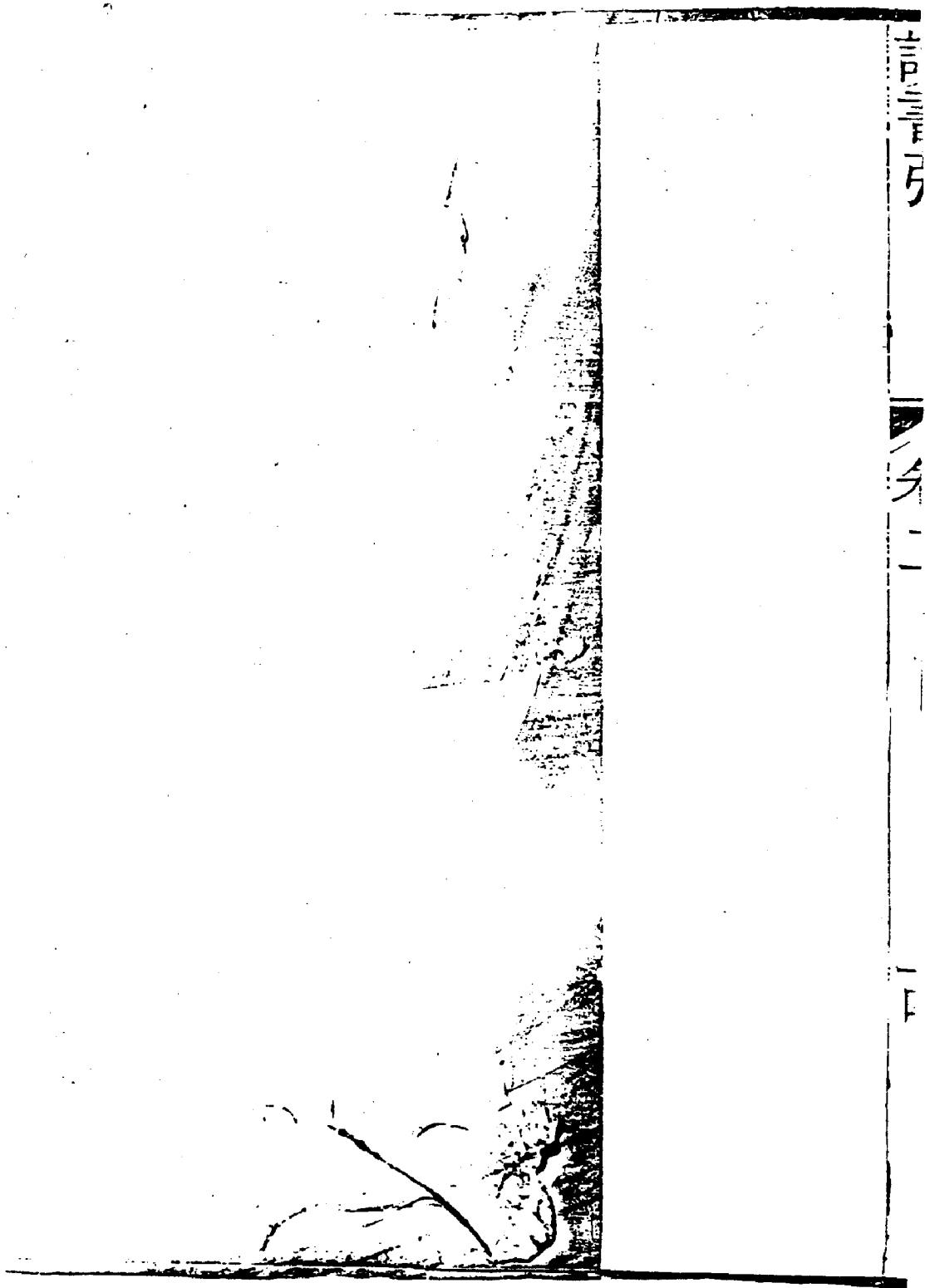
正義七十卷。唐孔穎達等貞觀中奉詔撰。又大戴禮十三卷。漢戴德纂。亦河間王所獻百三十一篇。劉向校定。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德刪其煩重爲八十五篇。今書止四十篇。其篇目自三十九篇始。無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有兩七十四。蓋因舊闕錄之。

附錄宋韓元吉大戴禮序曰。右大戴禮十三卷。總十四篇。隋志所載亦十三卷。而夏小正別爲卷。唐志但云十三卷。而無夏小正之別矣。崇文總目則



十卷而云三十五篇。無諸本可正定也。蓋自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凡二百四篇。戴德刪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德之書爲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今立之學官者。小戴書也。然大戴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爲四十三篇。中間缺者四篇。而重出者一篇。兩篇七十三。其上不見者猶三十八篇。復不能合於八十五篇之數。豈但當爲八十一邪。其缺者或旣逸。其不見者抑聖所取者也。然哀公問投壺二篇。與小戴書無甚異。禮察篇與

經解亦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相似。則聖已取之篇。豈其文無所刪者也。勸學禮三本見於荀卿子。至取舍之說及保傅。則見於賈誼疏間與經子同者尚多有。按儒林傳德事孝宣。嘗爲信都太傅。聖則爲九江太守。未知何所據也。大抵漢儒所傳皆出於七十子之徒。後之學者。僅習小戴詁。不知大戴書矣。其探索陰陽。窮析物理。推本性命。雜言禮樂之辨。器數之詳。必有自來。以是知聖門之學無不備也。



喜  
喜  
喜  
喜  
喜

夕  
夕  
夕  
夕  
夕

夕  
夕  
夕  
夕  
夕

禮記集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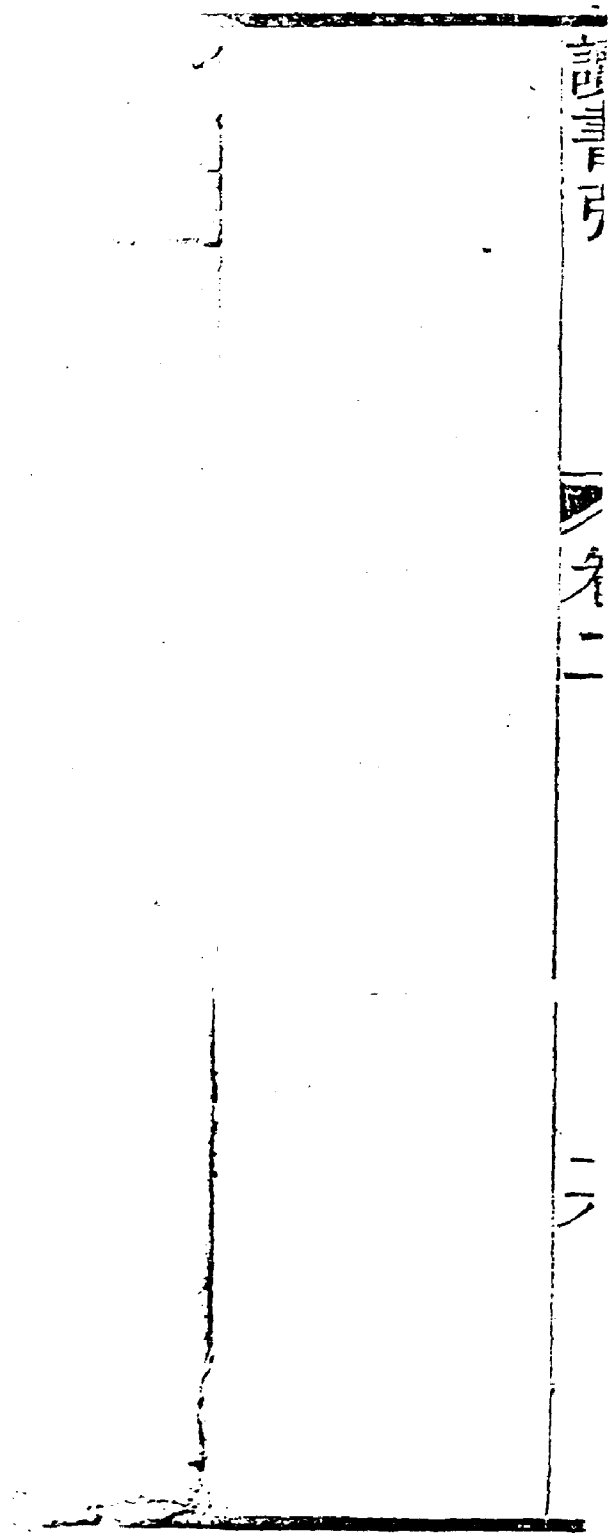
元陳澧撰

前聖繼天立極之道。莫大乎禮。後聖垂世立教之書。亦莫先於禮。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孰非精神心術之所寓。故能與天地同其節。四代損益。世遠經殘。其詳不可得聞矣。儀禮十七篇。戴記四十九篇。先儒表章庸學。遂爲千萬世道學之淵源。其四十七篇之文。雖純駁不同。然義之淺深同異。誠未易言也。鄭氏祖譏緯。孔疏惟鄭之從。雖有他說不復收載。固爲可恨。然其灼然可據者。不可易也。近世應氏集解。於雜記大

小記等篇俱闕而不釋。噫。慎終追遠。其關於人倫世道。非細故。而可略哉。先君子師事雙峰先生。十有四年。以是經三領鄉書。爲開慶名進士。所得於師門。講論甚多。中罹煨燼。隻字不遺。不肖孤僭不自量。會萃衍繹。而附以臆見之言。名曰禮記集說。蓋欲以坦明之說。使初學讀之。卽了其義。庶幾章句通則蘊奧自見。正不必高爲議論。而卑視訓詁之辭也。書成。甚欲就正於四方有道之士。而衰年多疾。遊歷良艱。姑藏巾笥。以俟來哲。治教方興。知禮者或有取焉。亦愚者

千慮之一爾。

元史類編曰陳澔字雲柱江西都昌人父大猷饒堯峯弟子也著書傳會通十一卷尤精於禮澔承其家學深探禮奧著禮記集說至今與程朱蔡胡傳義並爲制科所宗顧其名迹稍晦未得崇祀聖廡云。



春秋序

宋程子撰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  
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  
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  
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  
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  
天道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  
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繆。秦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  
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



以聖人之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矣。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性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

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尙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得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亦可復也。

言三  
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文獻通考曰。伊川春秋傳二卷。略舉大義。不盡爲說。襄昭後尤略。序文崇寧二年作。蓋其晚年也。

附錄劉原父春秋權衡自序曰。權。準也。衡。平也。物雖重。必準於權。權雖移。必平於衡。故權衡者。天下之公器也。所以使輕重無隱也。所以使低昂適中也。察之者易知。執之者易從也。不準則無以知輕重。不平則輕重雖出不信也。故權衡者。天下之至

信也。凡議春秋亦若此矣。春秋一也而傳之者三家。是以其善惡相反。其褒貶相戾。則是何也。非以其無準失輕重邪。且昔者董仲舒、江公、劉歆之徒。蓋常相與爭此三家矣。上道堯舜下據片禮。是非之議不可勝陳。至於今未決。則是何也。非以其低昂不平邪。故利臆說者害公義。便私學者妨大道。此儒者之大禁也。誠準之以其權。則童子不欺。平之以其衡。則市人不惑。今此新書之謂也。雖然。非達學通人。則亦必不能觀之矣。耳牽於所聞。而目

迷於所習。恐懷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故亦譬之權衡矣。或利其寡而眎權如贏。或利其多而眎權如縮。若此者。非權衡之過也。人事之變也。

春秋序

宋胡安國撰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爲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爲已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已所當敘。五禮弗庸。已所當秩。五服弗章。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已所當討。故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

言三  
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已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  
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  
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  
亂世反之正敘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  
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有罪  
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  
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  
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  
孔子者謂此書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旣滅爲後

世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  
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逞。則戚矣。是  
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  
情。酌古今。則質乎書之事。與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  
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  
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謂五經之有春  
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  
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  
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尙不能贊一辭。蓋立義之精。



如此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寓。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爲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於斯時奉承詔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爲之說以獻。雖微辭與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大法畧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

文獻通考曰胡文定春秋傳通例通旨共三十二  
卷安國師程頤其傳春秋事按左氏義取公穀之  
精者採孟子莊周董仲舒王通邵堯夫程明道張  
橫渠程正叔之說以潤色之紹興中經筵所進近  
世學春秋者皆宗之

上野三ツツ

二  
先  
二

二  
二  
二

春秋左傳序

晉杜預撰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

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註，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卽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邱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

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厲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

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卽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玉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

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  
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  
而長之。附於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  
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常有  
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  
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  
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  
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  
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邱明



之傳。於邱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修邱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邱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

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今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邱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邱卒。取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

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嗣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宏宣祖業。光啟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隊。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卽平王也。所用之歷。卽周正也。所稱之公。卽魯隱也。安在其黜周。

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旣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邱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旣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於反袂拭

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文獻通考曰漢初春秋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並行。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初齊人胡毋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海嬴公。嬴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與穀梁三家並立。漢末何休又作公羊解說。而左氏漢初出於張蒼之家。本無傳者。至文帝時梁太傅賈誼爲訓詁。授趙人貫公。其後劉歆典校經籍。攷而正之。欲立於

學諸儒莫應。至建武中，尚書令韓歆請立而未行。時陳元最明左傳，又上書訟之。於是乃以魏郡李封爲左氏博士。後羣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遂罷。然諸儒傳左氏者甚衆。永平中，能爲左氏者擢高第爲講郎。其後賈逵服虔並爲訓解。至魏遂行於世。晉時杜預又爲經傳集解。穀梁范甯註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預注俱立國學。然公羊穀梁但試讀文而不能通其義。後學三傳通講而左氏唯傳服虔。至隋杜氏盛行，服義及公羊穀梁浸

微·今·殆·無·師·說

春秋左傳正義序

唐孔穎達撰

夫春秋者。絕人君動作之務。是左史所職之書。王者  
統三才而宅九有。順四時而治萬物。四時序則玉燭  
調於上。三才協則寶命昌於下。故可以享國永年。令  
聞長世。然則有爲之務。可不慎與。國之大事。在祀與  
戎。祀則必盡其敬。戎則不加無罪。盟會協於禮。興動  
順其節。失則貶其惡。得則褒其善。此春秋之大旨。爲  
皇王之明鑒也。若夫五始之目。章於帝軒。六經之道。  
光於禮記。然則此書之發。其來尙矣。但年祀緜邈。無



得而言。暨乎周室東遷。王綱不振。楚子北伐。神器將移。鄭伯敗王於前。晉侯請隧於後。竊僭名號者。何國不然。專行征伐者。諸侯皆是。下陵上替。內叛外侵。九域騷然。三綱遂絕。夫子內韞大聖。逢時若此。欲垂之以法。則無位。正之以武。則無兵。賞之以利。則無財。說之以道。則不用。虛歎銜書之鳳。乃似喪家之狗。旣不救於已往。冀垂訓於後昆。因魯史之有得失。據周經以正褒貶。一字所嘉。有同華袞之贈。一言所黜。無異蕭斧之誅。所謂不怒而人威。不賞而人勸。實永世而

作則歷百王而不朽者也。至於秦滅典籍，鴻猷遂寢。漢德旣興，儒風不泯。其前漢傳左氏者，有張蒼、賈誼、尹咸、劉歆。後漢有鄒衆、賈逵、服虔、許惠卿之等，各爲詁訓。然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此乃以冠雙履，將絲綜麻，方鑿圓柄，其可入乎？晉世杜元凱又爲左氏集解，專取邱明之傳，以釋孔氏之經，所謂子應乎母，以膠投漆，雖欲勿合，其可離乎？今校先儒優劣，杜爲甲矣。故晉宋傳授以至於今，其爲義疏者，則有沈文何、蔣寬、劉炫。然沈氏於義例粗可，於經傳極疏。蔣氏

則全不體本文。唯旁攻賈服。使後之學者。鑽仰無成。劉炫於數君之內。實爲翹楚。然聰惠辯博。固亦罕儔。而探賸鉤深。未能致遠。其經註易者。必具飾以文辭。其理致難者。乃不入其根節。又意在矜伐。性好非毀。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習杜義而攻杜氏。猶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非其理也。雖規杜過。義又淺近。所謂捕鳴蟬於前。不知黃雀在其後。案僖公三十三年經云。晉人敗狄於箕。杜註云。卻缺稱人者。未爲卿。劉炫規云。晉侯稱人。與穀戰同。案穀戰在葬晉文。

公之前。可得云背喪用兵。以賤者告。箕戰在葬。晉文公之後。非是背喪用兵。何得云與穀戰同。此則一年之經數行而已。曾不勘省上下。妄規得失。又襄公二十一年傳云。邾庶其以漆閭邱來奔。以公姑姊妻之。杜註云。蓋寡者二人。劉炫規云。是襄公之姑。成公之姊。只一人而已。案成公二年。成公之子公衡爲質。及宋逃歸。案家語本命云。男子十六而化生。公衡已能逃歸。則十六七矣。公衡之年如此。則於時成公三十三四矣。計至襄二十一年。成公七十餘矣。何得有姊。

而妻庶其。此等皆其事歷然。猶尙妄說。況其餘錯亂  
良可悲矣。然比諸義疏。猶有可觀。今奉勅刪定。據以  
爲本。其有疎漏。以沈氏補焉。若兩義俱違。則特申短  
見。雖課率庸鄙。仍不敢自專。謹與朝請大夫國子博  
士臣谷那律。故四門博士臣楊士勛。四門博士臣朱  
長才等。對共參定。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修疏人。及  
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上騎都尉臣馬嘉運。朝散大  
夫行大學博士上騎都尉臣王德韶。給事郎守四門  
博士上騎都尉臣蘓德融。登仕郎守大學助教雲騎

尉臣隨德素等對勅使趙宏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  
凡三十六卷。冀貽諸學者以裨萬一焉。

附錄李燾古經後序略曰。漢藝文志有春秋古經  
十二篇。經十一卷。隋唐志同。古經十二篇十一卷  
者。本公羊穀梁二家所傳。吳士燮始爲之注。隋志  
載焉。又有賈逵春秋三家經訓古十二卷。宋三家  
經二卷。唐志又有李鉉春秋二傳異同十一卷。李  
氏三傳異同例十三卷。馮伉三傳異同三卷。元和  
國子監修定春秋加減一卷。士燮賈逵宋及李馮

元和諸書今皆不存。獨抱遺經者莫適爲正。蓋公  
牟得立學官。最先穀梁。次之左氏。最後故士燮。但  
注二家不及左氏。賈逵旣立左氏。始通三家。逵燮  
并宋以下異同加減文字。悉已亡佚。莫知其舉厝  
何也。隋末唐初。左學特盛。二家浸微。自杜預集解  
左氏合經傳爲一。正觀十六年。孔穎達承詔修疏。  
永徽四年。長孫無忌等重上正義。邱明傳學愈益  
盛矣。而仲尼遺經無復單行。學者或從杜解抄出。  
獨存左氏。擯落二家。幸陸德明與穎達同時。於太

學自落音義兼存二家本書仍各注左氏別字顧  
亦無決擇惟正元末陸淳纂例三傳經文差繆凡  
二百四十一條自言考校從其有義理者然往往  
亦言未知孰是兼恐差繆不止二百四十一條惜  
啖趙集傳今俱失墜無從審覆耳昔司馬遷言春  
秋文成數萬張晏曰春秋才萬八千字遷誤也今  
細數之更闕一千四百二十八字數最易見者尙  
爾錯誤何況聖人筆削之旨乎



讀書乃

卷二

三

春秋公羊傳序

漢何休撰

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廢。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爲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爲公羊可奪。左氏可興。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此世

之餘事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余竊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

文獻通考曰。春秋公羊傳十二卷。戴宏序云。子夏傳之。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弟子胡毋子都著以竹帛。其後傳董仲舒。以公羊顯於朝。四傳至何休。爲經傳集詁。其書遂大傳。又公羊傳詁解十二卷。漢司空掾任城何休邵公撰。休爲太傅。陳

蕃屬蕃敗坐禁錮作解詁覃思不窺門十七年又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拜議郎終諫議大夫其書多引讖緯其所謂黜周王魯變周文從殷質之類公羊皆無明文蓋爲其學者相承有此說也又公羊疏三十卷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彥撰宋朝邢昺等奉詔是正

附錄宋樓郁董仲舒春秋繁露序曰六經道大而難知惟春秋聖人之志在焉自孔子沒莫不有傳名於傳者五家用於世纔三而止耳其後傳世學

散源迷而流分。蓋公羊之學。後有胡母子都董仲舒治其說。信勤矣。嘗爲武帝置對於篇。又自著書以傳於後。其微言至要。蓋深於春秋者也。然聖人之旨。在經。經之失傳。傳之失學。故漢諸儒多病專門之見。各務高師之言。至窮智畢學。或不出聖人大中之道。使周公孔子之志。旣晦而隱焉。董生之書。視諸儒尤博極閎深也。本傳稱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今其書十卷。又總名繁露。其是非請伺賢者辨之。而因書其本末云。

春秋穀梁傳序

晉范甯撰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弑逆篡盜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化而遷。陰陽爲之愆度。七曜爲之盈縮。川岳爲之崩竭。鬼神爲之疵厲。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坐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愼厥行。增修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

冰所由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觀滄海之橫流。廼喟然而嘆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興之者在已。於是就大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修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

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頽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旣宏。麟感化而來。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爲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



文公納幣爲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公羊以蔡仲廢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爲合正。以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讐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闕也。以妾母爲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強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去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旣不俱

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而漢興以來。瓌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之辯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嘆息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升平之末。歲

次大梁。先君北蕃廻軫。頓駕於吳。乃帥門生故吏。我兄弟子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註。公羊則有何嚴之訓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於是乃商略名例。敷陳疑滯。博示諸儒。同異之說。昊天不弔。泰山其頽。匍匐墓次。死亡無日。日月逾邁。跂及視息。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從弟彫落。二子泯沒。天實喪予。何痛如之。今撰諸

子之言。各記其姓名。名曰春秋穀梁傳集解。

文獻通考曰。穀梁傳解十二卷。晉豫章太守順陽范甯武子撰。自漢魏以來。穀梁注解。有尹更始。唐固。糜信。孔演。江熙等十數家。甯皆以爲膚淺。於是帥其長子參。中子雍。小子凱。從弟邵。及門生故吏。商略名例。博採諸儒同異之說。成其父汪之志。故謂三傳之學。穀梁所得最多。諸家之解。范甯之論最善。又春秋穀梁傳疏十二卷。唐國子四門助教

楊勛撰。

讀書引卷之二終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 □ = □ □ □ □ □ □ □  
□ □ □ □ □ 0 2 □ (  
□ □ □ □ □ □ ) ( □ □ □  
□ □ □ □ □ ) ( 2 0 0  
2 ) s s 1 1 1 8 6 6 3  
4

□ □ = B E X P

S S □ =

□ □ □ □ =

□ □ □ □ = h t t p : /  
/ b o o k 2 . 5 r e a  
d . c o m / 3 0 0 - 1  
0 / d i s k l a q / l  
a q 7 9 / 0 2 / ! 0 0

0 0 1 . p d g

